

民國四年春

敬廬北詩話

甲集

著者 超自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44688

警夢
癡心

著續海上繁華夢

出版預告
初集六角

警夢癡僊所撰海上繁華夢三集風行海內銷數達十餘萬部之多足徵一般人士無不歡迎價值之高不言可喻惟前書所叙皆海上十餘年前之影事揆諸今日風尚不同情形大異欲觀察繁華景象者自當另換一副眼光況此十餘年來世界花花又不知演出幾許離奇變幻之故實癡仙冷眼旁觀如燃犀而燭鬼魅窮形盡相咸無所遁祇恐今後之人或更易入迷途而前書所紀難免陳腐不足以收警世之功故又破工夫編海上續繁華夢三集其起首緊接前書體例一如舊作推陳出新絕無重複之處皇皇鉅製洵非能手不辨至於筆墨之雅潔造語之新穎前書具有有目者早已共賞毋庸多贅一詞書分三集陸續付印茲先出初集一冊約二十餘萬言洋裝精製售價大洋六角現已付印不日出書

紹介 學文

茂先搖筆錯落珠璣廷浩飛聲縱橫文錦抽瀉水湧泉之思逞倚天拔地之才摘豔薰香探源流於六藝涵今茹古咸鼓吹乎五經扶大雅之輪薄雕蟲之技文之為用亦至廣矣夫序跋足以資考證而伸意旨傳銘贊頌足以彰美德而流芳譽誄以誌哀感歌以洵性靈其他詞賦尺牘聯語約文以及諸種小品文字字目孔繁各有其致殆所謂包舉宇宙之理囊括事物之象者歟孔子云煥乎其有文章蓋信然也迺者歐風日競古學代微虎繡龍雕羣疑澁體牛溲馬勃反詡真傳天雖未喪斯文誰實不忘國粹本出版部有感於茲爰集文士廣延名流同組翰府共挽頹風或吞篆丹於胸中或吐奇葩於筆底潘江陸海有管皆青謝月宋風無文不麗倘乞如椽於王珣定多倚馬之青蓮惟是長門賣賦揚子雲有例在先古寺題碑皇甫湜索酬無愧筆墨為生古今同慨苟無傷於雅道幸共體此微衷

民權出版部謹啓

接洽處四馬路本出版部潤費面議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枕亞君爲小說界巨子近頃
著作洛陽爲之紙貴而玉梨
魂一書尤其最初之傑作匠
心運去彩筆揮來有縝密以

枕亞傑作
玉梨魂

栗之功
無汎濫
難收之
弊計自
懸價而
后風靡
海內雖
續版已
至五次
而購買
者尤絡
繹於途
其聲價
之高貴
可謂一

時無兩本出版部爲珍重名
書起見凡印刷裝訂逐漸求
精冀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定
價六角

秋心說部第一集

陸秋心先生以蘊藉風流之筆寫纏綿悱惻之文譯歐美名大家說部故
能曲盡其緻而又恰合我國文人審美好音各種心理曩主民呼民吁民
立三報時其所著作久爲社會歡迎蓋其言外有物實足以輸灌知識導
引思想讀者受其轉移於不自覺固不僅作小說觀也比年以來譯撰小
說者日出不窮然欲如秋心所著斐然成文章有益於社會者殊未多觀
茲請諸先生彙其宿構曰刺虎盟鴛記曰鐵血紅絲曰蛛絲怨曰蘭因四
種爲秋心說部第一集業已出版愛讀秋心文章者當以先觀爲快也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況愈下間有率爾從事者類皆侈襲譚



之詞不足爲風騷之繼枕
亞雙熱兩君有見於此因
而有錦囊之輯灑去珊瑚
之網搜來金玉之音問衆
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
雖範圍較狹無非芳草美

人而模樣從頭當得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批發 從廉

少年社圖書

本社發售水晶瑪瑙珊瑚玉石象皮象牙牛角黃楊等章並可定配大小形式篆隸鐘鼎任從檢擇匣章裝璜精雅攜帶靈便各種西式名片紙張潔白種類繁多不及備載並代書木戳書體任擇內外埠來款購貨訂期不誤 上海麥家圈東口四馬路少年社啓

民權素

一至五集出版

本書出版以來深受社會歡迎一二三四五集均已出版內容都爲十類各種文字成極有趣味務令閱者不厭千百回讀編次之精校讐之細逐集求精約其優點綜以四語詞章則嚴於選擇記事則力汰陳腐小說具警固世苦心諧文亦解頤妙品凡舊部同人傑作無美不收兼以文學家譯著投稿尤爲精采讀者當知本部爲民權兩字計決不草率從事也每集大洋五角

言文
對照 日語教程

日語書籍夥矣然利於實用者極鮮此書集音韻及實用語標式甚詳久經學界所贊許今湘漁先生復增語例數十條廣羅偉作參以所見合訂成本共計七百餘頁其內容係將九品詞之性質効用變化用例循條解說遂字引證於形容詞動詞助動詞極詳而對於文言一致尤足使閱者雙收效益也全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寄售
湖南名筆

花色繁多
不
及
細
載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秋菊心譯

葡萄劫

上卷五角
下卷六角

年來坊間出版小說汗牛充棟然什八九哀情滑稽非頹喪則醉夢欲覺一頑廉儒立之佳構殊不可得葡萄劫一書爲泰西名人宏著經海門陸秋心先生逐譯中叙希臘志士不堪土耳其之橫暴揭竿革命光復故土事緯以兒女之情愛情節離奇可歌可泣英雄兒女鐵馬金戈直使讀者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誠近今小說界獨一無二之善本焉先生譯斯文會遞載民立報第一篇小說欄絲互三年之久都二十餘萬言譯筆之典雅暢達士林早有定評諒服膺先生與權迎本出版部者當莫不以先睹爲快焉

天傑先生遺著

天傑先生遺著

葡萄劫

天傑王无生先生爲文淵博古茂海內知名是書爲先生遺著篇中叙一瑞士女子身蹈情網百折千迴卒以身殉情節既離奇變幻文筆尤排惻動人書都五萬言凡二十章間叙普法戰事形容入妙讀者固不可僅以小說目之焉定價大洋二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批發從廉

蔽廬非詩話卷之一

古越蔣箸超氏著

蔽廬非詩話卷之一
余幼時喜學詩。然多詼諧之作。或有涉於刻薄者。爲余父所見。輒厲色相向。余且屢戒不悛也。計自十歲迄十七歲之七年中。以皮肉爲詩之代價者。不知作踐幾何。十二歲而後。頗以嚴威爲苦。然有所聞見。手輒作。奇癢欲罷不能也。無已於暗陬。覓一壁洞有所作。則貯之。不令余父見。余父縱心細究。竟非神明能見人於隱微乎。如是者足十年。不能知其多少。余第覺十七歲以前。殆無日不作詩。所作之詩。又無首不刻薄而已。壬寅冬。祝融先生相余居於此。數年之心血。亦抵作竈司上奏摺矣。可惜哉。可惜哉。

余十歲時。從從父新甫讀。日日苦於夏楚。心竊銜之。從父素有季常癖。學輩有不能禁其鞭笞者。或至於號叫隔簾。一咳嗽。則從父之魂。禡以去。手執之。夏楚幾隨聲以落。余欲奚落而甘心之。苦無所自。會從父勗余讀五言唐詩。督責更不少懈。余因

尤而效之。改古絕一章曰。讀書眞苦惱。日日聞號叫。簾前咳嗽聲。鞭落知多少。楷書一過。秘藏書笥中。不期爲從父搜得。旣慍且笑曰。若小子不可造也。

余十二歲時。學得讀隨園集。見其恭維高貴。諸作心恆鄙之。慣向王侯門前博幾聲。異采可爲隨園之長技。詩人廉恥掃地盡矣。姻丈胡枚。臣孝廉。古學泰斗也。能詩之門客。以千百人計。皆喜讀隨園詩。獨余則於隨園詩集上。大書佞詩二字。從不一讀。余弟季傳（即昂孫）幼不工詩。至於鄙薄隨園。與余如出一轍。嘗見其題隨園一絕云。巴不得風流有錢。萬事休文章。無定價。但看女兒喉。確中子才短處。特言之。未免過甚。

越俗夏秋之交。必爲龍舟競渡之戲。屆時分村釀會。競侈鬥華。鉦鼓之聲。不絕於耳。畫旗繡艣。日遊行於澄湖碧浪間。時或犀檝爭先。駢艘並進。昂首掉尾。振迅若有神。而歌吹祀賽之盛。士女豐容之觀。雲合霧襲。農畝之家。亦復約戚友。具供饌。傾終歲所穫爲一日雞黍之資。蓋風俗所習。不可遏也。雖然。謀國之道。貴於富民。富民之道。

貴於節用。此種浪費。其爲期甚促。其受累甚廣。亦蠹國之一種也。余幼時曾有龍舟曲一章。頗堪醒世。追錄之以實非詩話。歌曰：有客談龍舟。龍舟本越俗。我家鑑湖濱。年年看不足。四座且勿喧。聽我龍舟曲。四五月間梅雨晴。春花一起好收成。佞神賽會尋常事。如雲士女鬧鶯鶯。東接爺娘西迎婿。今年還比往年趣。號炮聲聲自遠來。報道神船收祭去。（賽會之日。午前供泥神於巨船。周行各村。謂之收祭。）羊豕糕桃。償神債。香花紙馬。案前掛。忽聞菩薩來。哉聲齊向船頭突。突拜笙歌百道聲。如雷彩旗前導。龍舟來。金鱗翠鬣。張巨嘴。銜頭接尾。自相摧。出艙少年健。於虎船旁。短檝船梢櫓。（每舟選少年有力者二三十人。或鼓棹。或扳櫓。）白帳當中旗。四飄裝成隊。隊天魔舞。大龍盤旋。如有神。小龍掠水。點蜻蜒。（小者名泥鰱。長身而狹。其疾如風。）盤車裝點更華麗。亭臺宛在鏡中行。梢婆年紀十五六一半。歡欣半羞縮。有時躍水過。頰間神情非笑亦非哭。鐵幹海鬼名紛紛。（盤車龍舟之最大者。上裝亭臺樓閣。以金飾之。船尾有一年約十五六女郎。盛妝而坐。謂之梢婆。又有錢幹海鬼等。

舟雜龍舟中。天公作惡日已沈。龍舟散去歌場歇。蕩婦姣童齊出神。古來太史是探風。熱鬧喧傳入九重。不問民情與風俗。單將兒女說西東。乾隆皇帝問宰相。越俗賽會真榜樣。清甸湖上好繁華。脂粉一天八千兩。越俗賽會以四月六日之清甸湖。最爲熱鬧。相傳有一日須費脂粉五百斤之說。故云。相臣稽首萬歲。爺不過家。家鷄黍排那費許多。香水粉翡翠簪與玳瑁釵。吁嗟乎十里周圍十萬戶。一家一鷄何足數。浪費金錢不算真。消耗精神無處補。我爲越人長太息。龍舟之毒毒如蝮。何時陋習盡刪除。教民擲衣且節食。此余二十年前之諧作也。更新而後百廢雖不能具舉。而獨於此種陋習。則懸禁尙厲。亦吾人愜心之一事也。

同鄉人有新婚者。新郎甚長厚。日以秘事告人。且曰。每晚鷄鳴時。新婦必以指甲抓其臀。使醒而就一枕睡。有好事者以詩紀之曰。妾年二十郎十九。妾性風流郎長厚。春宵刻刻值千金。到得鷄鳴眠不久。好事毋教一度虛。孤衾這奈五更守。爲郎憔悴已多時。郎勿忍心呼罷手。詩聞於新婦。恨其夫之不守秘密也。切齒詈之曰。從今後

我。再。不。來。抓。你。一。把。今。其。子。年。已。一。十。六。鄰。人。尤。據。爲。笑。柄。也。

以云詩之一道非俗人所能道其隻字古來詞人言之詳矣然近今詩人多於牛毛乳臭之子一解吟咏輒比韻琢句不自知其唐突何可笑之甚也余十歲時甫學詩曾有絕句一章移嘲若輩最爲貼切詩曰阿蒙下得幾年帷北海樽前老面皮文不在茲天喪予年來強半俗人窺猶憶余成斯詩時適爲余父所見罰余長跪六刻鐘懲戒刻薄也

余次兄更身第二宋玉也十四歲時議親於章姓章擇壻甚苛堅以相壻請余父固辭不獲乃諾之蓋所謂看新郎者亦越俗之慣例也時方盛暑約相會於華嚴寺由從父瀾聲帶領以往余是時方十二歲亦不解是何理第覺看新郎三字與老婆問題略有關係而已過午歸從父頗喜形於色余急詢次兄以何狀至四五次卒不答余恨之刺骨遂作七律一章以紀其事曰而今存記是新郎妃色紗衫半截裝（是時盛行接衫故言）羅扇姑姑描蝴蝶緞鞋姊姊繡鴛鴦（皆紀實也）除非斷送

蔽 廬 非 詩 話

老婆管（老婆管越諺卽老婆之謂）敢是瞎呼丈母娘底事回來無一語惹人肚裏費平章詩成時次兄讀一過悻悻曰阿三你好余將必有以報你越年餘余亦議親於湯姓女家亦堅請相壻壻貌甚不颯余父不獲辭乃倩次兄代之既允親事次兄卽和原韻曰看我重新扮六郎羅衫猶是舊時裝可憐陋質難蒙虎莫怪喬公錯點鴛此日朶頤誇妙壻他日蹙頞（余豐頞故言）伴新娘相皮相骨都成幻除卻姓湯改姓章余見之頗有愧色越諺不云乎六月債還得快謂次兄之刻薄乎則余實有以先之殆非平允之論也

余幼不攻詞以其細膩也問世而後獲與海內文士交偶於尊前月下有所酬唱然滿腹掏摸無一熟排子苦於無從下筆乃稍稍讀之歲辛丑講經於清川兩等校其時陶蟄生蔡崔卿諸前輩常以文字相往來始學得填詞法然至今猶未工也余猶憶開筆填詞係一闌柳梢青爲爽友約三次歸以自嘲者詞曰鐺鐺幾句逼得儂心忙如許你也來催他也來催走路走路叫儂怎能留住儂不去時時又悞跑斷腿兒

趕得到也。明天再聚。無論咬音嚼韻。毫不就範。卽詞句之間。一味油腔滑調。不求精警。落地時辰。一聲喊。宜其老不能工也。

余從父聯蓀。家道不甚豐。壯年好酌飲。醉以歸。諸事不問。先捋從母髮。擱頭掌頰。務令流血而後快。非人道絕矣。余等習見之。雖不以爲怪。然曾有詩諷之曰。不是色迷。是酒迷。一年四季爛如泥。勸君暫把饑寒問。不要拳拳飽老妻。從母長於叔五歲。故言。詩爲從父所見。余只聞得小畜生管你什麼事。二句。卽疾轉而奔。恐其以飽從母者。飽余也。然從父殊不若是。復高聲叫曰。小心走。謹防跌。自是出入。值於途。必顧余而笑。或謂他人曰。若小子。必非尋常人。此種情景。至今思之。亦極有趣味也。長兄娶親時。余方十三歲。常川入新房。兄嫂以余幼。不甚所顧忌。一日。余於後門稻田中。捉得一蚱蜢。少見多怪。意欲獻於新來嫂。以顯余捉來不易之能。掀簾入。則不見一人。第聞嬌聲問曰。來者是誰。聲似帳中透出者。余怏怏而出。立賦一絕云。急忙只爲小蟲來。底事無端闖繡帷。不見哥哥聞嫂嫂。紅羅帳裏一聲誰。

蔽 廬 非 詩 話

鄉人某甲有劉伶癖。然不良於飲。無飲不醉。一年三百六十夜。十之七夜不省人事。及曉而醒。則豪興自若也。一日飲於某酒家。復大醉。獨行無侶。傾倒路旁。頭觸石。血流被面。強起。忍痛而歸。耗去醫養費數十番。始愈。余偶書一絕嘲之。云。如今悔學酒中仙。大好頭顱竟不圓。醫渴何如醫痛好。費君多少杖頭錢。

維揚彭某。老登徒而鰥者。晚年築新臺。里鄰至不以人齒。彭某老其臉。作新臺四絕。以自解。曰。干卿甚事。口雌黃。盍讀鄒賢無後章。弱息未能延。後嗣現身說法。爲宗枋。劇憐小子誤。風流累得嬌。妻泣暗。陬我佛慈悲。參歡喜。楊枝滴滴灑。溫柔世上何人不省錢。守鰥停娶受熬煎。本來一舉期。雙得請把老懷仔細猜。內政家家是萬殊。一家自有一規模。但求予子表同意。便可公公兼丈夫。此老辨才可謂無碍。然滅絕天性。所謂人妖者。非歟。

劉豁竄客吳淞時。其友醒吾爲言有土豪某。每年秋收赴莊。佃戶張三。必殺雞爲黍。以歡迎之。一年張憾其刻薄。竟自免除。某雖知其故而不肯自反。但思更易他人。以

洩垂涎之忿。偶吟云。年年收租總有雞。今年如何獨無之。此田不與張。三種苦無收。句爲張竊聞。遂手捉一雞。作磨刀霍霍狀。使之聞之。某頓續云。不與張。三郤與。誰後入城。爲人具道之。有謂其非一氣者。某解之曰。前三句是無稽。後一句乃見幾。而作也。聞者皆笑不可仰。

有自署慕犧者。曾充廈門某報館主筆。常仿試帖體咏豚尾奴云。猶自施豚尾。甘心作滿奴。族無同種念。黨欲保皇呼。牛後遮難密。豬疤愛切膚。喬妝惟院妓。依樣半車夫。宴社雞爲伴。居家犬與俱。乞憐搖暮夜。追放遁泥塗。忍得新人笑。狂留故態迂。文身休斷髮。怕不齒韓盧。咏鴉片鬼云。嗜極形如鬼。名因號吃鴉。睡鄉分片席。黑籍認通家。一榻橫渠話。三人葛亮誇。膏焚同性命。癮癖此煙霞。但弄無腔笛。憑他載怪車。抵談如谷子。流涕亦長沙。燐火生前活。精神分外加。君身仙骨煉。其奈毒中華。兩詩雖未能精警。然別具體裁。苦心警世。亦近時諧詩中不可多得之作也。

近年煙禁厲行於內地。一般黑籍鬼。恃十里洋場爲安樂窩。吞雲吐霧。毫興自若。其

實亦可憐之尤者也。余幼時聞鴉片臭，頭必爲之暈，故深惡而痛絕之。然余岳余舅，皆酷好是物，過訪余父時，必携具偕來，黑雲毒霧瀰漫寢室，余甚苦焉。因作絕句四章，曰：拚將精血伴燈昏，顛倒陰陽不必論。枯臥生涯疑似鬼，問誰夜裏有乾坤。不醫口渴不充飢，贏得半生氣力微。敢是兩肩能負重，脊梁高聳曬蓑衣。煙灰多少費思量，攔却新槍弄老槍。只有五更消不得，要茶要水一聲娘。（越俗有子者多呼其妻爲某之娘，故言）芙蓉帳裏芙蓉燒，不管閻王舉手招。怕是文忠遺烈在，老來一例犯明條。是時禁煙政策，尙未發明，余不過隨意言之。今余身亡已十九年，而余岳則受禁煙之干涉者，且數起。二十年前之諧詩，竟有道着之一日。世事變幻，大都作如是觀可也。

余友劉君鐵冷，爲近今之箸述家，然所作盡規於正。至於滑稽文詩，甚不多見。蓋劉君有三代遺風，務忠厚而不務刻薄也。前年余主民權小品時，曾有十不全詩之惠，雖詼諧絕世，而一股嚴厲之氣，猶流露行間，毫無浮滑之弊，亦諧詩中之模範也。爲

具錄於下。其一咏秃云。頭角崢嶸濯濯形。斯人生就老人星。惡風吹墮龍山帽。羞煞
巫雲一段青。其二咏癩云。無端著手雪花飄。底事雪人雪不消。種色漫疑黃與白。有
時血腋也紅潮。其三咏駝云。佝僂循牆曲似弓。生來龜背却隆隆。漫嫌不負千金任。
到處看他總鞠躬。其四咏麻云。含羞背鏡倚粧情。傅粉終嫌膩不平。豈但畫眉資點
綴。罩來面幕更憐卿。其五咏疙云。有聲吃吃耳邊來。欲語仍遲口早開。非效劉邠嫌
艾氣。雙聲疊韻費疑猜。其六咏聾云。何須社酒乞治聾。掩耳趨風也算聰。屏却塵寰
多少事。是非都付不聞中。其七咏矮云。仰人鼻息待人援。只爲藐躬畏鶴吞。偶駕高
車使狗國也誇。今日大吾門。其八咏缺云。半點朱唇缺一隅。唇亡未識齒寒無。而今
言路洞然關。開口何勞拂與吁。其九咏膨云。漫將程腹笑便便。經筵當年說孝先。此
外便推彌勒佛。直須萬貫把腰纏。其十咏啞云。啞啞喉閒也作聲。有聲無語豈無情。
指揮絕似英雄態。滿面春風一笑迎。妙筆寫生有典有則。讀此詩者。可知滑稽文字。
不必以油滑矜長。

蔽 廬 非 詩 話

野鷄拉和尚。爲滬上久年之趣史。然余固未曾目見之。第觀坊間發賣花紙。有所謂十稀奇十笑話者。皆列野鷄拉和尚一門。余因譜貂裘換酒一闋。以記其事云。寒夜行人少。數時候。再過兩鐘。天將破。晚院裏。姐兒春意惱。早已鸞顛鳳倒。只奴奴尖風吸飽。欲待掩門。負氣睡。怎禁得虎似的。龜搗真沒奈。怒如擣黑地裏。鬼影忽掉。喊阿嫂。趕上前去。看看明瞭。原來南無阿彌陀。一個光光禿老料。定是塵緣末了。扯破袈裟。拖破鞋。大慈大悲三聖三寶。不管他賊頭腦。是詞後半闋。係本題正文。而前半闋。則於題無着。卽云作勢亦屬牽強。然賣淫業賤矣。而野鷄尤賤。或終夜不得客。則終夜依門。有時雪花文身。尖風吸飽。果不得者。鞭笞隨其後。其可憐爲何如也。余用意。等於慈航。

邑有富室陳某。兄弟二人。皆長於盤剝。然手足之間。又絕不相能。以故鄉人呼大陳曰長毛。呼小陳曰鬼子。喻其兇狠而操戈也。大陳有子某。頗嫻於文墨。會書齋落成。浼某孝廉題其額。孝廉固刻薄者。援筆立就。匪夷所思。四字以應之。觀者多不能瞭。

解。適余過其廬。笑謂主人曰。某公何辛苦。乃爾。其實將尊府門外大招。移以題此。最爲貼切。蓋某素操洋貨業。其大招上。則洋廣雜貨四字也。事聞於孝廉。東余以詩曰。苦心題小閣。底事卻干卿。令子懺前孽。貪夫獲美名。匪夷成幻想。洋廣卻眞評。寄語愛財者。路人抱不平。余讀其詩。頗以多言自艾。然若輩實民間巨蠹。亦不可不有以警之也。

會稽山畔。有某書痴者。好讀杜工部詩。家藏宋板工部集一冊。珍如拱璧。寢食勿離。有好事者戲之曰。君嗜杜詩。若此。工部有知。必當引君爲知己。惜不令君一見之。某大悅。逢人便探。工部住址。人知其痴。咸支吾答之一。若工部果爲當世名士者。然某年某挾杜詩一冊。奔走天下。因而至滬。偶遇工部局。以爲此必杜甫居。自維詩中多不解處。今日何幸。天賜良緣。不才之茅塞。得以一旦開豁。寧非絕大快事。遂狂奔回。厲具後學名刺一。直衝工部局而來。守門捕止之。某不理。至餉以木棍。某始畏慚而退。然猶口呼。工部負我。工部負我。不止。後聞其回鄉語所親曰。杜工部詩名聞天下。

蔽 廬 非 詩 話

予。以。為。必。一。極。廣。交。游。者。那。知。倚。仗。洋。勢。用。紅。頭。人。為。巡。捕。專。門。逐。客。而。置。同。國。人。於。不。問。如。此。行。為。吾。恐。工。部。二。字。其。名。譽。亦。不。久。掃。地。工。部。不。自。愛。予。深。為。工。部。惜。也。聞。者。皆。笑。不。可。仰。余。弟。昂。孫。聞。其。事。即。成。一。絕。曰。笑。君。枉。讀。十。年。詩。前。代。後。朝。都。不。知。究。竟。三。唐。算。什。麼。總。言。一。句。是。癩。痴。

汪君虛汝諧詩能手也嘗述孕娃曲云紅娘子子何嬌拖拖宕宕害保保害了保保猶自可你看保保好蹊蹺一想粉麵搓圓子二想韭菜頭一刀三想鱒魚燒竹筍四想黃魚蒜瓣燒五想洋糖濺粽子六想凍魚兒挑一挑七想吃個麻團七錦伴（俗以杏仁瓜子桂蕊梅子等為七錦）八想冰糖燒蹄子九想鱒魚夾點刀（俗謂肉膾為點刀）十想站在門口瞧一瞧瞧見哥哥來到了紅綠線買一包送與妹妹做花袍還有洋糖桂花糕送與小妹妹夜裏肚裏饑了止止潮是曲能風能雅亦文亦俗讀之甚有趣味蓋婦人懷妊數日內頭目昏眩心志怔忡似病非病似痿非痿口味無聊亂思飲食者俗謂害娃娃或曰害保保其形狀確肖如曲所云此係兒童口

歌意調蔑所稽。証然夷考其詞。綺麗嫵娜。能寫出小女子婉孌口吻。不特以詼諧見長。即太史探風。亦在必錄之例。因筆述之。以供社會上之一噓焉。

中表劉茂生。胭脂隊之健將也。冶遊近十年。戒之卒不聽。一日與某房侍密歡於客邸。司機小不慎。而風流病且姍姍來矣。余戲成一律嘲之。云：十載冶遊興未闌。劉郎縱馬走長安。嫵花嫵葉偏嫵果。藥服丸更服丹。直是風流媒。腫毒可憐痛楚徹。心肝勸君細辨楊梅味。權作櫻桃一例看。頸聯出句之果字。頗費解。余意指楊梅也。劉不能文。烏足與言詩。余之所作。亦對牛彈琴已耳。今大創已復。而冶游且狂於昔也。金錢小事。算什麼。數身體將奈之何。噫。若而人嫵而死者。余以中表誼。當輓他死而無悔四字。

予友陳子畚。瀟灑風流。少年仕版。宦游瀋陽時。嘗與朋輩品花北里。眷一蘇產妓。投桃報李。如漆似膠。妓名蓮子。朋輩之能詩者。皆爲之題聯。刻畫入妙者甚夥。余亦成一流水嵌字格嘲之。云：莫道蓮心堪喻苦。須知子夜不飛單。句雖不佳。然有合乎箴

規之義。所謂寧可招人怪。不可討人嫌。是也。子奮閱之。始爲爽然。聞其後卒娶蓮子去。

豁。盦。家。石。首。時。其。同。學。張。閬。仙。言。某。士。人。善。畫。工。詩。以。憤。世。故。繪。一。鐵。拐。李。衣。破。衣。拋。拐。杖。枕。葫。蘆。席。地。臥。高。堂。大。廈。前。旁。繪。一。犬。對。之。作。狺。狺。態。顏。曰。天。涯。覓。食。圖。題。一。絕。云。我。討。我。的。飯。與。你。甚。相。干。可。恨。勢。利。狗。單。咬。破。衣。衫。絃。外。有。音。不。僅。描。摹。乞。丐。之。口。吻。亦。可。謂。謔。而。虐。者。余。謂。詩。人。本。當。如。是。無。論。詼。諧。與。否。第。一。以。警。世。爲。上。廢。八。股。爲。策。論。時。吾。鄉。之。能。文。者。大。約。可。分。爲。三。派。一。嗚。呼。派。開。口。嗚。呼。閉。口。嗚。呼。者。也。近。今。宦。途。得。意。人。物。如。馮。仲。賢（即。學。書）壽。洙。鄰（即。鵬。飛）輩。皆。爲。斯。派。之。健。將。一。嗟。乎。派。開。口。嗟。乎。閉。口。嗟。乎。者。也。著。名。者。爲。徐。伯。蓀。先。烈。當。時。至。有。嗟。乎。副。車。之。名。（按。徐。先。烈。爲。前。清。癸。卯。科。副。貢）其。餘。能。力。極。薄。弱。今。歸。淘。汰。矣。其。一。不。嗟。乎。不。嗚。乎。爲。純。粹。之。先。正。派。如。蔡。子。民。湯。蟄。仙。茅。孟。淵。周。伯。度。諸。先。輩。是。也。嗚。呼。派。極。盛。時。代。在。戊。戌。泊。癸。卯。六。年。當。時。之。舉。優。者。領。鄉。薦。者。幾。無。一。不。爲。是。派。人。物。

遭屈抑者獨馮仲賢一人耳。予曾有絕句戲之云。意謂改良是嗚呼。嗚呼。惟我獨嗚呼。嗚呼。鄉薦嗚呼。貢及第嗚呼。落嗚呼。今則居傍天子儼然爲新貴矣。余偶憶前事復爲竄易數字曰。意謂改良是嗚呼。嗚呼。算得好嗚呼。嗚呼。中國嗚呼。帝不是嗚呼也。嗚呼。

通州張茂才有巷口卽事一章云。轉過街頭又巷灣。倚門有個小雲鬟。怕儂瞧見嬌模樣。撲的一聲門忽關之。二十八字可謂詩中有境。怕儂兩字如見其人。撲的兩字如聞其聲。直將女兒倚門現象描寫盡致。亦諧詩中不可多得之作也。

桃花門巷中小家碧玉。多有倚門而立者。其目的大都偷盼行路少年郎。及人行近時。則又急轉入內門轟然扇矣。女兒心腸殊難臆測。爲畏羞計耶。則何必倚門爲賣嬌計耶。則何必扇戶。其中緣由不可思議。安得有情人破其扉入其室。一握伊人纖纖素手而問其原因也。余弟昂孫有無題二章云。只爲聰明反學痴。桃花門畔動遐思。有時粉蝶牆頭過。一點春心不自持。半是無心半有心。柴扉啓處立亭亭。冷風吹

到姑。姑未一笑。嫣然。戶已扃。這兩章絕句。亦係描寫女兒倚門者。第不及張詩之爽利而已。

秋夢亦詩壇中有數人物。而諧作殊不多見。惟歌盲女奏技四律。頗近滑稽。其一云。絃管生涯計已非。筵前心事兩相違。調音未必輪師曠。送盼何須效洛妃。望斷秋波人不見。觸來春恨淚空揮。羞從塵世舒青眼。品格如卿世所稀。其二云。何須對鏡畫雙蛾。深淺描來總任他。山好不嫌秋水澗。月明定悵暮雲多。丰神未減羅敷媚。豔曲新編子夜歌。爲恐檀郎禁不起。臨行從不轉秋波。其三云。茫茫世事總如煙。贏得閒愁付管絃。眼界何妨空一世。情苗應已茁經年。哀絲豪竹樽前淚。軟玉溫香夢裏緣。莫怪眼前無一物。太虛原是有情天。其四云。飄零何處証前因。送盼無心却解顰。世界任他成黑暗。年華今已誤青春。人來洛浦總疑幻。夢入巫山未必眞。星眼向人羞不啟。怕看燈下影橫陳。有謂其不類滑稽者。言亦誠是。然秋夢曾自註曰。雖刻意形容。總覺言情處少。蓋余本非個中人。故難爲之代表。云云。所謂重人之言。嚴輕人之

言浮由瑟入門。都成惡語。以人定言。不以言定人也。

余十九歲時。受知於邑宰何公。得參與公益事。當時豫倉舊董某紳者。一紈袴子也。性喜漁色。而又好賽錢。一食必兼二三人。芙蓉膏則每日至少須一兩。纔能過癮。時人多以四老爺呼之。喻其有四癖也。余曾有詩嘲之曰。裘馬翩翩向晚奔。居然浪子入公門。官家干甚春池水。朝服襯將越女禪。不愛金錢不愛珠。骨牌着手骨頭酥。民間知否紅紳士。便是卅年老賭徒。下箸何曾費萬錢。餐餐鼓腹便神仙。笑他措大妬人甚。肉食鄙夫逞口禪。纔攔煙鎗上綠呢。扳談幾句又神疲。門前光祿紅金匾。疑是芙蓉仙子祠。（某父曾署某省按察使。而某亦二品銜之候補道也。）

滑稽家多喜改古句以嘲人。然究竟自然者少。雙熱有諷黑籍鬼二句云。萬事不如槍在手。一年幾見日當頭。不但自然而又極有趣味。雙熱以滑稽家名。所謂自有真也。

君山對峙巴陵。橫障洞庭湖口。爲湘省門戶之鍵鑰。統一時代。內地險要。或亦無足

蔽

廬

非

詩

話

重○輕○若○云○割○據○之○時○則○得○此○誠○足○屏○障○昔○吳○三○桂○之○起○義○也○以○此○山○爲○滿○虜○占○有○致○始○終○不○能○出○洞○庭○一○步○形○勝○概○可○知○矣○山○勢○雄○厚○博○大○因○孤○挺○於○茫○茫○八○百○里○之○水○中○乃○相○形○而○見○小○耳○顧○黃○州○人○有○言○科○舉○時○代○老○學○究○自○省○觀○場○歸○者○鄉○人○爭○詢○以○君○山○狀○莫○不○以○小○如○一○葉○對○其○實○由○沅○澧○入○省○不○能○掠○君○山○而○過○亦○何○所○見○而○云○然○癡○人○說○夢○何○異○於○是○夫○以○山○川○位○置○不○能○辨○明○乃○欲○其○出○而○與○天○下○家○國○事○豈○不○悖○哉○予○友○了○僧○聞○其○事○偶○書○一○絕○云○笑○君○枉○讀○十○年○書○信○口○開○河○屬○子○虛○偌○大○君○山○成○一○葉○陽○溝○當○是○洞○庭○湖○是○詩○亦○近○於○虐○然○閉○戶○攻○書○者○其○貽○羞○往○往○如○是○不○獨○君○山○之○笑○話○然○也○

嘗○見○小○說○叢○報○補○白○中○有○署○名○冷○蝶○者○調○雉○妓○二○闋○曰○挽○着○臂○兒○行○斜○着○頭○兒○睨○笑○問○今○宵○去○那○邊○偷○把○魚○龍○戲○剛○送○李○郎○回○又○逐○張○郎○至○說○到○巫○山○十○二○峯○原○是○瑯○環○地○是○闋○寄○卜○算○子○描○寫○雉○妓○拉○客○甚○有○興○味○然○不○及○遇○捕○頭○一○首○多○多○蓋○以○調○易○而○句○膚○也○遇○捕○頭○一○首○譜○倚○點○絳○唇○頗○峭○拔○可○誦○其○調○曰○幾○個○娘○姨○並○肩○閒○把○紅○牆○倚○

凝眸遙睇。喊巡捕來矣。雌雉齊飛。雌雉還齊。正弓鞋踏落陰溝裏。獨立愁無技。

閱某叢誌有某夫人之小影一。背附小楷一方。爲之欽佩不置。然品題場中。多有爲是書之價值惜者。余當時亦報以一語曰。何苦如此。於是。是有好事者。卽以何苦如此四字爲題。速成四絕云。美人何苦費張羅。也有女伶也有花。敢是諸君生性懶。要他熱血焙詩芽。阿儂生小不攻書。何苦丈夫一榻糊。大不了時。算什麼。只卿小影賣。軒渠四秋小楷。究誰寫。問到儂來。無半秋何苦。這般裝假樣。不如鍛鍊女兒喉。小說本來不值錢。銷場暢窳亦由天。可憐那個發行者。何苦如斯不自然。余與某夫人之尊夫係宿好。而與某叢誌社又有文字緣。讀是詩一過。亦其近謔。評以不通二字。顧作者大不服。面猙獰謂余曰。你那裏曉得。你那裏曉得。你要曉得其中情形。你便問問我。我的名字。叫作單冷。

天嬰謂其所交曰。庚戌十一月十一日。余將去髮。覽鏡與髮別。髮差差以雪矣。余半世悴癯髮。若識之以嘲余焉者。今將棄不可無辭。於是作歌以別之。昔如絲兮黹黹。

勞余念兮。如今三十九年。相爲命一朝。決之傷余心。髮雖無語。髮不樂長者垂。垂怨我。薄短者怒。鍼鍼最何可者。肯爲諾長兮。短兮。夜幻見余夢。夢之中兮。相爲慟。繭愁縑恨。皆爾衷。半世結縛。余則痛爾。復何辭來。相諷爾。胡不爲我。沖冠倒豎。掃缺天斗。台纍纍一定千萬。纏長使。銀河之水。清涓涓。願乃委。蕤學豚尾垢。膩滿爬護。蟲蟻朝嗽。膚夕喻。血凋余精氣。焦如鬼吁。嗟髮兮。爾何爲而欲保。茲千煩惱之愁。窠孽余鏡兮。蹉復跼。明之吉兮。長翦礪。誓爾去兮。霏霏雪花。一頭科。又曰。余旣告髮。翌日同郡趙八。湖州十八季。爲余落之。余爲偈曰。煩惱煩惱。已往種種。從茲。蘇未來種種。從茲好。越三日。復伸其意。而爲薦髮辭曰。主人削髮之三日。爲辭以薦髮。且蹕髮乎。於我戴一天。奉之至老。乃相失。霜苔雪莖。態何輕。歲鍾月鍊。光愈出。儵焉盪滌。一頭空。孽鏡自笑。還自恤。委地蚡蚡。莫棄去。此豸自少來。相尼挂之。壁閒當懸弓。疑龍競蛇。驚一室。有時牀頭起。雷斷紉。五夜叫饑。蝨客言。主人亦太忍。主告客。客言具以實。曩年厲鬼來。殺我我頂。童童不須櫛。仙人饋我海上藥。凋顛伏根始見苗。丁未歲患。

疫。幾。死。病。起。鬚。髮。皆。脫。友。人。有。饋。余。血。液。藥。名。自。來。血。者。服。之。乃。始。勝。簪。年。來。奔。走。窮。益。奇。鬢。亦。復。成。蕭。瑟。天。不。可。問。徒。自。搔。搔。時。沒。頭。生。荊。棘。荊。有。棘。兮。疾。有。刺。埋。而。被。之。乃。大。吉。休。煩。除。惱。驅。不。祥。主。人。有。喜。凶。莫。逆。自。剪。辮。而。後。三。千。煩。惱。絲。費。士。人。之。筆。墨。者。不。知。凡。幾。第。之。兩。首。趣。而。近。古。亦。別。開。生。面。之。作。也。天。嬰。詩。才。蒼。莽。奇。古。不。主。故。常。而。尤。偏。長。古。體。其。所。作。大。率。類。是。

天。醉。謂。袁。子。才。係。一。極。輕。薄。人。然。有。句。云。但。使。桑。麻。都。遍。野。肯。教。行。路。夜。深。來。殊。寓。忠。厚。長。者。之。意。吾。見。四。馬。路。野。雞。輒。憶。是。語。十。年。前。初。至。上。海。觀。髦。兒。戲。亦。有。歪。詩。云。雌。雄。撲。朔。迷。離。處。都。是。人。家。好。女。兒。其。用。意。頗。與。子。才。彷彿。詩。人。警。世。之。心。亦。苦。矣。哉。

兩。淮。鹽。商。素。以。豪。侈。聞。飲。饌。服。御。豐。腆。逾。王。公。人。人。能。詳。言。之。然。鹽。商。雖。富。逾。王。公。苟。無。名。人。爲。之。吹。噓。必。有。豪。宦。巨。吏。或。剝。或。啄。甚。至。正。供。之。外。其。報。效。在。所。不。計。者。於。是。效。北。海。故。事。每。設。席。宴。客。必。延。致。一。二。名。士。以。相。引。重。此。爲。兩。淮。鹽。商。唯。一。之。

計較而尤風行於乾嘉時。龔定庵在揚州。消受二分明月。往往流連忘返。一日鹽商招之飲。定盦居第二座。酒酣。主人忽發雅興。出令卽席聯句。自首座蟬聯而下。首座者卽抗聲曰。正是桃紅柳綠。天次及定盦。定盦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擲筆復狂笑。舉座驚視。則太夫人移步出堂前八字。也可見前輩卽使酒罵人。亦多奇趣味之真堪絕倒。

名都大邑。與通商各埠。其社會之複雜。至於不可究詰。或有禹鼎不能盡鑄者。首推京都。而上海次之。京都爲首善之區。居其中者。或爲過去之王公。或爲當今之巨宦。衣錦食玉。體態宴如也。下之鑽營之輩。或效雞鳴。或效狗吠。鬼鬼祟祟。無所不有。然其實趨重於仕宦。一途不若海上之社會。千奇百怪。窮變極化。爲足供吾人之研究焉。余曾作打油詩數十章。曰幾條馬路幾條河。人往人來阿要多。借問臺基何處有。紅頭嘴裏唱山歌。小店開張只半年。八週紀念飄紅箋。只因存貨無多者。特別放盤。廿一天玉簫巷裏路。三叉青竹籃兒棉布遮。問道姑娘梳洗未。今朝幾朵白蘭花。年

來市面亦稀奇。只見實膏與士皮。我爲洋場長太息。很心斷送命絲絲。阿儂生小是姑蘇。板要人家拆爛污。尋個開心真寫意。原來嘴硬骨頭酥。明朝又是星期六。白相張園樓外樓。最是翻來新巧樣。小書跟著出風頭。租界繁華不必論。電車軌上半王孫。阿儂別有銷魂地。走到湖心夜已昏。阿彌陀佛連聲念。料到除非江北人。何苦這般自作孽。滬江生活四時春。一覺醒來日已斜。紅條請客是誰家。年來人叫喪門鬼。莫玩清和錦繡花。尋到西來又到東。渾身兜搭是尖風。諸君可曉儂心急。夾着腿兒跑路空。向來噉飯是洋行。那曉開心也改良。愁煞英俄德法美。大家沒個好收場。我爲衆生無量悲。鼓吹新劇幾心裁。如今男女合演者。敢是西洋學得來。善男信女抑何多。司徒廟爲香火窠。畢竟神靈知道未。阿奴心事驅公婆。早來雙手不空空。一把蒜兒一把葱。頭上青天脚下地。銅錢個個要抽豐。滿街油火近重陽。機器堂名熱鬧場。兩個銅元算起碼。聲聲叫賣熟良鄉。諸君預備七錢三道是梅郎。出燕關我有一言須記取。美人雅愛少年顏。楚楚衣裳窄窄腰。滑頭多半弄風騷。管他什麼良家女。

只怕流氓拆一梢。近年運氣實蹊蹺。打算一泡蝕一泡。沒有東西作抵押。何如星火一顆燒。以上十八章。僅就不規則之社會言之。至於規則之社會。與夫八方雜處之風俗。甲與乙各異。丙與丁互歧。男婦老幼之嗜好。爾與我不投。此與彼各別。其尤奇者。則婦人之服飾。時異而刻新。店鋪之裝潢。競侈而鬥靡。余思一一紀之。苦事繁不能一氣脫稿。時作時輟。忽現忽隱。亦余紀載時之一大恨事也。

會稽章小坤。就福州幕者有年。其程記中有一絕云。玳瑁滿頭風。一半白銀一半銅。還有巨環穿掛處。耳根鑿就大穹窿。余初閱是詩。頗難求解。繼由客閩歸者言。福州婦人。其裝飾絕奇異。髻上插一物如簪。兩旁亦各對插一物。近於平行。併合一處。如押髮然。俱粗大異常。兩耳則帶極大之環。環作正圓形。徑約四五寸。若甚有重量者。此數種裝飾。大抵銀製。爲鄉間婦人之家道寬裕者所用。若城中婦人所用之金銀首飾。均與他處同。無如此之碩大無朋者。然則章君所云。亦風俗類中之打油詩也。

尊農然脂餘韻中載有一則可爲閨房之樂甚於畫眉之一証閨秀查氏馬寒中室也馬居插花山中擁書萬卷築道古樓與查晨夕唱和馬嘗遊吳氏經時始歸查謔以詩云楊花豈向一人開此去吳家笑幾回惆悵西山歸棹後問他可有阿誰來寒中和答曰楊花原是路旁開且愛柔條看一回假使春風戀個煞可知今夜未歸來其風情蓋如此馬又有寒鴈樓詩蓋悼亡作也自序云予年十六曾入是樓忽忽四五年便有生死之隔聊賦短章心正惻惻未已也詩云不堪往事話零星寒鴈樓頭初定情記得夜來風雨亂幽花強力到三更月暗高樓人定時挑鐙學我細吟詩偶然七字粗能律便道從今弟勝師香犀滿泛玉浮梁妾手擎來夜勸郎郎自無端推酒立泥人一笑卸殘妝問年十五小於我並立花前如我長究竟性情孩子樣笑啼作戲慣無常草龍帳底坐新涼葵扇輕搖話正長話到後緣難的的低頭不語去思量別來好夢已無因死後書來重苦辛自是少君難再得縷金裙子最傷神六絕亦香豔亦趣味允稱傑作

明相劉健最惡詩人。有「此輩造到李杜亦不過一酒徒耳」之語。英相格蘭斯頓亦惡之。有投之以詩者。棄之破篋中。從不一閱。或曰。政客自政客。詩人自詩人。不能殊途同歸。故其實人各有嗜好。故平日之玩弄亦殊。必謂政客自政客。詩人自詩人。則東坡何以諡文忠而東山何以能定亂不亦欺人之甚耶。文人慣說誑語其弊大率類此。

當選舉議員時。一般奔走鑽營者。東運動。西運動。至於朝夕無寧時。其狀態至爲可笑。吳君雙熟著有嘲運動選舉八絕。描寫可稱盡致。特錄之以實非詩話。其詞曰。大家都想吃天鵝。安得天鵝如許多。只怕議員無我分。手忙腳亂大張羅。名片多於雪片糕。逢人便向手中操。費心投我一張票。筆畫休差要記牢。尙怕空言不算真。肆筵設席享嘉賓。臨行還有東西贈。兩角車金一個人。茶坊酒肆鬧轟轟。十座曾無一座空。你也交頭他接耳。一聲算數便成功。這個拉拉那個扯。多多益善競相誇。野雞手段誰能學。要算一般運動家。抽身早起一齊來。投票場前擠不開。伺候意中人到也。

一連幾句費心哉。頭頸伸來尺許長。爭看開票意。慌張十人九個不當選。只好回家哭一場。

維箠亦有十絕云。東村走盡又西莊。終日奔波運動忙。歸去燈前仔細算。區區票有幾多張。李家兄弟趙家哥。鎮日消閒載酒過。累得山妻眞苦煞。殺雞爲黍費張羅。今朝選舉會場開。如許公民絡繹來。親戚友朋叮囑遍。請君投我莫疑猜。一抹斜陽心已灰。鄰翁欺我不應該。煞時投票期將止。爲甚遲遲猶未來。雙眼懸懸發表期。中心焦灼訴誰知。倦拋法典朦朧睡。夢到京華代議時。一片諠譁雜聲萬頭攢動看分明。老夫眼力昏花否。似見其中有我名。笑逐顏開喜欲迷。而今聲價五雲齊。議員豈易尋。常得歸向牀頭驕。妾妻運動全憑黨夥多。炫人更有墨西哥輪君。三寸生花舌奈此金錢勢力何。捲土重來腹選區。大家依樣畫葫蘆。乞憐昏夜尋常事。此是進身第一途。行行作客到京華。八大胡同且駐車。我自熱心憂國事。由他塞外奏胡茄。寫來亦自有致。然與雙熱君之用意則又不同。蓋一則嘲失意而一則嘲得意也。余以

爲維。箕君之十絕。其不逮。雙熱處。在鄰於滯軟四字。質之歪詩之高明家。不識以鄙言爲何如。

朱晦菴先生訪其壻葉沉不值。其女出葱湯麥飯留之。謂翁曰。簡略不堪。幸大人怒之。晦翁即題詩曰。葱湯麥飯兩相宜。葱煖丹田麥療饑。莫道此中滋味淡。前村還有斷炊時。余讀其詩。題二語於上。曰。莫村村言閒看去。救人禹稷一場心。先君子閱之。頗爲色喜。計余作詩二十餘年。得椿庭之贊許者。不過數十次。而之十七字。竟在嘉許之中。誰謂父之教子。專務苛刻耶。世道淪胥。至於此極。我輩不能患天下之患。辜負先君子多多。

近於某報中。見有署名無際者。作大小姐抱琵琶歌一首。頗堪發噱。其詞曰。君不聞街頭深夜稀。車馬一曲盲詞聲。若啞手抱琵琶。嗚咽人曾是當年。大小姐。大小姐。出名闈。落雁沉雨貌。映麗雲消霧縠稱。身裁豔說自由婚。媾好不須紹介。有良媒。名園日日邀芳躅。淡曳長裙衫子綠。一朝結得吹簫儔。最愛個郎人如玉。山盟海誓証三

蔽 廬 非 詩 話

生何惜離家背井行逃之天天來海上租居小屋最含情詎料郎心忽他屬舊日恩情難再續劇憐弱絮舞東風且墮烟花遑計辱歌舞自年年門前車馬渺如煙容顏幾變遷鷄皮鶴髮鏡中鮮飢寒交迫心酸楚典盡釵鈿用盡錢回首盛時如昨日下午場地獄上場仙自恨未擅靈芸技爲人作嫁聊免死膂力未能縛一鷄不堪服役供令使只有當時舊琵琶彈來節拍參差似強引枯喉試一歌或愈乞食號街市歛歛促柱一再彈將人布施難復難妙曼女郎人注目行歌乞婦有誰看乞婦也經妙曼春休將偏愛怨旁人祇看花開不看謝花原多事人何因控絃歌久意愈惻今夕餐資求不得露重風淒敝衣單街燈如豆一天黑傷哉大小姐風流霎時歇傷哉大小姐老去蹈荆棘一失足時千古恨放誕邪淫原非則不知自檢犯禮防墮溷猶難洗差忒君試看大小姐琵琶彈破無人憐身復溝渠作墓田余讀是歌深有感焉嗟乎十里洋場無非魔窟十年好事總付東流非司馬之工愁實紅顏多薄命聽得琵琶一曲淚濕青衫那堪弦索三更愁深朱舫蓋男兒多半是癡女子總歸於怨特溺於

情者不自悟耳。無際是歌。用心亦良苦矣。

卷之一

三二

樊樊山有彩雲曲。纏綿綺麗。詞正義嚴。人多愛誦之。然只及傳彩雲事。而於金愛珠則從略。余頗不慊。其實文卿之爲世唾罵。只在前段得彩雲以報復之。亦大快人意。事也。日前於民鳴社觀得前本孽海花。大致與書中彷彿。惟繩以樊山之彩雲曲。則於文卿薄倖故事。多未着筆。豈其爲同儕諱耶。余因以滑稽口吻。作愛珠曲一首曰。青樓佳麗具明眼。一眼看定大修撰。推食食之解衣裁。植少年登仕版。少年何人世。姓洪本是當年孝廉公。只爲他人作嫁去。冤家狹路忽相逢。相逢况是舊相識。長途欵欵非羈勒。一半愛情一半憐。旁有老人長喋喋。老人誠篤實堪欵。答救書生細數明。大難不死有後樂。心直口快不留情。那個人兒忘不了。勸君總是回頭好。賣笑生涯值甚錢。信口開何鷄龜搗阿儂。身手工琵琶。阿儂生性非楊花。才子佳人同一哭。鶯聲瀝喚老人家。深情厚義剖陳久。老人聞言頻點頭。道是歌場之完人。歸歧叮囑母相。負迷香洞裏落花天。公子王孫着玉鞭。一連幾月幾時日。窮生依樣擺瓊筵。

姐兒總是愛俊俏。搗兒總是愛錢鈔。房飯燈火要開銷。吩咐龜兵襖。那曉姐兒心計深。金錢倒貼意中人。阮囊奚必終羞澀。嚇得搗龜汗涔涔。莫揚而眉吐而氣。秦樓不是久居地。春風得意送鵬程。儂有一言郎須記。郎是異路慶重生。郎有健筆可凌雲。三百贖儀成小別。祝郎高中盼佳音。可憐偎玉倚香者。那禁驪歌促戎馬。此後肝腸都付卿。我莫鰥時卿莫寡。一聲珍重淚交流。郎行已遠奈何愁。陌頭柳色誰管領。不是杜門死不休。皇天不負人心熱。金鑼報到一甲一。莫道瓦無翻身時。天子門生是路乞。姐兒聞信驅瘟神。搗兒聞信懺前因。偏說貴人是坦腹。狀元丈母結新親。一草一木根于土。着綠休忘槐花樹。儂替洪郎一一維。恩人還有周老祖。專差請客老人來。手柱籐杖顛巍巍。聽說書生占鰲首。涎花濺逐笑顏開。商量應是貴人眷。大家不把故鄉戀。一手提包一手箱。晉京暫住長發店。老人非以市前恩。老人祇以介新賓。囊得情書兩三頁。料他分外看分明。擡頭一隻勢利狗。面是人時心是獸。三春雨後六月霜。猶把前情說些透。詎料彼儂非故吾。忘恩負義枉號呼。伶牙俐齒難分

辨薄命紅顏。金愛珠回來。未語淚先墮。開口三呼罷。罷罷其中奧。妙有誰知欲相訴。時書又下六百紋銀酬。故知休生忘想休。癡書中最是刺心語。一笑千金樂及時。文人磨得如刀筆。美人贏得鮮紅血。貞花怎禁妬風摧。了我殘生綾三尺。孽海茫茫湧怒濤。爲人洩忿屬吾曹。愛珠算得多情女。洪鈞應該殺。千刀是曲本有感而作。倘癡男怨女聞而覺悟。余之受惠不啻百朋。固不敢與樊山之彩雲曲較工拙也。

了僧喜滑稽所作打油詩不下千百。詩惜隨作隨棄。無人爲之掇拾。余猶憶其賦乞丐一律云。草鞋破。衲旁禪。扉日出。上街夜。靜歸肉骨未。將窮腹鼓。蟲徧效。落花飛。東南西北四條路。春夏秋冬一領衣。莫向王侯門外過。一聲狗吠張狐威。此詩亦莊亦諧。讀之不類滑稽之作。然頸聯腹聯趣味極矣。

龔俠有嘲脫館先生詞三折。甚有層次。其第一折寄一斛珠詞曰。人誰自曉。終誇自己真。佳妙不言教。導虧周到。只恨東家無故辭。儂了怨氣。沖沖兮擲帽。罵東家真正昏眊。今年館脩本來少。渠旣辭儂。儂要借錢鈔。其第二折寄感皇恩詞曰。一到了家。

庭。妻。孥。狂。鬧。說。教。書。原。要。周。到。東。家。辭。你。定。是。你。心。浮。躁。在。堂。中。只。管。貪。眠。覺。看。你。明。年。如。何。腹。飽。諒。你。無。能。做。強。盜。家。中。困。苦。只。好。街。頭。求。討。先。生。真。氣。也。頭。垂。倒。其。第。三。折。寄。蝶。戀。花。詞。曰。娘。子。你。爲。何。亂。道。脫。了。館。堂。事。體。真。微。小。東。道。都。富。翁。闖。老。不。時。可。往。投。纏。擾。李。四。張。三。都。友。好。倘。有。館。堂。他。定。將。儂。保。也。何。用。多。多。煩。惱。勸。娘。子。且。尋。歡。笑。這。三。首。詞。雖。少。精。警。之。句。然。清。筆。直。寫。亦。是。一。法。第。不。知。龔。俠。何。以。體。貼。如。此。亦。可。怪。事。也。

游。戲。雜。誌。載。有。澹。廬。著。咏。女。子。十。二。律。係。集。古。人。句。者。不。但。層。次。井。然。且。工。整。可。誦。而。其。所。採。古。句。尤。近。於。趣。因。具。錄。之。以。爲。余。之。非。詩。話。生。色。也。其。一。閨。豔。珊。瑚。秀。骨。體。輕。舒。曹。唐。才。可。容。顏。十。五。餘。王。維。却。扇。緩。邀。交。拜。後。張。保。嗣。隔。窗。應。認。打。門。初。孫。光。憲。玉。容。渾。似。差。來。客。羅。隱。纖。履。緣。何。巧。對。余。朱。鵠。料。得。不。言。心。許。可。李。嘉。祐。一。生。消。受。只。憐。渠。徐。鉉。其。二。行。聘。一。家。歡。笑。設。紅。筵。羅。隱。今。日。姮。娥。聘。絳。仙。崔。護。却。斂。細。眉。歸。繡。戶。韋。莊。厭。聞。調。語。

戲花鈿（黃滔）稱心曾否添新樣（吳融）蹇分終疑累夙緣（紅綃）阿母呼
來佯不保（羅隱）解人誰索倚簾前（魏承班）其三囑奩不問明珠與翠璫（
顧夔）花鞦重疊滿牙床（李琦）瑤姬學繡流蘇帳（張碧）王母親裁紫錦囊
（楊嗣復）眉語任人嘲杵臼（胡果）心香祝枕付鴛鴦（劉兼）無知最是嬌
癡妹（薛江）問妹何時去嫁郎（吳小湘）其四佳期心驚今日是佳期（高蟾）
（此事如何欲問誰（溫飛卿）顧我有懷同大夢（韋莊）倩人無術費凝思（
杜牧）待將暖席交斟後（韓偓）可奈重衾欲啓時（羅隱）慚愧滿房諸女伴
（司空圖）過來情話量雙眉（李涉）其五合歡幾番羞却可憐生（毛文錫）
指滑音柔萬種情（殷堯藩）眉際忽添三縵線（李庭璧）牙根時度一聲鶯（
借句）小擎棉被鬆郎體（韓偓）暗擲香綃襯褥平（李湍）到得盡情無說處
（王建）透胸珠汗浥盈盈（白居易）其六婚曉翠幕紗窗鶯亂啼（張愕）
與郎酣睡壓眉齊（李中）唇須拭透脂痕漬（李賀）枕倩敲勻頸迹迷（鮑溶）

膝肯降尊爲我屈（馮延巳）頭因礙眼向人低（包何）小姑拾帕伴無賴（羅隱）紅頰生春不敢詆（韓偓）其七婚夕猶是含羞意未傾（蔣維翰）銀鈎半下戒高聲（耿律）飽看快婿垂疎幔（顧榮）偷換花鞋背短檠（徐賢妃）領略成言聲緩緩（韓偓）漫回嬌眼笑盈盈（張泌）搵腮小送櫻桃口（劉安）記否胸前爪數莖（劉威）其八歸寧更卜同衾一兩宵（白居易）回家定約在花朝（王建）呼郎啟匣收條脫（馬載）囑婢開奩整步搖（韓偓）香印平安經手記（花蕊夫人）唾絨方勝任針挑（李商隱）家常瑣語閑來話（李洞）他字含糊舌未調（元微之）其九訪壻收裙整髻故遲留（韓偓）遙被人知半日羞（皇甫崧）却是欲言難啓齒（沈佺期）幾回擡眼又低頭（韓偓）伊成三點挑茶寫（魚元機）盡送雙枚當酒籌（劉瑤）巧訂歸期傳手語（鮑溶）慧心瞞過婢明眸（元微之）其十濃夢與郎分手慣家居（劉兼）荳蔻梢頭二月初（杜牧）孤枕不成來好夢（姚合）單棲誰爲覆輕裾（李郢）當時觀愛

蔽 廬 非 詩 話

情俱可（周曇）此夜橫陳畫不如（步非煙）悄引指尖低語道（杜牧）得人
憐處是生疎（孫光憲）其十一孕玉顧影看身又自慚（杜牧）回思往事却成
愁（呂崑）枝頭綠子將盈百（蔣子珪）洞口紅潮已退三（黃損）早是自家
無氣力（楊巨源）偏於此事未經諳（劉兼）紫蕉衫應萱囊小（曹罔）一索
爻占震是男（蘇頲）其十二育珠兩朶芙蓉鏡裏開（魚元機）一時傳喜傍妝
臺（韓偓）聞伊早祝須多子（何希亮）似我應知小有才（和凝）哺乳不教
村婦捧（王建）洗兒留待侍郎來（李商隱）分明記得當年事（章系）十六
年前共舉杯（任華）按打油律甚不多見以其難也打油律詩而以古句造成之
則難而更難之十二首遞級而下卽非集古亦足自豪而况精於邏輯哉余於此深
以自弱

某邑有一學客名則虎者其平生著作多屬滑稽詠村童讀書四首頗堪發噱其一
云書聲讀去又回頭十字刪除九不周再聽含糊三五遍神仙也厭遁瀛洲其二云

大學修齊與治。平中庸性道。祇明誠可憐。一個頑童子。暮暮朝朝讀。不清其三。云童蒙語氣太昏濛。空字如何喚作通。讀去唐詩將半本。先生還不識西東。其四云。六年稚子樂如何。一卷新詩讀未多。昨識仲尼師項橐。今朝嬉戲作謳歌。此四詩真足爲村童寫照。予友鶴巖嘗柬以示予。因以實予之非詩話。

鶴巖性喜古。故搜括甚嚴。嘗於某氏破笥中。拾得片紙。紙上有詩二首。其一咏鳩鵲齊鳴云。班鳩一聲鵲一聲。班鳩呼雨鵲呼晴。天公也是無主意。落雨不成晴。不成其一咏半腰美人圖云。百般體態百般嬌。不畫全身畫半腰。可笑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未曾描。二詩渾脫高貴。後聯猶有趣味。雖極詼諧之作。而能半字不落輕佻。可爲打油詩中絕無僅有之作。鶴巖不以破笥之片紙而忽之。殆所謂有心人也。

前年八月間。予獨行南京路。意欲雇車至味蕪園。一擴予之心際。顧覓車徧不得。適有簇新之三彎包車。自四川路轉角徐徐來。拉車人若逆知余之覓車者。信口謂余曰。汝何往。予將回。至憶定盤路。若路便可帶汝去。予曰。予將至張園。極便極便。拉車

者亦曰便便。遂上車。甫合座。拉車人以手探其腹囊。摸出一紙條。笑嘻嘻謂予曰。請客人替我講一講。紙上究竟如何說。予取來審視。一過。咋舌不能贊一詞。噫。繁華地點。廉恥全無。上海之爲上海。盡在不可說之三字中矣。閱者欲知此紙條中果寫作何字乎。蓋一首絕妙之五古也。其第二聯曰。懊惱出門去。歡喜進門來。其末聯云。最後五分鐘。噁啞要死哉。

庚子鄉試時。予促裝入省。場事既畢。約二三同伴。向西子湖討生活去。或水或陸。倍有興致。因作打油詩二十章。具錄於下。帖對湧金水。一渦游人齊唱。莫愁歌。阿儂不像鹽嫖醜。落得賣舟載哥哥。一手茶壺。一手杯。拋將餘汁搗香灰。西湖水泥甚鬆。有香灰泥之名。故云。瓜皮船小盪流甚仔細。銅圓二十枚。進香天竺趁新晴。齊向茅家埠口行。唧唧咕咕爲甚事。滿船風送念經聲。儂家今日又魂銷。不上鵲橋。上斷橋。終究楊花少主意。船來船去最無聊。霎時簫鼓擁中流。士女如雲競冶游。是否當年誇奪錦。吳儂踏浪立船頭。一羣浪子出城隈。側目一回笑。一回那個人兒何處去。

掉頭趣向北關來。聞得荷花陣陣香。幾回催折妾肝腸。郎心似否蓮心苦。從不貪眠。趁早涼。六橋橋外近三潭。月色還將秋色含。此月照人千萬夜。伊誰心事十分甜。金錢買夜鬪繁華。北市行人如散沙。奚必春江花月夜。樓臺燈火路三叉。慈航生日渡湖心。半點紅塵不許侵。乃有吳儂長禮佛。檀香一炷拜觀音。嗚呼悲已岳王墳。更有何人弔霽雲。地下若逢牛伯遠。務祈不問岳家軍。湖邊何地最清幽。淨寺鐘聲繞渡頭。莫道比邱無豔福。西施夜夜入雲樓。殺戮同胞建異勳。四公祠宇煥丹青。(曾公祠左公祠張公祠李公祠也)年年廟食知陵替。主義何堪種族明。(時浙中徐錫麟輩已發明種族主義說故云)家住湖濱西復西。鳳凰巢下一枝棲。生來不識西湖好。偏愛蘇堤與白堤。粲粲更鼓起重關。多少遊船晚未還。江上看潮湖看月。大家同上鳳凰山。桂子香濃八月中。一篙軟浪趁西風。南山栗子剛成熟。宋嫂魚須問釣童。花滿長堤月滿亭。懷人一曲有誰聽。可憐陰帝欺人甚。不令早生抱小青。香山題咏已離奇。更有東坡買老癡。笑煞人家桑梓地。要他白送詞和詩。人說西湖清復清。

本來言外有知音。試看和靖最奇節。猶與梅花鼓瑟琴。夜游恰與時相宜。昏暮何人不徇私。且向湖心亭畔泊。一重世界一琉璃。以上二十章爲予十五年前最得意諸詩。詩成時偶失檢。爲予父所得。第一章閱竟。已連呼不妙。閱至第十二章樓韻。說句褻瀆神明。繼閱第十三章。則搖頭不已。至十七章青韻。與十八十九兩章神色更變。至於無辭。然後讀者再蓋有所愛也。既而詔予曰。阿三你做的詩也。算偏鋒。但人生在世。總須向正經處討生活。如是賣弄聰明。爾祖宗之德涼矣。予唯唯者。再今予父往矣。訓言猶在。而予固猶是落拓之平生也。一生文字債。誰爲厲階歟。予嘗有一座西湖。占本位。甘章絕句送前程之句。蓋所以自艾也。

予昔年於鄉兒扇頭。閱得短歌一曲。撲直古厚。老嫗都解。一種太平趣味。自流露於行間。雖造語村俚。而絕不類淺腹人口吻。殆亦歌謠之一種也。其詞曰。本支十八世。老住鑑湖濱。有婦爨且織。有兒讀且耕。淅淅西風緊。唧唧蟲語清。阿弟打鞦韆。阿妹採紅菱。阿爹曬稻束。阿媽念心經。雲浮香爐頂。日照會稽城。此是安樂鄉。百年不遇。

少。兵勸君移住山陰道。有山有水有園林。如上云云。雖非詼諧之作。讀之增人興趣不

予友吁公。詞壇健將也。今歲走京華。故人道遠。音問且日弛。予嘗引以爲憾。昔年曾見其海上竹枝詞六首。雖僅從歌舞一面描寫。而造句輕倩。讀之頗甚可愛。因爲彙錄於此。詞曰。寶馬長驅不夜城。香車迴繞鬧三更。家家院落笙歌響。到處揮拳戰酒兵。綠女紅男顧盼雄。醉心歐美自由風。桑中密訂三生約。算得文明進化功。琵琶門巷次如鱗。公子翩翩來問津。一曲清歌綾一束。多情送舊復迎新。沿江淺綠草如茵。歡息當年舊日春。最是不堪着眼處。斜陽斜照有銅人。悵望公園淚不乾。蕭郎門外許盤桓。傷心不忍提言者。黃犬華人一樣看。檀板輕敲春復秋。玉人歌舞幾時休。梨園不是消魂窟。莫學三郎醉打毬。吁公本學界後起。而又富有愛國熱心。讀此六絕。可以衡其梗概。又有哀衆生四絕。其一咏車夫云。曲背彎腰像煞猴。汗流如注喘如牛。可憐終日勤奔走。籃縷衣衫食不周。其二咏女工云。手提竹筐揀絲忙。辜負青春

亦。自。傷。可。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其。三。咏。妓。女。云。賣。笑。倚。門。劇。可。憐。半。生。淪。落。奈。何。天。羣。雌。粥。粥。寒。風。下。爲。待。王。孫。眼。欲。穿。其。四。咏。印。捕。云。國。亡。家。破。不。知。愁。粗。布。紅。巾。裹。滿。頭。皮。骨。猶。人。作。奴。隸。山。河。回。首。淚。盈。眸。本。此。愷。惻。之。心。運。以。滑稽。之。筆。文。人。濟。世。不。當。如。是。耶。

藏書之家。年必曝書一次。恐爲蠹魚蝕也。杭州丁崧生封翁。曾有八千卷樓之築。每。年。盛。暑。時。必。令。其。子。若。姪。勤。爲。收。拾。然。蠹。性。頑。甚。輒。不。自。斂。保。護。書。籍。者。恒。苦。之。其。姪。明。齋。孝。廉。詞。章。大。家。也。著。有。蠹。魚。五。古。一。章。趣。而。且。博。描。寫。蠹。字。不。盡。爲。書。籍。吐。氣。即。腐。儒。墨。吏。見。之。亦。有。愧。色。誠。微。言。大。義。之。好。文。章。也。詞。曰。梅。霖。蟬。噤。聲。積。陰。朝。若。暮。破。屋。檐。溜。懸。青。苔。及。書。庫。微。晴。偶。發。笈。篇。帙。頓。非。故。字。畫。失。偏。旁。楮。理。斷。依。附。碎。如。篆。體。屈。穿。如。香。眼。炷。聯。章。繭。縛。絲。鑽。縫。蝨。抱。布。縱。無。鼠。嚙。殘。大。有。蠶。食。懼。我。聞。雙。鯉。魚。珍。重。護。書。素。爾。何。竊。其。名。變。本。洵。堪。惡。鬢。鬢。雖。未。成。鱗。甲。儼。然。具。欲。幾。肆。吞。鯨。轍。漫。憐。涸。鮒。誓。將。赤。其。族。殃。豈。池。魚。顧。湯。網。仁。勿。施。秦。坑。罪。其。庶。臾。須。憩。書。榻。蘧。

蘧蝶成趣。忽來渺小夫。乞憐哀且愬。自言姓魚氏。炎漢族久著。非爲口腹謀。要亦詩書慕。仁義勝膏粱。足以供饜飫。禮樂勝酒醴。足以任釀酏。食古奈不化。飲墨鮮所悟。傷夷到公書。宜逢公之怒。然吾饑蝨微。不幸爲公捕。嘗有蠹賊渠。公胡不知慮。粵自孔教衰。厥徒橫馳。驚迷茫其正道。出入其異路。戕穴吾春秋。斷斷公穀據。穿窬吾風雅。拘拘毛鄭。誤書淆於真。僞易梏於我。數韓非師老子。釀天下疾痼。李斯事荀卿。壞先王法度。官禮禍蒼生。僞學啟黨錮。下此及支流。斤斤到章句。俞氏復冬官。王氏削行露。竄亂與割裂。攻駁相牴牾。不獨溯詞章。當此譏末務。更有竊儒冠。實則本執袴。貪饕性夙成。經史日未寓。勞形案牘中。鈞召餌時譽。殃掌簿書間。網利侵稅賦。竿牘求引援。帕本通賄賂。膏血毒吞噬。爪牙盛驕倨。竭澤逞聚斂。批鱗何贊助。孰恤民其魚。洵爲國之蠹。公不誅彼渠。豈以剛而吐公欲。鋤余微。豈以柔可茹余罪。固當誅余情。或可恕。聞言猛然驚。南柯一覺寤。至理頗默會。寢語復追溯。悲哉書蠹殘。破碎易防護。倘教人而魚。誰歟。枉者錯亂書堆滿。床插架付童孺。脈望自神仙。蟲魚不敢住。

是稿得之於胡枚臣姻丈處。蓋姻丈與明齋孝廉同爲曲園之老門弟子。共筆硯者至久。嘗謂余曰。治經甚難。一得之儒不能闡發正義。徒恃一家之說。標分門戶。以與異己爲難。是書蠹耳。丁君是作中間一段嘲笑經生無微不至核之枚臣姻丈書蠹一語。豈所謂英雄所見略同耶。今者新說流行。國粹淪滅。以爭執經說之潮流。易而爲爭執西學之潮流。恐丁君是詩數年而後將無解人矣。

武林巨商柳某。早年以販珠玉入蜀。另娶一妻。已生呱呱矣。然某以年老音聞不入蜀者殆十年。未幾而老病死。蜀中某氏以久無音耗。携其子離蜀赴杭。投奔柳家。甫入室。見一面有鬚髭者。踞中座吃飯。面貌酷肖某。某氏審良久。誤以爲其夫。促其子跪拜稱父親。柳氏子詰得細情。更大吵不止。後經鄰親圓說。始得寄食柳氏。有好事者用杭州人口氣。題一絕以記其事云。這格那格不要爭。你們他們令先尊將仔吃。飯不是的擺拉。哼的令先尊。蓋是時柳某木主猶供在上座也。余聞其事。兼讀此詩。不禁爲之絕倒。

劉豁盦嘗爲余言。曩年掃墓金陵時。薄游浦口。汽車中。遇服軍服與服中級軍官服者二人。中有一人。甫經南渡。見石頭城。巍然峙立。誤以爲雨花臺。其一人蓋前度者。竟漫應之。且云。城下之役。曾躬冒矢石焉。余暗笑之。成一絕云。石頭城當雨花臺。殺戮同胞逞將才。頗似學童看布告。丙（訛南字）軍敗去比（訛北字）軍來亦紀實之作也。

客有自香港來者。出一諧律示余。余閱之。不禁失笑。詩云。喜笑重重疊。重疊千金出。閣子乘龍暫將兒子爲。佳婿權把親爺作。岳翁奠鴈不須過。別宅歸寧何必費。行蹤從今一派家庭樂。肥水唔憂漏隔涌。詩中所言。殆譏笑以女爲媳者。願養子之俗。多有之事。亦不足爲奇。客又爲余言。南洋有客籍人某甲。久居於香港。向執薙髮之役。兼業醫以獵食。膝前有子女各一。及長成時。某冀除一房。竟命子女二人。寢食共之。如結婚然。同居者懷其事。日以謔語嘲之。某命子女遷居於園邱中。以作避地之計。日來人言嘖嘖。聞者甚衆。有好事者特書此事。遍貼街頭。中有用七律體者。卽是詩

也。

卷之一

四八

南昌學子。有身短者。慣受長人睥睨而已。亦相形見絀。因戲作詩見志。寓意亦殊有趣。其詩曰。長人笑我矮。婆娑我笑長。人沒奈何倒吊三天。無墨水身穿丈二。又如何。此詩亦由劉豁盦爲余言之。豁盦有友龍軼。凡人目之爲于髡第二。蓋一絕妙之詞才也。將論婚於雲間。豁盦成一絕以戲之。詩云。老龍不久返龍宮。龍子龍孫出此中。四海龍王將上表。讓君雲雨百年功。語有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侮於強。豁盦有焉。

與南村同鄉之某公。素有文名。而傲物殊甚。一日登煙霞山。見壁上題詩甚夥。心竊鄙之。援筆草二十八字於上云。高山滾鼓何人腔。料得詩翁丈二長。不是詩翁長丈二。如何放屁到高牆。雖語近謔薄。然亦足爲世之妄自作詩者戒。故南村甚愛誦之。余昔年有豔情七古長歌一首。係用古句集成者。久而搜之不可得。今得之於余弟昂孫處。繹讀一過。表面雖非佻儻。然細細味之。則無句不含春意。甚非規則之作也。

因錄之以實非詩話歌曰八方定位開坤卦（柳宗元龜背戲）牀頭怪石神仙畫
（張蠟贈鄭明府）畫閣輕寒繡被溫（陸游春寒）閉門旋了和詩債（陸游春
思）杏花消息雨聲中（陳與義懷天經智老）能者操舟疾若風（杜甫觀打魚
）細數落花因坐久（王安石北山）月輪移在上陽宮（杜牧洛陽秋夕）門外
一溪清見底（陸游飲牛歌）野綠全經朝雨洗（白居易五鳳樓）柴扉水際晝
還扁（范成大還聞人栢鄉赴銅陵）味道固應甘若薺（吳芾錢廣文采芹亭）
一花兩花春信回（陸游梅花）春田可耕時已催（韓愈分司東都感春）夜深
忽夢少年事（白居易琵琶行）小院有門紅扇開（溫庭筠吳苑行）白浪翻空
動浮玉（蘇軾潤州甘露寺彈箏）谷中答響飄新曲（楊繪）紅顆酸甜只自知
（杜甫摘荔枝）尙愛此山看不足（蘇軾游道場山何山）上到青雲穩着鞭（
白居易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中流簫鼓振樓船（韋元旦興廢池侍宴）滿隄
白雲耕不破（管師復）江南春盡落花天（田汝成嘉興晚發別陳子常）重簾

不捲留春久（陸游戲作長歌）江州司馬平安否（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一
犁春事最關情（元好問久旱得雨）雲雨從來翻覆手（蘇軾次韻三舍人省上
）春衫初換麴塵羅（陸游鷓鴣天詞）分得春光數最多（溫庭筠牡丹）吞若
雲夢者八九（司馬長卿子虛賦）三十六湖春水波（謝應芳送李彥明歸高郵
）紺園遇雨琪花潤（項忠靈光寺）書生膽氣有誰信（徐鉉送黃梅江明府）
一年芳草夢中人（張九一寄弟）洞門花霧紅成陳（曹文晦桃源春曉）遮莫
鄰鷄下五更（杜甫書堂夜飲）老人無睡到天明（劉禹錫酬僕射牛相公）夜
長枕上揚州夢（張天錫客懷玉山）贏得青樓薄倖名（杜牧遣懷）
或曰吳雙熱果滑稽名家乎大約市儈之見將以幾張紙頭發一宗大財者其命意
多不可思議究竟尊雙熱乎賤雙熱乎予實未敢知也余曰雙熱以名士而兼清官
無論何等著作一經有人關說者決其必不佳妙惟自然者乃大強人意耳余曾見
其老人行一章云背如橐駝灣灣曲頭如癩犬光光秃手扶一技老蘇梗行一步兮

觸。一。觸。一。觸。一。觸。躑。躑。躑。躑。一。陣。風。來。兀。兀。搖。風。吹。倒。地。滑。碌。碌。笑。也。不。能。笑。哭。也。
不。能。哭。老。手。多。時。磨。老。骨。老。皮。幸。未。流。老。血。老。人。口。饒。齒。偏。脫。囫。圞。吞。棗。難。咀。嚼。鷄。
肋。牛。筋。半。生。肉。滋。味。雖。佳。都。謝。却。豆。腐。一。盂。醬。一。盆。粥。糜。爛。飯。饞。難。殺。欲。食。董。腥。只。
有。魚。嘗。遍。青。黃。與。黑。白。無。味。無。味。苦。煞。苦。煞。老。人。鼻。四。季。常。垂。涕。老。人。心。一。病。便。自。
驚。老。人。手。持。物。恒。抖。擻。老。人。口。多。言。太。累。贅。老。人。髮。雪。片。糕。兒。白。老。人。面。風。乾。荔。兒。
縐。老。人。龍。鐘。多。老。態。白。了。老。眉。枯。老。眼。不。老。悖。便。老。邁。老。當。益。壯。能。幾。人。起。老。勤。併。
老。命。結。老。友。作。老。將。却。也。組。織。征。東。隊。這。纔。算。老。人。有。膽。問。老。人。敢。也。不。敢。寫。來。兀。
是。一。幅。老。人。百。態。圖。蓋。妙。於。自。然。也。

蔽廬非詩話卷之一終

蔽廬非詩話卷之二

古越蔣箸超氏著

讀日知錄。謂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靈運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後。不能與陶潛爲林泉之侶。旣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然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缺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謝復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謝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靈運以逆不爲苛矣。余謂康樂不獨以文辭欺人。卽所作詩詞。不成句法者。亦指不可勝摘。其四言如積善戲謔。戚戚懷瘼。（俱善哉行句）韶樂牢膳。豈伊攸便。（俱隴西行句）其五言如邇朱白即頰。近縞潔必卑。心曉形迹略。略邇誰能了。（俱相逢行句）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俱悲哉行句）和樂隆所缺。（戲馬臺句）寡欲罕所闕。（鄰里相送句）節往蹙不淺。（晚出射堂句）褰開

蔽 廡 非 詩 話

暫窺臨。(登池上樓句) 孤遊非情欲。賞廢理疇通。(湖中瞻眺句) 清用賞爲美。

(斤竹澗句) 天枉特兼常。(廬陵王墓下作句) 貞休康屯遘。(還舊園作句)

顧望脰未惰。(登臨海嶠句) 醜狀不成惡。(初發都句) 鑑止流歸停。(初去郡

句) 成貸遂兼茲。自己爲誰纂。(俱道路憶山中句) 容心非外獎。豈顧乘日養。(

擬鄴中集詩王粲句) 急觴盪幽默。棲集建薄質。清論事究萬。(俱徐幹句) 連統

塍埒并。(白石巖句) 墀瑣有凝汗。(咏冬句) 憑雲肆遙脈。延州權去朝。(俱入

東道路句) 樵拾謝西芘。(遊嶺門山句) 極目睽左闊。迴顧眺右狹。(俱登上成

石鼓山句) 不得巖上泯。(臨終句) 其六言如循聽。一何蠹蠹。誠知運來詎抑。(

俱上留田句) 以上皆不成句法者也。康樂又好用易詞而用之。輒甚拙劣。如水流

理就溼。火炎同歸燥。(相逢行句) 否桑未易繫。秦茅難重拔。(折楊柳行句) 洵

玉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富春渚句) 等句無一句不是強湊。王漁洋乃謂用經當

以康樂爲主。不知其所見而云然。誠不可解之不可解者。至其押韻之字。雜湊強

合尤多。不可以爲訓。何景明謂古詩之法。亡於靈運。可爲獨具隻眼之見。到語余甚佩之。顧余著是節時。長兄枝先適來滬。顧余而笑曰。子之非詩話材料。亦太窘。將以唾罵古人博詩家之一粲耶。雖然。子不讀詩。學纂聞乎。刻薄靈運。識非僅見。予恐子以唾罵古人引人一笑。而人將以鈔襲古人唾子之面也。余聞其語。爽然者良久。所謂巧伎不能欺老工。卽以詩論。余甚有慚於難弟二字。

滿清入關。下令薙髮。痛祖國者有剃頭詩之作。迄今將三百年。猶有樂誦之者。去年二次革命。民軍失敗而後。探勢大張。逮捕黨人。殃及無辜。今日槍斃。明日殺頭。一年以來。幾於無日無之。余友方人好事人也。一日仿剃頭詩作殺頭一首云。聞說頭堪殺。無妨日殺頭。有頭皆可殺。無殺不成頭。殺自由他殺。頭還是我頭。請看殺頭者。人亦殺其頭。依樣葫蘆本無甚。取然腹聯尾。聯皆寓有深意。人心可燼。公理難撕。不當以諸詩目之。

今年春。余被某書局迫作補白三首。久不得一字。乃以書商之昂孫。不過四日。昂孫

以書來。字可斗大。簡直不成信上語。其詞曰。人所白者。而我補之。抑又何難。新歌謠。三章。藉佐尊神之不逮。其一。政事堂。政事堂。堯舜口。口响伊呂來。帮忙若要新官做。磕頭磕得響。七手八脚慌裏慌。慌張描不盡。是一幅野風光。算不清。是一盤糊塗帳。其二。新劇團。新劇團。諸君眞開心。眞喜歡。珍珠塔。三笑。緣癡心。女同命。鴛鴦。悽悽。苦苦。可憐。憐。弄得一般。女子心裏。唔打算。究竟什麼好。廉恥才。勿管。其三。偵探來。偵探來。哉。小人走眼。開小人。勿必驚。商家要當心。謠言時起。天下。勿太平。無奈阿狗運。勿好造謠。造得勿湊巧。孫文久不來。黃興也。勿到。皺眉頭。心計較。馬車野鷄。如數。要會鈔。還是瞎七瞎八。竹槓敲。一敲粗句俚詞。甚覺緊切。昂孫固能嘲人者。然余頗爲其英年惜也。

余著非詩話者甫一星期。不敢求人知。亦不屑求人知也。前一日。忽接自閩來者函。自署拜風。不審其何姓。信內多恭維語。然僅從民權素上登載之一二幅措詞。至於余之發行非詩話單行本。拜風且未之知也。另附一束。有非詩話歌一首。旁註仿小

熟昏賣橄欖調讀之頗油滑可誦顧其中多牛皮語作者自言倘非詩話成集時不棄封非請置之篇首余實不敢拜此嘉貺無已掇之以爲非詩話材料亦讀非詩話者談笑之一助也歌曰舊肚皮新笑話大家來看非詩話人若勿看非詩話會吃會拆總勿化老爺勿看非詩話萎靡不振只管臥老爺看仔非詩話老筋骨勿懶惰少爺勿看非詩話單逢春江花月夜少爺看仔非詩話茶餘酒後有功課太太勿看非詩話和尚尼姑占大卦太太看仔非詩話城隍觀音才勿拜奶奶勿看非詩話吃菜聽戲用場大奶奶看仔非詩話銀子要省幾萬朵小姐勿看非詩話胡思亂想嚙啥做小姐看仔非詩話才情好比曹大家官官勿看非詩話冰糖山查青皮蔗官官看仔非詩話朝晚勿挨爺娘罵讀書朋友勿看非詩話從小到老書霧派讀書朋友看仔非詩話詩賦文章都會賣商意朋友勿看非詩話蟲頭蟲腦真可怪商意朋友看仔非詩話應對風流驚四座官場勿看非詩話陞官除非逢大赦官場看仔非詩話一等嘉禾包耐掛醫生勿看非詩話冤鬼躲入招牌下醫生看仔非詩話冬天生

意好過夏教員勿看非詩話上班時候心膽怕教員看仔非詩話講書起勁勿要坐學生勿看非詩話讀書好像逃陳債學生看仔非詩話高興起來勿請假非詩話非詩話好處交關真勿壞大家來看好痛快

有自署蘆奴者不知何許人曾作打油詩二首頗堪發噱爲誌於此并錄其引引曰某君夜私忘却壺有宿積着意灌輸蛟泉湧溢呵呀一聲已繡滿錦衾角枕矣戲謔二絕嘲之陽關不耐三更夢射虎將軍胆氣豪馳騁沙場刁斗動渾忘大雪滿弓刀剛纔夢醒眼婆娑抱得佳人手自摩被底私情春意動回頭檢點落花多二語甚有風韻且能不著一村字當是歪詩中不可多得之作語有之文人之言不俗其蘆奴之謂歟

余弟昂孫有新歪律一章云無端妙女拜高風誤認顏標作魯公梅眼射人偏俊俏蓮船盈尺不玲瓏泛陳舊義總歸白恭賀新禧特寫紅畢竟央人爲底事茶錢一角最圓通余初閱是詩甚不解所謂後見某報上登有新年奇遇一則始覺失笑昂孫

蓋卽其事也。并記之。以釋閱者之疑。余所知之師尙。爲一微鬚之少年。今年元旦。由滬寧車站乘電車至黃浦灘。藉吸新鮮空氣。佇立未久。寒風砭骨。乃由南京路至泥城橋。徐步於靜安寺路。至一茶館。坐甫定。忽見一女郎。入風鬟霧鬢。窄袖長裙。畫中人也。鼻架晶鏡。裙下蓮船盈尺。着小皮靴。聲橐橐然。周視四座。旋出復來。注視師尙。不稍瞬。猝發鶉鳴聲。呼茶與師尙對座。久之久之。乃言曰。爾胡作是態。爾非北伐隊中之某君耶。曩者親愛予。諄諄約會於上海。今幾時耳。胡冷冷作是態也。休矣。憤憤去。女郎旣去。博士索師尙以兩壺價一角錢。算什麼事。師尙慨然允之。於是博士携一名片來。而恭賀新禧四字。遂出現於二十世紀之中國之上海矣。師尙曰。余初以爲禧字者。禧字之誤也。反覆思之。女郎殆不誤。余好嬉者也。時而嬉。睹時而嬉。酒時而嬉。花園時而嬉。街市有時且嬉。弄筆墨新年新歲。乃尤大嬉。特嬉女郎賀余。嬉真知余者也是非。誤筆確非妙筆。昂孫之記之也。亦宜。

新官場現形記開篇。有引詞一首。調寄如此江山。箴戒官僚。頗多警語。爲誌於此。詞

日茫茫。人海燃犀。照官場。本來如戲。百怪千奇。三頭六臂。都是爭權。爭利。漫天蜃氣。便掬盡銀河也難翦。洗揭幕而觀。大家酣睡。夢兒裏。傳聞新纂國史。仗千金點墨。只寫循吏。禹鼎銷沈。秦銅蝕繡。影事没人提起。茶頭酒尾。試說向春婆。料應無忌世態。雷同莫教猜是你心心。濟世語語驚人。至於咬字嚼音。尤斟酌仔細。莫謂滑稽。無好文字也。

余初到上海時。頭腦多鄉氣。每行至福州路時。必有所謂野雞者。這個拉拉。那個扯扯。鬧個不了。余既感於外觀之不雅。而又有二三朋輩。善戲謔。兩頰紅暈。苦何如之。回廬後。因仿古體作逐雌雉四言詩四章。章十二句。所以洩忿也。其一。雌雉。雌雉。復我邦。土爾有巢穴。實逼我處。我財我產。爾奪爾取。復不我恤。日牽我裾。昊天哀我。念我靡家。言將譴汝。戮之流沙。其二。雌雉。雌雉。復我邦。國非我族。類不我肯。德爾蠱我。民爾崇我。庶我手云游。惟爾之故。昊天怒汝。曰民曷罪。言將厲汝。投之魑魅。雌雉。雌雉。復我邦。族百年除汝。卒不我穀。此邦之人。將不爾居。爾懺爾孽。修爾遁思。彼蒼者

天恢茲宏願。言將懲汝殛之震。電雌雉。雌雉復我邦。家念我商民。爰處爰居。爾不爾咒。爾不爾詛。胡不爾戢。爾顏之厚。不愧我人。不畏有昊。言將孽汝。放之水草。詩爲長兄枝先所見。曰何苦如此。

梅縣李小白。著有兩頭纖纖詩四章云。兩頭纖纖。雙綠蛾。半白半黑。雙秋波。膈膈膊。膊手中梭。磊磊落落。心中他兩頭。纖纖畫眉筆。半白半黑。鴛鴦牒。膈膈膊。膊雙飛翼。磊磊落落。同心結。兩頭纖纖。古湛盧。半白半黑。督亢圖。膈膈膊。膊擊唾壺。磊磊落落。大丈夫。兩頭纖纖。陳琳筆。半白半黑。討賊檄。膈膈膊。膊仇頭折。磊磊落落。中興業。四詩如并剪哀梨。痛快欲絕。令人讀之心目爲之一爽。小白爲南社巨子。其所作大率類是。

余性耽麴孽。而飲又不良。大約舉杯時。如無人爲余監督者。必頽然醉。醉後嬉笑。時居十之一。二。而怒罵時。又居十之八。九。以是余兩內子皆苦之。號余曰酒無良。余亦安然受之。有笑余者曰。子強者也。而獨以酒而受屈。酒殆子之知己乎。雖然。酒何以

爲子之知己。爾何以爲酒而受屈。非三折肱者不能道。隻字子盍爲我言之。其實余之愛酒。所謂莫名其妙。惟曩年讀醴陵傳。鈍根所譜金縷曲。可余意者十常八九。因默錄之一。以志酒輩之無聊。一以求斯人之公諒可乎。詞曰。愛我無如酒。一月中如斯歡笑。幾曾開口。心上縱橫多少事。不如意。常八九。問人世。解憂可有。贏得杜康能一顧。拚千秋萬歲。從君壽。與君誓。長相守。傷心莫漫眉頭皺。且商量。淳于一石。汝陽三斗。不是劉伶徒。頌德還幸吾家有。婦便沈醉歸來時。候甕裏新醅。堪共酌。算喃喃今夜。憑他咒。撐白眼。看蒼狗。是闕直捷痛快。一無躲藏。並將溺酒者一副。醜磊難澆之狀。寫得活龍活現。洵不可多得之作也。然世之酗於酒者多矣。都如此詞。則有辭可藉。故吾輩仍當以節酒爲戒。

嘗見杜工部有句云。「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這方是名士本色。時勢星流。習俗隨易。堯舜之治。不過是紙上所載者耳。若真如所云。則又何以有巢許。可見時勢之壞。人心之惡。皆是我們高眼人看出。願意要去治他好。便當作入世的事業。不願。

就當尋出世的去路。至於既不入世。又不出世。終日悲天尤人。而自美其名曰布衣。可以傲王侯。此非陋劣之甚者耶。噫。中國之不祚。誰實爲之。讀工部此詩。其亦自愧否耶。

昂孫有戲妓詩四絕。頗趣味可誦。其一。笑靨生成百媚姿。香軀憑着媪肩持。鴛衾多少。溫存語。不是嗎呀。定是兒。其二。非關顏色重。傾城裝點胭脂。十二成。生怕有人說。憔悴時時對鏡看。分明其三百家姓。上注姻緣。張趙李王。都有錢。莫道楊枝無主管。今年搖曳似前年。其四。徐娘丰韻。够風騷。扮作雛姬態。更妖欲借芳庚輪。指算從無花信度。紅橋四詩風韻可誦。而又不以刻薄見能。殆亦君子之言。以厚重出之者也。中國都城。最守舊者爲北京。蓋帝王限之也。中表沈鑑史。服業某銀行者。近十年去。年回里時。曾述某澡堂門聯十四字。「金鷄未唱湯先熱。紅日初升客滿堂。」鄙俚之極。不知出自何人手筆。然數十年來。該堂營業交替。以三五數。卒無有更改門聯。以壯外觀者。於此即可見都人之守舊。殆別處之不若矣。中表又謂京妓趙金紅。南

產也。貌頗娟好。眷之者甚夥。一日遇文士某。強索聯語。某落筆不得。竟移此聯以贈之。見者無不絕倒。至今都市中。尤傳爲笑柄。顧余於此。有一迴護同行語。某刻者也。非窘者也。

丁君棟生。海上滑稽名畫家也。余曾於第二期游戲雜誌中。見其矮男長女結婚圖。一幅。閱之令人噴飯。螻屈題一絕句。亦妙不可言。其詞云。三尺郎君七尺妻。畫眉須要撥桑梯。夜來並臥鴛鴦枕。湊得頭齊脚不齊。余弟昂孫評曰。雙絕。殆不誣也。余謂丁君此畫。與螻屈此詩。僅從滑稽一面摹寫。至對於中國長幼夫妻之陋習。則絕無貶斥云云。古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以其身體之相當者言之。然爲人父母者。大率喜其兒子長成之速。往往有未成人而爲之成家。或妻長三五年。與六七年者。此種風氣。惡劣已極。各處皆有之。而吳越之間。尤盛。同邑趙荔泉。年幼於余。而其妻已四十許人。蓋荔泉娶親時。纔九齡。而其妻則二十有一歲也。余當時曾有二絕云。九歲兒童乳口黃。啼啼哭哭做新郎。夜來那曉琴和瑟。逼着新娘乞奶湯。誰家少婦。

不。青。春。父。母。緣。何。不。諒。人。這。小。官。兒。懂。什。麼。正。天。猶。自。弄。泥。神。胡。枚。臣。姻。丈。評。爲。有。關。風。化。之。作。不。當。以。歪。詩。目。之。

余著非詩話。有一極純正之宗旨。不可不爲閱者告者。則借詼諧以警世是也。本此宗旨。故搜羅極難。即以余生平所作。亦多無理取鬧。悉擯不錄。僅擇其尤關世道者錄之。以期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效。此余平日兢兢之苦心。並非徒逞口舌也。歌謠之體。源自樂府。據宿學家言。一都邑有一都邑之歌謠。一鄉村有一鄉村之歌謠。其情迥別。不能混同。言之誠是。然余於此亦有一區別。何者。所謂不能混同者。但據其習慣。上言如越俗。結婚以黎明。吳俗。結婚以午後等是也。風俗旣判。飲食亦殊。地方上之歌謠。又專在就近一面點綴。自然不能一致。至於政治之良窳。社會之醜瀆。人心之直詐。則甲都邑如是。而乙都邑亦如是。甲鄉村如是。而乙鄉村亦如是。無彼我之分。無高下之判。舉一可以反三。懲一可以儆百。此其大較也。余見古黠胡碧痕。著有小樂府四章。痛斥政俗。淋漓盡致。雖據一方面言之。指其大者。實足爲中國

四萬萬餘人請命。賸賦隲誦。當之良可無愧。因爲具錄於下。以符余之宗旨云爾。其一官兵來。引曰。「月前官兵過境。吾邑人士以恐慌而奔走而歡迎。甚可笑也。因作官兵來。」城門開。官兵來。快槍快礮。紛紛抬山中。攝伏狼與豺。城中駭走翁。與孩城門閉。官兵去。碎瘡碎肉。勤勤補衙中。盤踞虎與蠹。鄉中迫催租與賦。噫吁嘻。官兵來。何凶官兵去。何故知事含愁。議員怒圯地。吾邑彈丸之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兵書所謂圯地是也。四山環繞。又名天牢。原爲天造成彈丸。安用人防堵。倉廩刮空。田野乾。輜車滿。載腰纏。足知事含笑。議員樂。君不見。議員樂。吾民哀。明朝還有官兵來。其二打饑荒。引曰。「天旱不雨。米價騰貴。每擔漲至十元有零。窮民何以爲活。因作打饑荒。」打饑荒。吾告爾。四十文錢一升米。吾邑米每擔十六斗。每斗二十升。天不悔禍。長旱乾鄰邑。遏糴營運難。米兩升人一口。錢八百米一斗。不肯賣。斗祇賣。升市儉。居奇良。可醜。朝朝歛錢爲米忙。米荒更遜銅錢荒。君不見。富室積穀爛。陳倉道途歲歲多。流亡其。三。義麻雀。引曰。「麻雀之風遍天下。吾鄉尤甚。幾於無男無

女無晝無夜無處無之其害何可勝道因作又麻雀」又麻雀賭風開轟然一笑賭徒來主偕奴兮女混男奸巧設餌愚夫貪白風落坎紅風碰竹聲清脆骨聲朗摸嵌剛翻一色清暗明卻湊雙拾槓有和斯贏否斯負勝者歡呼輸者怒捲土重來尙可圖誰知屋底炊煙孤嗚呼屋底炊烟孤賭籌浪擲無時無雀兮雀兮爾胡不展翅疾飛啄彼雙眸子昏昏不復能又爾賭徒一笑心亦死其四戒烟所引曰「吾鄉志士斂巨貲設戒烟所爲黑籍廢民計意至善也未幾期滿復癮者紛紛然因作戒烟所」戒烟所嗜烟鬼諸公擾擾兒戲耳當其倡議初心熱意良美籌集金錢申禁條安排鐵檻疑囹圄爲憐枯骨瘦如柴誰知毒草甘如薺寧願嗜烟生不願戒烟死癮發藥未吞淚流涕未已十日三餐九嘔水入所譁然馬在閑出所油然魚脫罟空廚囚首火烟消短榻排頭雲霧吐嗚呼三百文吸兩盒烟七錢銀換二錢土煙販痾人有時休土販徇財那得止四章所言雖僅就黷地一方面言之然四項之流毒人間上自河以北下至江以南吾儕小民直欲請命而無由者是碧痕之所言並非逞個人

口。舌。以。取。快。當。時。者。博。世。人。之。一。笑。也。古。人。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吾。謂。詩。家。之。言。其。利。尤。溥。滑。稽。詩。家。之。言。其。利。尤。大。溥。而。特。溥。不。識。老。於。歪。詩。者。以。余。言。爲。恭。維。碧。痕。否。

杜工部常自負。以爲己身而外。惟陶淵明可作解人。聞者必謂工部與淵明可以同日而語。合道而馳。即工部自信。亦必有所把握。斷不作此懸擬之語。余以爲陶淵明詩界之聖人也。其善詩也。雖以消遣萬慮而實有潔身全節之至意。寓乎其中。故雖放浪而不覺其慢。至於杜工部詩界之豪客也。其善詩也。卽云消遣萬慮。終不過嘲世笑人。澆胸中之硯礪。故詩中多激烈語。多憤懣語。多矜高語。以品格論。淵明究竟是詩中之完人。工部則終嫌放野。所謂學大醅而獲大疵者也。予持此論。見長兄枝先。旣非之。默默不贊一字。卽余弟昂孫。亦指駁余論之不當。余報之曰。子之所言。詩話也。余之所著。非詩話也。旣曰非詩話。必別求一奇妙之見解。方可名實相符。總言一句。余亦有心拆爛污而已。

毛西河讀四子書時。雕朱子木像而責以手心者數次。謂毛狂則可。謂毛刻則可。謂毛無理取鬧則不可。蓋四子書本甚通順。而徽國必牽強註之。其道似近。愚民也。近時詩人息游。曾戲駁前賢詩句。以博人一粲。顧余意以爲多無理取鬧處。如陶彭澤詩「雞鳴桑樹巔」。息游駁雞能高飛。亦偶然耳。况鳴於樹巔。更爲罕見。余謂鳴字當活看。淵明意謂鷄聲透自桑樹巔也。如杜拾遺詩「相親相近水中鷗」。息游駁水鷗閒適則有之。若云親近。則相倚相偎之鴛鴦。又何以稱之。余謂此數語。息游尙不能自圓其說。又詩「世上未有如公貧」。息游駁曹霸雖處窮途。何至一貧澈骨。洵如所詠。是乞人之不若矣。余謂此數語。可云辯才無碍。又詩「眼花落井水底眠」。息游駁人陷井中。縱極沈醉。未必一無知覺。竊恐賀監已經跌殺。故爾長眠水底。余謂息游太冒昧。此佳句也。既有眼花落三字在先。更有水底二字在後。其理不言可知。試問人在井上。以倒影拍入水底。自水而觀之。非眠而何。詩人排句。本以刻畫爲工。專鑿方眼。似流於窒。如李供奉詩「千里江陵一日還」。息游駁輪舟速率。一

小時約行二十里。若一日千里。縱順流直下。恐亦無此神速。余謂一日兩字當活看。猶言相隔千里。一日竟爾歸來也。息游此駁理由甚不充足。如翁森詩「好鳥枝頭亦朋友」。息游駁聖賢。嚴人禽之界。故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賢如翁森。詎昧斯旨。余謂息游此說尚足爲酒後茶餘之談助。如蘇子瞻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息游駁春水既暖。惟鴨先知。豈同羣之鵝。尚不知耶。余謂息游駁語已無的理。可據純是硬口。開來自說。自有理。抑知昔賢賦詩。必求句斟字酌。鵝叶音乎。還是鴨叶音乎。雖門外漢亦能知之。如盧照鄰詩「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息游駁桂非柳絮。何以能飛。况來去自如。尤覺奇絕。余謂此數語初視之似覺近理。轉把盧句一嚼。則又不當。大約息游不能將襲人裾三字體會一番。因而忘其飛來飛去者爲桂花之香氣。而非開在山上之桂花來去自如也。如朱慶餘詩「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息游駁既非自由。結婚何爲。纔隔一宵。已無羞澀之態。殆所謂一夜夫妻。百夜恩歟。余謂息游此說能從時俗上証佐其謬。却是心細於髮處。劉方

平詩。「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窻紗。」息游駁。既云春氣。何來蟲聲。余謂此說亦欠斟酌。蜂非春時之蟲耶。何得云無。惟劉句自不及杜荀鶴春宮怨中風暖鳥聲碎一句之名貴而已。余著此節。卽俗所謂毀玉售石。請息游君勿以爲怪。

有改楊椒山先生詩者曰。飲酒讀書四十年。烏紗頭上少青天。男兒欲到凌煙閣。第一功名死要錢。余讀此詩。深滋感喟。極目中國。若者爲上卿。若者爲中卿。下卿。若者爲大夫。若者爲士。其不蹈入此二十八字之考語者。能有幾人哉。好官自我爲之。笑罵由他笑罵。充此心理。彼輩儘可以自豪。然而四萬萬之赤子。苦矣。國之不亡。將以何待。

爲人不可小覷人。此老輩之口頭禪也。余小有才。又富於氣。頗不服斯語。問世而後。時作目中無人之態。初受制於人。猶負氣不服。久而久之。則知天下人之才勝於余者。固指不勝屈。卽桃花門巷中。蘇小真娘。亦未必居然絕後。予友秋夢。曾爲余述一事曰。滬上名妓某。色藝雙絕。有李天才者。眷之。歷久情愈篤。而同時又有鄭國才者。

亦與有一面緣。欲深交之而不可得。無何李鄭二人皆旋里。妓思李切。欲致函其家。又以其家範素嚴。懼爲其父所呵責。乃登報速其來滬。柬首只稱才兄。不敢直指其字。恐其家人知也。不意鄭見報誤會。即日來滬。而李相距遠。未及至。鄭見妓自述來意。妓知其誤會。因作詩嘲之曰。天才未必卽凡才。一是仙根一俗胎。解得儂心相繫處。何須千里惠。然來鄭始大慙而去云。是詩雖未甚出色。然賣笑中人並無父兄培植。以視余輩讀書十年者。不其大慚。

某君性詼諧。善作詼體詩。曾有嘲海上某醫生四絕。讀之頗堪發噱。其一云。喝六呼么。轎子槓將人性命。木鐘撞搖頭。咋舌眉雙鎖。裝出郎中道地腔。其二云。心肝脾肺說專家。到死總歸勿認差。忽發天良施妙藥。幾包木屑太湖沙。其三云。不挂方壺挂短琴。江湖訪友覓知音。看資照送無須慮。掛號叨光數百文。其四云。邪氣緣何入下交。打量且把內經鈔。先生究竟啥毛病。非熱非寒說一泡。四詩不僅以滑稽見長。能將時醫醜態寫得活龍活現。躍出紙背。誠歪詩中不可多見者。余知若輩見之。必揮

三把汗以謝

有滑稽家言。今之民國窮甚矣。送窮文自古有之。以袞袞巨公。濟濟盈廷。或經師。或史儒。揮五彩妙筆。恭維大總統不少。以余觀之。只當白白地看去。要知大總統恭維不了。不若大家商量。發一宗大財。俾大總統。得以日之夕之。揮之霍之。這筆賬。幾千萬。那筆賬。幾百萬。痛痛快快。用個不亦樂乎。大總統得意之極。自然會不忘根本。起來某也。某等。卿某也。某等。勳某也。某等。文虎章某也。某等。嘉禾章某也。補某缺某也。陞某缺行慶行賞爵位有差。豈不簡便之極。然余有以知若輩之必不能也。余友文郎。曾述送窮詩一章。不知出自何人手筆。亦極有趣味之作也。爲錄於下。詩曰。勞爾相陪已幾年。今朝祖餞特開筵。一盆豆腐齋羹飯。三炷清香下草船。對你磕頭當速去。饒予活命莫多纏。從今好把阮囊洗。等待明天貯老錢。以理言之。窮安能送。此不可必有之事也。不可必有之事。何妨爲不可或無之言。京中傍天子居之。老宿如王壬秋。樊雲門輩。天付巨筆神鬼遠。之幾句爛詩。文儘可推倒大老管。何不尤而效之。

趁此歲盡時節爲民國祖餞瘟神作大總統之歡心乎。或曰：民國舊年亦曾發了二千五百萬磅的大財。無如目前所交實在一個破財運。卽有大財亦儲蓄不了。橫豎寅年吃卯年糧的。余不禁爲之大笑。

詩人多狂。古有定論。余謂狂人必自有真而後可。如果能作幾首放屁詩。卽搖頭擺尾。旁若無人。是屁人多狂。非詩人多狂也。江陰卞華伯未第時。過常熟。聞錢允暉詩名。往謁之。謂閹者曰：可語汝主。詩人卞華伯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宴客有妓。令僕出語曰：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乃以航降湘爲韻。卞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輕航。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留明月照瀟湘。允暉旣見詩。嘆服。合座亦贊爲美才。倒屣迎入。訂詩盟。至老死。然則世之詩人。必如華伯者而後。可以狂。苟無華伯之才。而有華伯之狂者。是非詩人也。亦屁人而已矣。質之老行家。以余言爲然否。

或曰：人與鬼爲兩途。旣有詩人。亦有詩鬼否。余應之曰：有。鵝鷗生嘗爲余言之。南京

某處有小山。形似布機。土人卽以布機名之。山上並無人煙。惟芳草茂林。黃鶯白兔。相與天地而已。山隈甚離奇。客舟往來者。多避風躲雨於此。相傳有一生員。泛舟赴省試。半途遇大風。遂就山隈而泊舟焉。詢諸舟子。則曰。是山名布機。生員聞而奇之。遂信筆吟句以誌其異。其詞曰。無絲無縷。又無聲底事。當年得此名。後竟擱筆沈思。無詞以續。枯索詩腸。卒無佳句。應試旣畢。鬱鬱而歸。未幾月。竟以悶極而歿。然其陰魂不散。每當黃昏。人靜。輒在此反覆吟咏。字字嘹亮。恍若人聲。數年後。適有名士王奎者。因赴試亦宿是山之隈。詢知其故。遂爲之續曰。松柏作經翠。錯落薜蘿爲緯。綠崢嶸。黃鶯對射金梳巧。白鷺交飛玉翦輕。一帶晚霞斜掛處。儼然新織綺羅成。從此遂不聞夜吟之聲矣。

余家聽雨小樓。屋不過五楹。前後有小院。春蘭秋桂。雜以芭蕉薔薇萱草海棠天竹之類。四時不致寂寞。余兄弟幼年讀書。卽是處也。是樓爲曾祖考聽樓公所築。公之宗旨將專以攻詩詞。歲丁亥。先大父鳩工修葺之。而土木遂以一新。新之日。先大父

謂余兄弟曰。是樓實不祥。前此四十年。汝曾祖聘名師金曉菴先生課予讀。師固制藝之專家。而於試帖一道。則茫乎若門外漢。相傳某年秋闈。師四子文已擬魁。後以試帖失一黏。竟斥不第。晚年益鬱鬱。嘗取工部集長慶集劍南集等朗朗誦之。或達日。不輟。今師死已二十年。而聽雨樓中常若隱隱有聲者。非予心耳中之迷信。生不得志。則死不瞑目。若小子當知不能詩亦文人之苦境。不可不引爲前車也。越年餘。余兄弟讀書處。由聽雨樓而遷蔽廬。樓中變爲兒女啼笑之地。久亦不得少異。顧先大父所著聽雨樓詩鈔中。下卷題樓三首。內有秋夜何如春夜好。詩聲還比雨聲多之句。則明明指此。是亦詩鬼之一証也。

或問余曰。詩人多窮。古有成語。以余觀之。詩人究屬便宜。你看叫化子道中有詩人。沒有余曰。子亦太崇詩人。試問叫化子道中有讀書人。沒有你必曰。既有讀書人。何以見得沒有詩人。然余欲以極無佐證之說告子。子必不信。無已。請爲子述一事。距葺城北十餘里之某村。有古剎。嘗有丐自異方來。宿廡下。日則行乞。村落間村中

有張翁者喜吟咏。一日丐行乞至張翁之門。聞室有吟咏聲。入之。翁方作感懷詩。得句云。有限年華催老易。屬對未就。握筆沈思。丐睨之。卽續曰。無靈文字送窮難。翁大異。詢之曰。子能詩。何落魄至此。丐仰而笑曰。世之峨大冠。拖長紳者。不必有點墨。能詩者。豈遂不丐耶。問其姓。曰我丐耳。曷爲留姓氏於人間。翁心憫之。謂之曰。子憊矣。以子之才。不患無餬口地。我將於寺中。招十數童子。而以子爲之師。青氈雖困。不勝於沿門。託鉢耶。丐曰。我無術故窮。而丐奈何。令童子師丐。我性又放佚鬱鬱居此。不若浪迹風塵之爲快也。翁益異其爲人。與之錢曰。吾明日至寺。子毋出也。丐謝而去。明日視之。已不知去向矣。此事余友儀鰥幼時聞諸故老。確確鑿鑿。並非烏有之說。能詩而丐。文字無靈。良可喟也。

古虞徐吁公於居室中撰一長聯。頗有膽氣。上聯云。「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博來如斗黃金印。始信文章真有價。」下聯云。「左手持螯。右手執酒杯。掬下幾點青衫淚。爲憐兒女善多情。」少年盛氣。躍躍行間。一日忽來一老丐。跛一足。眇一目。枯槁

之。膚。斑。斑。有。紋。敗。席。覆。背。破。袴。遮。體。額。上。墳。起。敷。以。臭。藥。蠅。蛆。集。其。上。望。之。令。人。作。三。日。嘔。舉。首。見。是。聯。宣。誦。數。過。泣。數。行。下。吁。公。奇。而。問。之。丐。自。念。曰。流。落。風。塵。七。十。秋。劍。花。濺。碎。大。王。仇。只。憐。壯。志。銷。磨。易。籃。縷。衣。衫。食。不。周。蓋。亦。一。極。妙。之。詩。才。也。此。丐。不。知。何。許。人。氏。細。詰。其。歷。史。則。知。爲。太。平。國。忠。王。之。妙。壻。以。覆。清。爲。己。任。者。天。不。祚。漢。遂。以。乞。終。其。能。詩。也。猶。其。餘。事。耳。

雙。熱。有。嘲。冬。烘。先。生。詩。二。十。八。字。云。連。聲。者。也。又。之。乎。子。曰。詩。云。滿。口。呼。坐。守。書。城。老。且。死。居。然。自。命。聖。賢。徒。寫。村。學。究。醜。態。可。謂。描。摹。盡。致。有。嘲。雙。熱。者。批。九。字。於。後。曰。非。個。中。人。不。能。道。隻。字。余。實。未。之。敢。服。蓋。雙。熱。非。冬。烘。一。流。人。物。不。過。紀。憶。力。甚。強。故。於。冬。烘。先。生。歷。史。知。之。甚。夥。嘗。見。其。述。冬。烘。拜。佛。詩。云。南。無。一。雙。手。念。念。阿。彌。陀。叩。頭。閣。閣。拍。碎。大。西。瓜。又。咏。螢。詩。云。一。個。遊。火。蟲。隨。帶。鬼。燈。籠。有。時。唧。唧。只。爲。怕。西。風。又。咏。荷。錢。詩。云。青。錢。個。個。水。中。鋪。若。買。果。糖。不。要。賒。正。想。撩。衣。跑。下。拾。大。哥。喊。我。吃。西。瓜。又。咏。蝴。蝶。詩。云。一。對。雙。蝴。蝶。飛。來。到。小。庭。兒。童。拿。扇。撲。跌。得。鼻。兒。清。

又咏地琴云。一隻脚兮。一張嘴。又能跳兮。又能叫。滴滴溜溜。天地旋。猛翻筋斗。便跌倒。又卽景詩云。無人打鬼。變荒場。青草而今拚命長。悔煞踏青真晦氣。半身都是臭花娘。以上諸詩。確肖冬烘口筆。蓋制藝時代。能詩者本來不多。謂雙熟之好意玩弄。則可謂冬烘之無此腔調。則不可。

錢牧齋仕於明季。官至吏部時。嘗自書一門聯曰。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至清覆明宗時。牧齋不忍一死。致名毀千古。爲士人所不齒。鼎革而後。其故第聯句。尙未揭去。有好事者爲之重添二字云。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意殊有味。可以愧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錢是時猶未死。見之大慚。至杜門謝客者累月。殆所謂良心發現時也。余友泣花。述其嚴堂有吊錢學士詩二十八字。可以愧名士。可以勗臣節。至調侃牧齋處。謔而不虐。依事直書。以詩人而兼史筆。余恐眼前復社諸老友。見之亦當揮三把汗也。其詩曰。風流儒雅憶平生。才子佳人總有情。只恨當年珍一死。悔教青史污隆名。

蔽

廬

非

詩

話

桑間濮上之風。遍於全國。爲問尙有廉恥乎否。顧其中有一二趣史。亦足以資吾人談助。特非愛才者。曲爲玉成。則有情人。總非眷屬而已。世傳馬光祖尹京日。有士人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到官。勒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試題。爲踰東家牆。樓處子。士人操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寓心樓。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後兩造卒奉光祖判。永諧伉儷。余謂光祖不過將錯就錯。並非有愛才之真意。詞中傑才高作四字。乃不得已而言之。好在男尙未聘。女尙未許。終無他家之干涉也。如以才論。則某士人所作五言六韻一首。惟第一韻尙通。而第五韻尙可讀。其餘直與雙熱所述之冬烘詩何所區別。例以光祖之判詞。似乎名不符實。或謂科舉時代。往往有不通而掇巍科者。然則光祖猶是糊塗之試官。而士人猶是徼倖之舉子也。

醒獨有諷時歪詩七章。頗稱緊切。其一。革命成功。一剎那。英雄早去。見閻羅。便宜幾個。害民賊。上將頭銜。賞得多。其二。祇須回扣賺來多。那管旁人執。太阿關稅抵完鹽。稅抵好將國債強。民馱其三。空教五族說。共和兄弟偏。操同室戈。底事無端思。獨立都緣要。送舊山河。其四。歐西束裝把裙拖。參政頻爭像。著魔莫笑阿儂。無效果。勳章指日掛。嘉禾其五。幾輩居門大嚼過。老饕饒吻詎嫌多。大家想吃天鵝肉。爲問天鵝味。若何其六。疇云好事總多磨。撮合何勞倩執柯。夫婦同心惟爾我。自由婚嫁莫蹉跎。其七。橐飽金錢不嫌多。理財學本有專科。勸君休把私心去。去了私心手白搓了。僧讀之。謂未能痛快淋漓。用筆亦嫌累墜。余謂作詩自有家法。不必強同。醒獨爲余老友。其平日多純正之作。偶一爲之。自有偏於長厚之處。與劉君鐵冷。韋君秋夢所作歪詩等量齊觀。則庶乎近之。

抄襲二字。爲近時詩人之通病。余謂近時詩人無論矣。即古時詩人亦常犯剽竊之戒。如唐僧詩。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一僧嘲其蹈襲。立成一絕云。河分岡勢司。

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調侃唐僧令其無地可入。亦謔而虐者也。趙紫芝有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或謂唐詩已有之。但不作一處而已。余謂讀書既多。則速成之時。自然有通套語。但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或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等句。本非一人之詩。掇拾作聯。亦未爲不可。至於行墨閒興之所至。偶拉入前詩一二句。更不足爲病。惟全用一聯一首。略換數字。則不免剽竊之誚耳。庚溪詩話謂金趙秉文多犯古人句。余讀其集中李屏山一序。有公詩往往有太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數句確係陰誚。秉文襲用前人之語。然或用一句。或用數字。尙不足爲秉文病。惟前人直抄之句。卽有名人物。亦指不勝屈。略舉於下。余不敢非刺古人爲善於抄襲者。增一藉口之方法。可乎一笑。駱賓王詩。隱隱地中鳴鼓角。迢迢天上下將軍。按二句實抄之庾開府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僅加以隱隱迢迢二字。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爲陰子堅句。而王摩詰加以漠漠陰陰四字。便成奇句。其實不但抄襲。卽抄襲之法。亦從抄襲而來。杜工部詩。獨當省署開文。

苑兼從滄浪學釣舟。余於此更有一句大笑話。假如余脫頭告人。杜工部有抄襲前人處。人必不信。不但信。且謂余瞎咒詩。聖然余實大不佩服。嘗讀薛荆南詩。有省闈開文苑。滄浪學釣舟之句。薛早生於杜數十年。斷無抄襲杜詩之理。是必工部明明將薛詩抄襲下來。上用兩活動字眼。以期鎔鍊如己。出掩飾後人也。閒話且暫擱起。山谷詩。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按此二句亦係抄襲白司馬寄元九詩。有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之句。山谷不過略加變換而已。于漪詩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悽咽蒼涼。不堪卒讀。其實此四句亦早見於江東甲乙集。不過變年年爲終年。全疑爲深疑而已。劉青田題太公釣渭圖詩。有曰浮雲看世代。流水照鬚眉。人多贊爲奇妙。不知唐詩中已有忍以浮雲看世代。悲將流水照鬚眉之句。是人之所謂奇妙者。亦不過抄襲二字云爾。鐵笛道人樂府中湖龍姑曲。有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豎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花拍碎岳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等句。而玉筍生和曲亦云洞庭八月明月寒。

湖龍捧出玻璃盤。湖風忽來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樹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花拍碎回仙樓。萬斛龍驤半空立。等語但起處稍不同。中間又易岳陽樓爲回仙樓而已。今各刻東維子玉筍兩集中。以同時人而抄襲。若此。豈玉筍受鐵笛之衣鉢。其所雷同者。乃鐵笛所刪改者耶。是不可解之不可解者。余按鐵笛道人實古來抄襲之能手。當洪武初。以不赴召作詩。有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甯知漢祚開兩句。爲一時傳誦。抑知元人虞道園挽文丞相詩中。早已有此二句。不過易一移字。爲開字。且韓仇漢祚等字樣。似乎種族主義。太不明瞭。作詩雖佳。亦何可尙之。有後又讀其別本。則變爲商山本爲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十四字。豈鐵笛自知抄襲前人之非。後乃改之耶。抑以前之十四字。爲公論所不容。乃借此以稍自隱諱耶。總之英雄欺人。不可爲訓而已。

以余所知。昔賢之直抄前人者。已纍纍如貫珠。至於相似之句。如語所謂英雄所見略同者。亦觸目皆是。如元人李季和墨梅詩中。有孤山招得老逋魂。白鶴歸來楚雲

黑之句。而同時成元章居竹軒集中。亦有墨梅詩云。三生石上見逋仙。獨鶴歸來楚雲黑。又如宗子敖有日映層巖圖畫色。風搖雜樹管絃聲之句。而杜少陵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隔水奏金簧似之。白香山有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之句。而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亦似之。至於放翁詩。有西風吹散朝來酒。依舊衰顏似葉黃。元人詩。有貌似葉紅都被酒。頭如雪白也簪花等句。此皆脫胎變化。另出鑪錘。使人不覺其運用之妙。然終不免剽竊二字。必謂名人作詩。別具心裁。斷不屑食人間烟火。此說余殊不敢信。

以作詩言。當推李杜前之千古後之萬年。莫不衆口一詞。非李杜之詩。可以空前。即李杜之詩。可以絕後。余生平亦嘗迷信斯語。比者瀏覽稍廣。雖不願於空前絕後之四字上。嚴加駁斥。掃李杜之榮譽。然余有可以斷言者。則工部詩固多抄襲前人句。卽豪邁如青蓮。枉具一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概。謂其作詩純是己出。是殆不可略舉一二。以資談助。青蓮集中。清描淡寫之詩。不可多得。最膾炙人口者。爲柳

蔽 廬 非 詩 話

葉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兩句然。兩句實。南北人陰子堅詩。陰固五言之聖手也。居戶廳堂上所懸五言聯語。最有氣魄者。爲蛟龍得雲雨。鷓鴣在秋天。十字。人人知是杜工部送嚴閣老詩句。其實早見於晉書載記。是李杜之詩。卽舉人贊美之句。尤不免於抄襲。至於陰癖之句。恐搜之將不盡矣。前賢造句。無聞於後世。必令千百年後之李杜抄之。襲之。俾得享大名於永遠。李杜何其幸。而晉時南北之詩人。抑何不幸也。余爲前賢悲。余爲李杜幸。余更有一句爛污話。奉勸近時之詩人。如欲以作詩著名。除抄襲外。別無良法。

前清程月川含章。道光時之名宦也。歷任各省司撫。每蒞一任。必以自書大字墨榻一聯。懸挂廳事。蓋卽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十二字也。其旁有小款。謹書朱紫陽夫子家訓語云云。按此十二言。出自前清宿儒崑山朱柏廬先生（名用純）所撰治家格言中。自黎明卽起灑掃庭除起。至爲人若此。庶乎近焉。止。凡五百一十字。此爲末段結語。通篇語皆切實。而以之十二字。尤爲簡練名貴。賅括士人出處。允

堪懸作座右銘。今人誤以此篇爲朱子所作。大約書家未曾標別。栢廬二字而僅以朱子字樣混用之。遂致以訛沿訛。胡堂堂大吏亦未加深考。耶月川又嘗書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兩語爲書室楹聯。旁亦注云。書朱紫陽夫子句。不知此乃南宋翁秀卿所作。四時讀書樂詩並非朱紫陽語。略知詩詞掌故者必能脫口而出。豈月川亦未知之乎。以堂堂大吏而於習見習聞之詩句猶未能明其出處。所謂讀書人之糊塗作如是觀。正不必苛之以詩也。

有爲余述武后廟聯者曰。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冠拜冕旒。按武后何以有廟。廟亦不知在於何地。之聯語又不能定爲何許人所作。或係好事者懸擬之句。亦未可必然運用古句妙如己出。讀之卽知爲咏武后語。不能加到他人身上。誠亦莊亦諧。精切不移之作也。

傅澄軒有學詔五古一首。描寫世態。可謂窮形極相。亦有關世道之作也。歌曰。富貴人詔我貧賤。我詔人所以人世交。大半無其真。我性本疏愚。未能工笑顰。譬如大璞。

已。昔了僧遊鑑湖慈雲庵詩。曾有妙人休道佛歡喜數遍四時。沒有春之句。殆即余意之所云。庚戌。余遊宦瀋陽時。汪友影生曾爲余述一故事。歸安張生納一尼爲妾。洞房之夕。其友作詩嘲之曰。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而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末句趣絕。且有微意存乎其間。要知僧敲月下門亦尋常事。豈必待歸俗而后也。

昂孫有嘲某生歪詩一首曰。除却巫山不是雲。一登泰岱天下小。掌人之頰未技耳。誰信不如英國好。此詩疑係嘲西洋留學生者。後見汪影生雜記中。有事事不如英國好一則。則知昂孫固紀載實事。並非憑空構造之談。影生雜記云。某生遊學英倫。卒業歸國。文藝精絕。迥異凡庸。第有一病。耳目所接。一草一木。胥不若英倫之栩栩。有生氣。於是不如英國好一語。遂成爲某生之口頭禪矣。一日侍其父遊西湖。月明如畫。青雲四垂。其父曰。美哉月也。某生曰。西子湖邊之月。何如太姆士河上之月。今夕之月。不如英國好。其父怒甚。薰掌其頰曰。事事不如英國好。天空之月球。亦有異。

乎某生撫頰良久。喟然曰。掌頰微技耳。誰信亦不如英國好。余謂抑中揚外。是留學界通弊。惟掌頰一事。恐係臆造。

吳東園有催妝詞十二闋。調寄調笑令。亦細膩。亦嫵媚。老手斲輪。簡當已絕。爲錄於此。其一。金屋金屋。嬌貯麗人如玉。玉人丰致。娟娟黛綠。脂紅少年。少年少年。况又珠圍翠繞。其二。梁案梁案。對鏡齊眉好看。同心帶結。雙連繫上郎腰線。穿線穿線。莫被旁人瞧見。其三。簾裏簾裏。綿織雙鷓遊戲。碧紗粉粉。繡觀音描出檀奴。細心細心。細對面相逢巧。避其四。豆蔻豆蔻。香度阿嬌櫻口。畫屏金鷓。無聲花滿梅窻。月明明月。明月真個團圓。時節其五。聽漏聽漏。耐到三更時候。凭肩低語。濃濃鬢影。輕搖燭紅。紅燭羞照鴛鴦同宿。其六。含笑含笑。生怕侍兒知道。低鬟斜拔金鈿。悄脫腥紅繡鞋。鞋繡鞋繡。樣比鳳鈎還瘦。其七。雕枕雕枕。忘却被池水冷。指葱溫煖。郎懷蘭麝。濃薰汗揩。汗揩汗露出桃腮。一半其八。星爛星爛。天外翔鳧。雁囉囉。一片和鳴。知是東風泮冰。冰泮冰泮。春透璇閨。香煖其九。郎出郎出。紅燄滿燈。要剔金爐獸。

炭煙輕玉押鸞闈。夜深深夜。且讓海棠睡罷。其十。今夕。明日。人前。休說紅情綠意。痴愁牢記。良宵五三三五。素女窺儂繡戶。其十一。鷄唱。日出。碧玻璃。上堦鄉猶是睡鄉。喚醒代披綠裳。裳綠裳綠。香麝水沈薰沐。其十二。梳洗梳洗。髮亂倩郎手。理催妝客有新詞調笑。如何得知。知得。曉拜舅姑催急。按東園爲詞學專家。咬音嚼韻。不肯隨便了事。實後學之典型也。惟其生平所作。絕以油滑爲戒。雖調笑之處。亦自嚴其步趨。故行間似少生動之氣。有以生澀譏東園者。直門外漢語。非余所以信文字上之知友也。

能詩者大都有自度詩。或律或絕。或古歌。體不一律。總之嚴重者多。而油滑者少。蓋詩人自道。必有過於自重之處。悲天憫人。幾成通套。予有三十自度五古三章。雖力矯常轍。而終不能脫盡時下習氣。於此深信作詩一道。要到迥不猶人一步工夫。甚非易事。惟中多自諧語。爲略異於他人耳。第一章云。我今年三十。學業未能專。書香薰傲骨。心事壓詩肩。寄跡在異地。是時余方遊宦瀋陽。論文記昔年。攬鏡一自

照危帽。整還偏。中虛常若谷。飄泊肖于川。毫不揮。一句囊不名。一錢襟期空。落落情緒累。緜緜賴此山野性。不怕名利牽。一不要封贈。二不要金錢飲酒期。必醉食魚味。在鮮三不學。豪傑四不學。聖賢明月以爲蓋。美人催我眠。五不談因果。六不羨神仙。及身終已耳。遑計後與先。春月飛觴宴。秋花落帽筵。相居有紙筆。閉戶亦陶然。第二章云。往事從頭數。爲人殊草草。一萬八百日。僅如一分秒。書味十分甜。詩債何時了。人多擇友難。地僻探幽少。處樂如含辛。爲拙將求巧。彷彿襁褓兒。未得一餐飽。此心轆轤轉。假寐恒至卯。姓氏如何香。寸晷以爲寶。愛月夜眠遲。惜花春起早。欲借陳搏靈。傾我爛詩橐。不願求聞達。只願獲壽考。壽者樂不如死。是活爲好。未能免時俗。暗把心香禱。只恨兩撇鬚。贏得皤皤老。第三章云。欲窮百世目。心頭長兀兀。我今唱道。情人皆以爲福。食不可無魚。居不可無竹。詩例仿蘭亭。酒令依金谷。姊妹有時來。友明笑相逐。水陸枕名書。昕夕供香麴。家居鑑湖濱。人在稽山麓。暫時客春江。年年登天竺。詩界革命軍。江南之望族。一副錦繡腸。三寸蓮花舌。同居非木石。與遊非豕鹿。

天不虧此生。美中胡不足。豈知我一身。心中粟。粟六朝來繡。衾溫平仄已。暗讀梳洗草。草完忽來故人牘。恭維大文豪。且以爲名宿。獎飾旣不當。寸心滋愧慙。累我詩腸枯。累我毫端縮。局促若轅駒。閣書久不覆。多謝滑稽客。諧談三百斛。可曉天地閒。人而弗如畜。芻豢悅我口。牛山任濯濯。

己亥冬。自京都來者斜溪朱苕生。出一歪律示余。係指斥舊官僚者。詩云。拍馬吹牛混一場。延陵季子耀冠裳。蟲將頭叩捧心出。狗把尾搖嚼屁香。小堦領銜新內閣。大名腰斬老中堂。官僚醜態難描寫。三尺無靈借上方。余讀是詩一過。評爲腹聯最佳。然疑係習見語。且小堦內閣老中堂各字樣。斷非憑空構造。必實指一人一事者。欲求其來歷。久而不可得。繼閱遊戲雜誌之夢牘生諧聯類錄中。固有小堦頭銜新內閣。大名腰斬老中堂十四字。是朱詩所云確卽是事。斷無疑義。附錄於此。亦官僚掌故之一焉。浙人吳均金。原名銓。官內閣中書。適其堦某。春闈報罷。吳乃力勸其亦納貲爲中書。甫經報捐。吳得意之極。遇同僚者。輒以小堦亦將到署爲言。人多厭之。其

時寶佩珩相國爲軍機大臣。權勢隆赫。吳頤以與中堂同名爲嫌。因呈請改名均金以避之。蓋就原名鋆字分而爲二也。有好事者贈以一聯云。小堦頭銜新內閣。大名腰斬老中堂。對仗無一字不工。腰斬二字尤出奇想。久爲都人所傳誦。茗生示余詩中。僅易一頭字爲領字而變一聯爲一律耳。或謂此詩卽贈聯人手筆。均金於昆季中行最幼。故首聯有延陵季子四字。余亦未敢定斷。

梁山舟爲詩學大名家。其所作詩歌純以渾成爲貴。余讀其題董旭終南進士圖一首。冷嘲熱諷。絡以名理。可爲顛撲不破之作。詩後有跋語三百餘言。此老詼諧亦社會之福。讀之令人起敬。爰爲一并誌之。跋云。吾鄉陋俗。遇孤黍之節。凡高門大戶。窮檐近市。無不揭鐘進士像於堂壁。以辟惡厲。甚至溷園之所。亦有進士在焉。其爲狀也。或嚼鬼肝。吸鬼髓。擢筋鹽腦。又或刀之鋸之。敲之扑之。窮極怪變。靡所不至。而鬼實未嘗不時時出沒於青天白日之下。豈人見之而猶慄者。鬼見之而獨不懼乎。吾想天地間。大鬼。小鬼。新鬼。故鬼。鬼生子。鬼又生孫。族類繁夥。不可算數。鍾進士欲以

一人而食盡天下之鬼。豈不甚難。且所隨從者鬼。役使者鬼。跳踉跋扈於左右者。何莫非鬼。安知鍾進士當蒲觴一醉不轉爲若輩所鼓弄哉。亦可謂愚且拙矣。吾欲結柳車以送之。而其骨專車不能載。吾欲漬目糲以饗之。而其腹彭亨不可飽。無已則莫若出下策以攻之。斯時鍾進士必眦裂鬢指。掀髯奮袂而去。而么魔邪魅失所依歸。因是望風而遁。如鳥獸散。未可知也。吾既舉詩爲鍾進士解嘲。復張此說於堂堂窻戶間。候天陰雨濕。鐙青夜悄時。果有語諳出出。嗟嗟醜醜者否。吾將瞪目以伺之。其詩云。一人硬且嚴。兩脰偉而毳。三字係用唐撫言溫定事。突兀升我堂。白日吠狂獠。拙哉唐進士。入夢要皇帝。科名亦偶然。胡乃爲此厲。爾家終南山。捷徑一條在。是中鬼所聚。豈獨一方外。其鬼多尖頭。衣冠而軒騎。不比俾禮多。大可恣一儼。市區萬餘鱗。無地著妖魅。公若伸指臂。塞破屋子大鬱鬱。非汝居齷齪。非汝對門戶。牀第間。宵晝守毋怠。狀貌各猙獰。伎倆百狡獪。徒爲羣兒黷。反受鼠輩給。莫怪變惱羞。髮植齒齟齬。主人亦同袍。願告鍾先輩。爾醜人。豈知作俑畫師畫。遂令曲江仙而作鬼。

伯賣要當。淬長劍。下搜虛空界。先縛鬼董狐。董旭以畫鍾進士得名。而筆法甚惡。撲殺此獠。快是詩詞正義。嚴能於調笑之中。警醒頹俗。跋中尤詼諧百出。妙趣環生。不必明斥其非。而鍾進士已被難倒。老年如此。誠絕無而僅有者。按先生生平。老成持重。夫妻相見如賓。獨於食鬼一詩。則不嫌纖巧。世道人心。蓋賢人之憂焉。

劈劈拍拍。如敗葉之聲。自明窻之隙。透入人耳者。非竹戰也耶。賭客好賭者也。而非業賭者也。賭有頭。必抽頭者。乃謂之業賭。沽酒市魚。殺鷄爲黍。所費不過兩三金。而彩金則起碼以十金計。一宗大財。誰不愛之。然有時却有一大虧。本事則介紹綠頭巾是也。余友五病。曾爲余述一事。曰。有張姓者。愛財若命。家雖小康。以聚賭抽頭爲日用資。計亦良得。一日鄰里某甲。約三人至其家。爲葉子戲。至夜半。佯倩張代。已則潛入其室。而私其妻。蓋張之妻甚美。甲涎之者久矣。終莫得逞。故以是餌之。及張歸。寢偵知其事。而某甲等已遠颺矣。卒因名譽有關。遂寢其事。有知之者。以詩嘲之。曰。抽頭度日事。荒唐何况家中。是小康妻被人淫。甘結舌綠巾博得姓名。張張聞之。乃

闔家遠徙去。至今人述其事者。莫不捧腹大笑云。余曰。不須本錢。撈口食。最便宜。是綠頭巾之十四字。可爲張君解嘲。

易實甫先生。中國之名宿也。其呈袁總統駢體文中。以仲尼對伯理。伯理者。意謂伯理璽天德也。截用名詞。可笑已極。豈老師宿儒。可以武斷文法耶。有爲先生解者曰。學之爲學。無中外一也。中國既有縮脚之文法。外國亦不可無縮脚之文法。先生將以推廣文法之範圍也。言之亦是。有理。然僅僅伯理兩字。後學將昧於標準。近見王君純根。即本是旨。謬成歪詩一章。無句不用外國縮脚法。是易先生之解人而亦後人。學易先生者。一必要之津梁也。詩云。中國有仲尼。外國有伯理。拿破。出法蘭華盛。產米里不列。稱維多。俄羅推大彼。俾斯德國麥。塔虎花旗紙。螺螄(羅斯福)福爾摩。尼姑(尼古拉斯)癩麻子(瑪志尼)西比利勃郎(勃郎寧)鐵力(鐵力卡斯)託辨死(托辣斯)。

讀天韻樓札記。謂香山旬報中。曾刊載嶼雪山人樂府一篇。題曰民之蠹。其先有小

蔽 廬 非 詩 話

序云徵糧一事雖爲國課所關然亦視縣官之貪否爲寬嚴不可以一概拘去年徵糧之酷爲近數十年來所僅見預備立憲時代尙有此狐鼠縱橫閭無天日之舉甚可哀也詩曰縣官下令嚴徵糧狼差蠹役走且僵城隅巷曲日狙伺鄉愚拘獲如犬羊我家國課完已久糧籍能稽記誰某爾家雖完爾族有爾族逋逃誰執咎銀鐺囚首登縣門毆笞榜掠吁何言妻啼子哭且勿計狂狴明朝度新年寫官吏昏暴之狀讀之令人扼腕古人有言苛政猛於虎亦指徵糧而言民不聊生必興偕亡之嘆吾不知今日之縣知事日日威逼鄉民驗契冀博得雙鶴章單鶴章者豈必舉大好之共和國授之他人耶一笑

作詩一道不可以造句言之造句之法亦不可以佳字盡之樂府古體不必多講卽短章長律大約作詩之人多以一氣鎔鑄不受剪裁爲貴有合之則美而離之反不佳者如必於每篇中搜出一二佳句以資攻究卽能如前賢手筆亦不過工於雕琢而已或謂崔信明楓落吳江杜荀鶴日高花影或五字以外無聞或百篇之中僅見

苟非佳句之是求必致衆長之莫取此說頗能近理呂覽有云善學者如食鷄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又曰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取是兩義則詩人攻句之法亦一必要之學程或如蜂子之採花或如鵝王之擇乳掇拾工夫夫豈可少也哉遠宗心餘先生序吳子修佳句錄說明此旨甚有層折可見收拾驚人之句一言甚非懸空立論者也

了僧爲余寫堂屏四幅中係四言詩一首讀之頗類像贊其詞曰居士無名自號曰不不淨不生不垢不滅義取在新包却一切遊方之內而遠塵窟亦弗談詩亦弗佞佛意有所觸率爾即發粗言穢語敗楮惡筆非歌非謠無格無律自說自話誰工誰拙余頗愛讀是詩苦未能洞其來歷蓋此係前十五年事方當應試時代猶未能搜名家集而一一讀之也後四年於杭城舊書肆中購得蛟山修綆山莊藏板梁學士集一部按卷誦之則知不翁爲山舟先生別號而了僧所書之四言詩乃其自贊語也亦莊亦諧能雅能俗舉一切名利之思想一掃而空之核其生平尤不溢一字這

種。老。前。輩。吾。人。當。鑄。金。事。之。

昂孫最近有嘲伊尹歪律一章云。漫道先知覺後知。躬耕本以待明時。樂堯樂舜假行徑。就桀就湯真面皮。我豈樂爲王者佐。翻然改計帝之師。偷生四千餘年後。也可手拏都督旗。此詩不但惡謔。且近於侮辱聖賢。惟中有至理。可與余之西湖打油詩同看。竊怪後生讀書無甚經驗。何以會做此種詩詞。當必有所憑藉。而後可近閱春在堂文集。始知其中固有調侃伊尹一則。而余乃捉得昂孫詩骨來矣。曲園自言少時著有馱馱子一卷。稿已刪不存。惟文集中略述之。其調侃伊尹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往見馱馱子。馱馱子曰。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始耕於有莘之野。挾堯舜之道。以要湯。後世以山林爲捷徑者。子覺之也。五就湯而五就桀。後世朝秦而暮楚者。子覺之也。相湯而伐桀。有其天下。後世以臣伐君者。子覺之也。己立太甲。而又放之。後世置君如奕棋者。子覺之也。夫子覺者多矣。伊尹大慙而去。其明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玩弄古人。可稱絕頂。顧該集所載。尙有調侃伯夷叔齊一則。其語尤的。

於理。武王既伐紂。伯夷叔齊恥之。逃於首陽山。采薇蕨以爲食。馱馱子載米三十車。以餉之。伯夷叔齊不受。曰。子之粟。周粟也。馱馱子曰。子胡不達之甚。子之心。而有周耶。薇亦周薇也。蕨亦周蕨也。子之心。而無周耶。子所戴之天。猶商之天也。子所履之地。猶商之地也。子所飲之水。猶商之水也。子所食之粟。猶商之粟也。二子不聽。遂餓死。馱馱子歌而弔之曰。登西山兮。采我薇蕨。農虞夏。猶可追思。二子兮。我心悲。後一則之諧語。尤顛破不撲。其中自有立理不當。以滑稽目之。余嘗本此意。以賦一律。並非把冷飯化粥。蓋欲爲昂孫之一律。覓一絕對之伴兒也。詩云。言念舊君。淚自揮傷。心采盡。首山薇。朝朝木主無羹飯。苦苦忠臣有是非。一語無周參。至理二君守恥在。立機承疇。絕粒何常死。奚必單爭飽與饑。

新近京都中之笑話。大約逃不了周媽兩字。壬秋何以容縱周媽。周媽何以玩弄壬秋。年愈老。情愈勝。實爲吾人研究社會者。不可思議欄之一大資料。吳東園曾有新樂府一章。點綴周媽。雅不傷俗。余甚愛誦之。東園古體。甚不多見。讀此一首。已可見

其工夫圓熟。正如爐火純青。所謂老手無不精也。其詞云。君不見沈大姑姑。畫成金粉美人圖。又不見陳七奶奶。償還珠翠風流債。豔幟高張分兩派。藏垢納污新女界。接踵而起周媽媽。大葉粗枝野草花。璇閨下體鞋紅繡。經席前頭帳絳紗。旁觀錯認才人婦。念奴不送青衣酒。侍側又疑夫子妾。懊儂寧撇綠珠笛。位尊房老寵專房。儼同金屋阿嬌藏。杞棘仰爭梧檟茂。荃蓀輸與艾蕭香。捧硯添香聊作伴。以禮自持誰不亂。一庭秋色雁來紅。夫外曠時女內怨。雙飛雙宿笑鴛鴦。一翻一蹲嘲鳳凰。聲應南中情急了。裳衣顛倒湘江王。炳燭餘明夜將旦。漏盡鐘鳴星不爛。借問晨炊疇共爨。疑是疑非石湖范。洞庭流出有情波。禍水胡爲通愛河。莫對夫人說南嶽。恍逢女史嫁東坡。貴蘭賤蕙古如此。老來不合爲情死。變生骨肉痛驪姬。狎昵情懷投燕子。周媽周媽妖冶容。華鬢染綠髻。蓬鬆嫣然笑。破櫻桃口。白家樊素將母同。噫吁嘻。白家樊素將母同。

綺霞軒詩話云。詩詞有愈用俗字而愈傳神者。稼軒詞中。往往有之。倚晴樓詩餘中。

亦有蝶戀花一闋云。客衣單。人影悄。越是天涯。越是秋來。早雨。風風增煩惱。越是黃昏。越是蟲聲。鬧別情。濃歸夢。渺越是思家。越是鄉書。少一幅。疏簾寒料峭。越是銷魂。越是燈殘。了一闋之中。越是二字。凡八見。而愈用愈靈活。愈疊愈悲感。以視浪用俗字。而不知揀擇者。眞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矣。按綺霞軒詩話爲韋君秋夢所著。秋夢亦予老友也。

予友湘中楊南村所著困世紀聞亦近時詩話中之卓卓者。常言竹枝詞本巴渝間俚歌。唐貞元中劉夢得守巴土。惡其褻陋。遂自著十二章教市兒唱之。情詞盡妙。於是藝苑中乃有此體。竹枝之作其難殆不亞於詩。或且過之。蓋一貴清新。二貴雋永。方能雅俗共賞也。如世傳之收拾廚房。挂著麻紅裙。脫却步如車。鄰東有事鄰西去。記得姑姑要杏花。諸什則是其正宗矣。南村又謂幼時聞人誦田家峒竹枝十二首。亦近鄙俚。惟余家舊抄本有兩章云。垂髻弟弟慢。前行路在田邊。記不清。東岸桃花西岸柳。亂飛蝴蝶亂飛鶯。屋邊包穀十分收。火炕焦乾滿竹樓。老土財東眞享福。伏

天常煮臘猪頭余絕愛第一章竊謂此詩用意似甚懸殊疑非一手之作也

蔽廬非詩話卷之二終

蔽廬非詩話卷之三

古越蔣箸超氏著

語不云乎。少所見則多所怪。凡事且然。何苦作詩。以余蒙陋於循規蹈矩之詩詞。尙不能細嚼滋味。若語以雜體。是猶夏蟲之於冰。井鼃之於海。直無所見耳。豈但少之足云。於是有難余者曰。果爾。則莫若弗著是書。免爲有識者掩口作鸕鷀笑。言之誠是。然余於此確有一絕妙之計畫。余固不耐爲夏蟲爲井鼃。余冀丐人之語。我以冰丐人之語。我以海也。拋磚引玉。古有成事。余將終於夏蟲井鼃與否。讀非詩話者。當可於言外見之。

聞人言。尤西堂有四書詩。余得而聞之。余不得而見之。讀之。第見前輩徐花農太史肄業話經精舍時。曾有四書詩體之擬。究竟與西堂一樣與否。余又不敢定論。所謂論古之難也。花農太史之言曰。西堂有四書詩。今擬其體。然循題賦景。恐乏新意。因各申一說。冀免撫拾陳言。其樹意則列於每題之次。若詩之小序。然惟本爲賦詩立。

言故與解經異。但據己見而不博采羣書云云。揣其語氣似於四書詩一門研究有素。故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如此且其所作之詩。命意之間。憂獨造。恐起朱紫陽而問之。亦將敬謝不遑耳。是不特可以詩且可以經。可以史。可以滑稽。摘錄數則以解人頤。亦余非詩話中大好之資料也。其一咏儀封人請見。引曰。封人何以請見。蓋如關尹之迎老子。欲傳道德之經也。柱史元虛尙有紫氣之兆。夫子道彌六合。封人必先有所感冀。傳尼山之秘觀。下文木鐸之喻。可知特一堂秘受之時。記者不可得聞。是以從闕。否則竭誠而來。斷無不交一言而遽出者。詩曰。軒鶴提封。百里恢。豈同函谷。曉關。開縹帷。未厠顏。曾列紫氣。翻從泰岱來。客路一時傳。性道門牆。諸子費疑猜。不然木鐸聲。誰覺語氣分明。受化裁。其二咏宰予晝寢。引曰。晝乃晝之訛。春秋之時。丹楹刻桷。作俑於前。以致靡麗成風。而坊墁者流。視若故常。雖宰予亦不爲異。遂任其繪畫爲飾。故下文有朽木糞土之喻。皆指其室而言。詩曰。刻桷丹楹。久不奇。儒生相習。亦隨時。豈真午睡。拋書卷。未免辛勞。付畫師。疥壁已開張。瓌筆圖形。想見武

梁。祠。偶。然。魯。亥。微。芒。誤。後。世。無。端。謬。摘。其。三。咏。子。見。南。子。引。曰。南。子。何。以。見。非。必。修。小。君。之。禮。也。南。子。雖。不。足。取。而。頗。能。知。人。如。聞。車。聲。而。知。爲。伯。玉。是。也。夫。子。有。心。用。世。猶。公。山。佛。肸。之。可。往。是。以。欲。見。夫。公。山。佛。肸。之。召。所。不。樂。者。亦。皆。子。路。正。可。互。相。發。明。此。義。宋。人。不。知。狄。梁。公。委。蛇。於。金。輪。實。讀。書。得。閒。而。竊。其。緒。餘。也。詩。曰。及。門。豪。氣。語。休。侵。用。世。情。殷。意。特。深。記。否。聞。車。能。識。士。豈。因。問。陳。遽。灰。心。來。本。堅。白。何。緇。磷。誰。道。招。搖。柱。尺。尋。得。志。東。周。有。可。作。梁。公。千。載。是。知。音。其。四。咏。樊。遲。請。學。稼。引。曰。學。稼。者。非。農。夫。之。耕。耒。蓋。寓。言。也。遲。見。夫。子。道。大。不。行。而。伊。尹。以。耕。莘。見。用。因。設。言。以。問。之。如。南。宮。适。禹。稷。躬。稼。之。意。故。夫。子。下。言。好。禮。等。事。皆。係。治。功。而。不。言。農。務。其。中。實。有。默。契。觀。遲。出。而。曰。小。人。哉。适。出。而。曰。君。子。哉。詞。雖。不。同。而。語。氣。則。一。猶。之。回。非。助。我。而。心。實。喜。之。非。真。以。小。人。爲。細。民。也。以。是。知。此。題。當。爲。望。治。之。詩。詩。曰。豈。真。晴。雨。課。桑。麻。不。似。青。門。學。種。瓜。禹。稷。躬。耕。皆。玉。食。楚。齊。奔。走。老。天。涯。寓。言。默。契。形。神。外。執。業。如。將。射。御。誇。襁。負。一。言。關。治。理。莫。疑。意。旨。屬。農。家。其。五。咏。子。路。宿。於。石。門。引。

曰石門在今山東新中驛。下有石門橋。上有仲氏祠。乾隆間邑令重葺之。琪（花農太史名）往歲曾過其地。子路生平於隱君子無不留意。如見丈人拱立之類。蓋預知晨門在彼。欲勸而出仕。故往宿以招之。晨門知其來意。即以一言見阻。猶反見丈人已先知而行也。故不言遇晨門。而曰宿石門。宿之意深矣。詩曰：慣從幽僻訪遺賢。向憐故封暫駐鞭。欲起山林頻勸駕。不辭書劍屢羈冠。雖抱澄清志。嗟世運遷也。似留賓具鷄黍重來未許續前緣。此外所作尙夥。不及備錄。見解高出妙趣。環生可知。前輩攻詩自有樂處。恢我錦繡之腸。佐以斑斕之筆。即堯舜孔孟亦無一非解頤妙具耳。

甘亭居士（即前清彭湘涵先生）著有田家五古詩兩章。後一章猶雋厚有味。其半頗言及征稅事。但行間具有太平風味而已。詩曰：南山亦可耕。憂此水旱難。水旱亦偶爾。征稅事多端。吾儕生治世。箕斗不須歎。勿盼蠲輸屢。勿覲鞭朴寬。但得早完賦。催科皆如官。甕頭新葛酒。聊博餘年歡。可見太平之世。爲小民者猶競競於租賦。

何况當此財政奇蹶之時。計臣既羅掘無方。州官則迫催如火。吾儕小民將惴惴不自保矣。哀哉。

堅瓠集云。吳門有富翁鄉居者。求楊南峯書門對。蓋此翁之祖。曾以人僕而致富者也。南峰題一聯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首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然讀其句。則忠厚天然。不露一痕。刻薄惟梁苜蓿先生楹聯叢話中。載有一則。則識者尙能知之。蓋其句過於奇癖也。前清董文恭公有族人某。家於京師。廳事懸一舊人所書聯云。賢者亦樂此。卓爾末由從。書法甚雄偉。寶之二十餘年矣。一日紀文達公偶過之。詫曰。此聯殆不可挂也。某詰其故。公曰。上聯首著賢字。下聯首著卓字。非君家遙遙兩華胄耶。某始爽然撤去。余謂此公用心亦太苦。而如某者亦太不曉歷史。獨不記昔人之賢。奸否耶。

南社高鈍劍謂楊機園精於說文。作咏字詩甚佳。多有見解。余亦得其咏貝字一首。云。羣天下之人。無非爲貝。奴賢者手有貝。臣服屈其軀。貴人得了貝。雙手將人扶。賓

亦從。乏。貝。低。頭。任。主。呼。貝。主。羣。才。集。財。豪。著。作。多。不。見。呂。春。秋。文。章。出。大。沽。尤。稱。奇。作。

華僑梅子。有春申行一首。係用琵琶行韻者。讀之頗纏綿有致。亦近時不可多得之作也。詩曰。春申江上有歸客。旅館淒涼春寂寂。幾日徘徊不上船。沈醉花叢厭管絃。管絃似惜人離別。豪竹哀絲悲夜月。烏衣門巷裙屐郎。繫維歸舟俾不發。問客鍾情屬阿誰。醉靨暈紅欲語遲。三千佳麗日相見。酒綠燈紅嬌侍宴。閉月羞花繫我思。未曾得識春風面。郎聆遽作歡笑聲。且言名士自多情。我亦替君縈情思。使君得遂平生志。依稀古滇溫柔鄉。猶憶劉阮天台事。相如取次琴心挑。畫樓妝閣呼么朝。爲行雨暮爲雨。此樂不許外人語。玉扇初扣指輕彈。銀漢沉沉轉玉盤。雲屏乍啓向膩語。汨汨如同水下灘。蛾眉臻首一代絕。嫩紫軟紅芳未歇。一笑嫣然媚態生。偷將舊曲譜新聲。蓮步娉婷羅襪瘦。柳腰裊娜金釵鳴。胸懷亦蘊經邦畫。功名每思垂竹帛。可憐溷濁墮煙花。耿耿衷情誰與白。女貌郎才自意中。女子原爲悅己容。儂昔本是

商。家。女。家。在。古。月。鄉。下。住。二。八。京。華。豔。幟。張。遐。邇。芳。名。蜚。曲。部。奏。罷。霓。裳。天。地。新。妝。
成。每。惹。羣。芳。妬。金。案。白。馬。日。紛。紛。公。子。王。孫。不。知。數。霧。縠。輕。籠。明。月。璫。金。銀。浪。擲。等。
塵。污。纏。頭。十。萬。任。爭。投。不。許。春。風。輕。一。度。豈。知。夙。夜。訂。三。生。一。見。君。顏。乃。如。故。自。由。
花。放。並。蒂。蓮。從。今。願。作。君。家。婦。君。家。縱。有。結。髮。妻。牽。裾。不。使。君。歸。去。儂。歸。乘。車。亦。乘。
船。攬。得。溫。靖。不。邪。寒。白。石。砌。牆。鴛。鴦。瓦。綠。楊。低。壓。紅。欄。干。客。既。聞。言。長。歎。息。謙。讓。不。
遑。聲。唧。唧。天。涯。卿。我。兩。知。心。乍。見。如。同。曾。相。識。我。自。花。朝。別。帝。京。隻。身。鎮。日。困。愁。城。
歷。遍。花。叢。最。深。處。充。耳。厭。聞。絲。竹。聲。此。夕。聞。卿。輕。軟。語。萬。朶。青。蓮。舌。底。生。握。手。同。入。
高。唐。夢。晏。起。不。覺。晨。鐘。鳴。從。茲。既。結。同。心。結。有。如。向。日。葵。心。傾。日。中。惟。有。卿。顏。貌。意。
中。只。有。卿。言。聽。百。練。金。剛。柔。繞。指。與。子。同。矢。皦。日。明。荆。釵。裙。布。鹿。車。挽。天。隅。海。角。與。
君。行。逝。水。年。華。貴。自。立。烏。兔。分。馳。何。太。急。離。合。悲。歡。無。定。期。感。懷。身。世。淒。然。泣。玉。筋。
琅。琅。斷。貫。珠。分。明。露。滴。腦。脂。濕。是。歌。淋。漓。寫。來。甚。有。層。次。惟。春。申。江。上。醉。心。花。柳。者。
太。多。青。年。人。讀。之。或。有。移。易。性。情。之。弊。識。者。評。爲。誨。蕩。不。可。謂。非。鐵。板。注。脚。願。余。以。

爲文章兩面看能讀者則天堂亦有地獄不得歸咎於作者也。

教育教……育。學生學……生。非女學校之諧聯耶。顧聯語上實無此等標記。試問……幾個墨點。尙成何等聯語。有好事者實其中曰。教育教之於育。學生學所以生。語亦通順。猶憶吾郡前十年時。有大龜先生倡辦某女校。不到一年。笑話百出。致爲正人所不齒。今幾年矣。而某先生已堂堂爲某省之廳長矣。這種快活事。奚千余之口舌耶。

近日北京中流以下社會紛紛謠傳。謂有留學生某君者。在某院占有重要位置。以前清覆亡。全由於廢科舉。興學堂。民國成立。不應採取亡國政策。因上書總統。請廢止小學。提倡私塾。恢復科舉制度。洋洋至千萬言。聞總統甚爲嘉許。已命某君妥議辦法。不久將見實行。云云。其實所謂留學生某者。卽指參政程樹德也。又有某商人在內城某茶肆談論此事。旁引曲証。鑿鑿可據。有人叩以此種消息由何處得來。據云。其親自鄉下來。言鄉間讀書種子。已有預備應試者。座有一少年。類似學生者。力

駁其非。兩相衝突。至於用武。余聞其事。爲之絕倒。因記以歪詩四章云。漫道科名不值錢。堂堂參政奏君前。滿清政策多亡國。第一腐儒生活捐。萬年天子樂陶陶。鞏固山河屬爾曹。儘有嘉言可採處。着該部議是恩褻文運天。開燃死灰我儕希望是爭魁。一齊收拾筆和墨。爲待宗師隻手裁。鄉人肚裏不開通。多事少年怒氣冲。一語兩言鬧不了。三拳四脚互相攻。四詩不過求其叙事有層次而已。

小謨觴館詩集中。有樓煩風土詞六章。亦竹枝詞中之最佳者。按樓煩。卽山右寧武府地。西極河湟。北鄰火篩。瓦刺諸部。爲雁門三邊之一。其風俗與中土迥異。以方東南數省。則更遠矣。原詩每首有注脚。卽述其原委語。今並存之。亦以資研究風土者之參攷焉。其一。綵幟青幡簇。簇排春書纔。進綴春釵。長官略副祈年。請發牒先勾。中瓦街。一迎春之禮。煊爛清淨。存乎長官好尙。而土俗相沿。皆云此禮盛則年穀順成。往往試之而驗。其二。剪紈劈紙做婢娟。娟略比奴星。送路邊富媳。娶歸窮媳。去大家如願過新年。正月五日。剪紙爲婦人棄路衢。曰送窮。行者拾歸。置牢廐間供奉。曰

蔽

廬

非

詩

話

送窮媳婦去娶富媳婦歸」其三。耿耿鐙然不托香。大填倉接小填倉。不須掘窖盤游底。平屑烏銀當麥場。正月二十日名小填倉。二十五日名大填倉。糞餅然鐙於倉廩。用炭屑布地作圈名掘窖。其四。破費香泉幾斛。傾龍擡頭日。卅兒迎社公。百五仍飛雪。引得癡龍作麼生。二月二日爲龍擡頭日。自外汲水由大門引灑。謂之引龍。其五。弓弓點屐陌頭聽。六月香風駐畫輶。怪底佳人遲拾翠。天涯芳草此纔青。六月六日男女羣往游白龍洞。名曰踏青。其六。花光釧影出闌都。慶月尋春興不孤。一道香隄萬裙幄。馬頭忙煞玉腰奴。中元節婦女傾城出遊。席地飲宴。竟日而散。讀之雋咏有味。是以古爲程。而以才爲主者也。

儉德會規則。有不必以酒食結交一條。宗旨似入於墨。昔山舟學士有復友人書。論矯情頗甚切直。蓋儉德貴於自然而不貴於造作也。以余之見。該會之規則。以奢侈爲戒。可已。正不必提出酒食二字範圍。反近於狹也。余今且設一問題。以難會中人。譬之會中人喜酒或豐於饌品者。客且至。則將舉其固有之酒食。而撤銷之。另備一

副。賤。價。之。飯。菜。以。餉。客。乎。亦。曰。用。所。固。有。而。已。然。則。所。謂。不。必。以。酒。食。結。交。者。不。過。爲。儉。素。人。開。一。結。交。之。門。路。並。非。因。結。客。之。不。必。酒。食。而。遂。減。其。主。人。之。酒。食。也。余。云。儉。德。貴。於。自。然。其。說。明。即。在。於。是。總。之。不。必。以。酒。食。結。交。一。句。不。若。改。爲。不。必。美。食。義。似。稍。通。六。合。程。君。家。瑜。曾。有。四。言。儉。德。詩。十。章。可。作。該。會。之。座。右。銘。讀。因。遂。錄。之。願。該。會。人。奉。儉。爲。則。不。必。於。形。迹。上。酷。仿。寒。酸。之。態。致。失。儉。德。之。真。也。其。一。云。唐。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節。約。終。身。不。速。之。客。無。兼。味。陳。每。當。夕。食。藟。匏。同。珍。能。節。濫。費。夫。豈。憂。貧。其。二。云。宋。朝。宰。相。李。文。靖。公。其。治。居。第。不。尚。豐。隆。廳。事。之。前。僅。可。旋。驄。或。云。太。隘。公。謂。已。洪。善。於。節。制。永。世。家。風。其。三。云。真。宗。之。相。有。寇。準。焉。凡。事。從。節。居。第。亦。然。庭。階。之。下。餘。地。一。卷。裁。花。僅。可。咫。尺。當。前。影。節。侈。肆。景。仰。前。賢。其。四。云。人。君。之。樂。孰。可。追。蹤。惟。辟。玉。食。何。物。不。供。味。淡。撤。蟹。惟。宋。仁。宗。節。省。物。力。其。意。甚。濃。况。其。下。者。敢。不。景。從。其。五。云。溫。公。之。父。爲。司。馬。池。偶。有。客。至。必。傾。酒。卮。三。行。五。行。卽。便。已。而。果。肴。器。用。常。品。爲。宜。猶。存。友。道。其。節。堪。思。其。六。云。儉。爲。善。德。人。所。同。稱。齊。用。

晏嬰其儉足徵狐裘卅載被體有恆國奢示儉賢者乃能斯世君子聞者其興其七云漢武鄉候諸葛孔明澹泊明志始終不更儉以養德戒子奉行不縱於欲其心自清惟茲儉德何可忘情其八云隋有王通原係名儒服尙其儉長物全無綺羅錦繡室豈入乎御惟黃白不嫌其麤有深意者品格自殊其九云唐代文宗儉德之君袖經三浣示臣所云詔戒宦官毋着綺文世稱其儉人所共聞識其固陋豈在人羣其十云張用晦者非宋相歟自奉必儉惟奢是鋤儉難奢易其語凜如苟入奢矣習氣莫除何如守儉常此居諸余讀此詩視爲至寶蓋儉德自奉固爲吾人所必須然亦稱其日入之盈絀以爲標準至於巨萬之家不過戒在奢侈二字必云節酒節食抑何可嗤之甚

先大父玉坡公隱於商者也壯年屢試不售乃盡棄八股學而講詩詞稿不自檢然近時余兄弟就舊書笥中所見者亦不下數百首中有詩賊兩首註係乙亥秋八月所作亦一極可研究之事也詩云穿窬事業太無聊不愛金珠愛杜晁章句解人容

易索再來投我以瓊瑤讀罷斷章肺腑傾知君老困月三更從今詩賊傳千古博得人間第一名詩後有跋語謂某年冬聽雨樓兩次被竊僅失去杜牧之樊川集及晁无咎鷄肋集兩部他無所損感而賦此餘詳壬申年十二月日記按先大父自完娶先大母迄棄養先君子凡五十二年按年皆有瑣載計九十餘冊藏聽雨樓中塗抹處甚多而又係草書故余兄弟幼時視爲無足重輕之物壬寅冬聽雨樓毀於火家藏書籍盡付一炬而此五十餘年辛辛苦苦之日記亦隨紅燄以俱去所不被燒者僅壬申年下卷一冊蓋先君子適取之以消永夜也余既讀前詩因取壬申之日記證之則詩賊固確有其事日記云十一月廿二日黎明僕婦驚報謂牆門直達聽雨樓門窻洞開樓上書籍顛顛倒倒未知所失何物一時不能具報卽披衣起一一整之文玩如故惟失去樊川集（杜牧之著）二十卷共十二本鷄肋集七十卷（宋晁補之著）共三十六本餘書亦如故嘻奇哉天下焉有以賊而竊詩集者爲之錯愕者久之又十二月初五日黎明僕婦報聽雨樓門戶一如十一月廿二日但書籍

蔽廬非詩話

整理如故。卽披衣起。審視之。書冊無所失。惟案上筆墨狼籍。案下敗楮滿地而已。不得已。檢敗紙一一閱之。得絕句一章。殆卽竊詩集者之供狀也。其詩云：寒窻也讀十年詩。不拜少陵拜牧之。慚愧貧無以置籍。盜君鷄肋佐清卮。詩句殊渾成。書法酷學東坡不甚佳。余於此心爲大快。安得天下如許賊。將聽兩樓書籍而盡竊之。是殆賊中之聖者也。讀此兩則。則知天下事之千奇百怪。固不可以筆述云。

予家既有詩賊証之人言。則又有詩盜。曩年余北走時。曾有人爲予述數故事。齊魯晉間多劇盜。其實非眞盜也。以俠而盜者也。山西汾州某富室。爲富不仁。人多怨之。或以小故鞭其僕。輒至於死。有一僕者。以不堪楚毒。乘夜逃。路遇一客。截而叩以故。僕悉數之。客曰：吾必爲爾報復之。翌日。即聞其主人以盜鳴於官。並謂盜臨去時。索紙書數字。不解是何語。令取而閱之。乃七絕兩章也。其一云：羊羔美酒可憐。簾影梅花雪未消。院外有人寒到骨。夜披殘絮計筆瓢。其二云：少讀離騷長讀莊。塵埃孔跖亦尋常。帝王思想銷磨盡。一劍功名薄漢唐。末署顧蘭二字。令亦書生。顧爲某

曰。此大俠也。公何追爲。卒不之理。與顧蘭同時者。有許練卿。山東兗州間之劇盜也。行劫者殆十餘年。一日忽謂其黨曰。吾何樂爲盜。爾輩歸我。我不得已耳。今而後爾等好自爲之。毋擾我寢食也。其黨有黃二者。以事受許。笞心銜報復。日日伺其隙。然許棄盜而后。竟日夜攻書。無所獲其異。一夜輟不讀。黃二密窺之。則許方短衣穿窬。出黃二從其後。約二里許。練卿入一家。擁一半老婦人坐而談且久。旣而取筆書數字。書畢復入一室。黃二大疑。入取其紙歸。詣士人釋之。士人知黃二之爲盜也。縛以貢於官。官固書生。見練卿所書。環誦不已。旣而曰。此窮措大學。李義山詩耳。於盜何與焉。黃二固辯之。官置不理。復朗吟其詩曰。往事追尋夢亦驚。青山雙隱證來生。簾波駘蕩。翩鴻影。箏響飄搖去。雁聲花逕。厖聲深午。寂桂堂。幃影。昨宵明天荒地。老渾閒事。鏡裏頭。願只愧卿吟畢。詔士人曰。有盜如此。勝爾腐朽輩多。多子歸去。且讀路閨生八股文可也。一面逐黃二去。自著其事於筆記中。余謂耐菴著水滸。其目光直可千載。宋江林冲。輦亦間有題詩壁間。自抒胸臆者。雖其吐語近於俚俗。大異乎文。

士之所爲。然俠者尙武。不暇好文。苟能是是。亦已足。非必文士爲盜。而後可也。顧蘭許練卿。有能確指其爲文士者。余謂顧蘭尙已。練卿殆不足取。特世間儂薄之子。專以竊韓壽之香爲生活者。似盜非盜。不能放一句屁詩。則又遠遜乎練卿矣。

有仿劉夢得烏衣巷一首者云。打狗橋邊野草花。夜依巷口眼波斜。舊時關老堂前妾。墜入尋常娼妓家。後二句似近於虐。然亦記實之筆。並非憑空捏造。好爲誣讖者。王鈍根步其韻云。滑頭碼子掉槍花。口說孫忠日已斜。一自承恩爲顧問。榮華不讓帝王家。是詩隱有譏刺。雖未能確指爲誰。然目前宦途中人物。如是者。十可三四。鈍根之詩。懲一亦可儆百也。余亦步其韻云。自由女子愛春花。一覺醒來日已斜。趕叫梳婆整亂髮。姍姍走入線頭家。又一首云。粗通文士筆。無花強學題。詩字半斜偏。有一般明盲目。恭維他是大文家。兩詩用意。與鈍根同。海上地廣人雜。若此類者。亦新近之大宗也。

閱前三日申報。有盜賊忽爲入幕賓一則。亦可爲吾人談笑之助者。其詞云。日前政

界某巨公。深夜就寢。尙未成眠。忽有一人突入。形迹可疑。某公當令將伊拿住。略加盤詰。卽行釋縛。至此人因何入某公之府。不得而知。而據外間傳言。謂爲行刺者。而亦有謂爲行竊者。未知孰是。聞某巨公不惟毫不加罪。並待爲入幕之賓。事亦甚奇。云云。余閱其事。速記一律。云寒燈繡榻。綺羅茵。欲借公餘養玉神。一半朦朧。一半寤。不驚奴僕。不驚鄰。本來梁上之君子。忽入幕中爲上賓。未必掄才捐等級。官家歷史多恩人。

雕蟲之技。亦云小矣。當承平之季。人人安於逸樂。不復有事業上之思想。其小有才者。則咬字嚼句。侈爲難事。甚至一飲一食。亦以錦心繡口出之。顧所作往往有獨運匠心。成爲後人之絕唱者。余曾見海寧傅湘巖咏五色五味詩。繫以序云。蓋聞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而所云色者味者。遂變化錯出。莫能殫述。然天地之正色。正味。並止於五。若雜引間色異味。則非矣。爰用禁體各咏一首。其先後之序。卽本五行相生者爲次。復於每首首尾。以蟬聯法行之。而旋相爲用之道。亦在其中矣。其

蔽

廬

非

詩

話

咏五色詩一。黑水洄瀾。日青皇。妙化生春陽。憑管領草木。被恩榮。盛德居東斗。餘容入太清。蒼龍星漸度。移駕向朱明。其咏五色詩二。木德能生火。南方帝駕臨。十洲游赤縣。一握見丹心。煖日光堯牖。薰風染舜琴。色移聲自轉。入律叶宮音。其咏五色詩三。祝融供使役。黃帝位中央。自擅無雙品。端能宰八方。光明尊后土。純一異含章。受采知何似。遙山暮自蒼。其咏五色詩四。色比黃尤澹。如將粉本看。無容新點染。已作古衣冠。白虎星常朗。銀蟬月共寒。知之仍守黑。才得素心安。其咏五色詩五。白乎終必涅。黑者色之歸。暗室微韜晦。長宵悟是非。只宜藏黷黯。不欲露光輝。待到春來日。青衣換鐵衣。又咏五味詩其一。酸與鹽俱化。調羹用未收。齒牙寒欲楚。口角沫常流。木曲生津易。梅諸止渴不。每當春夏日。苦物共常羞。其二。苦與酸雖異。享調各以時。瓜敦詩可咏。菜秀禮宜知。橄欖真能諫。英茶不似飴。祇綠炎上火。鮮共稻梁炊。其三。苦裏回甘後。多思黍稷豐。儘堪調以滑。最得土之中。性有平和美。人因臭味同。園蔬無不配。宜蓼亦宜葱。其四。食久嫌甘旨。移情到野蔬。桂薑彌辣後。薑白受辛初。韭早

春。頻。剪。椒。馨。美。可。茹。與。鹽。應。並。用。調。劑。以。爲。菹。其。五。土。物。徵。東。海。辛。鹹。味。必。該。象。形。
疑。虎。變。出。處。共。魚。來。撒。雪。歌。空。際。餘。風。賁。水。隈。更。能。兼。五。色。豈。獨。蘸。青。梅。十。律。輕。巧。
流。利。盡。文。人。玩。弄。之。致。余。不。知。數。年。而。後。後。來。者。猶。能。能。此。否。也。

共。和。之。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已。成。爲。國。人。之。通。套。語。吾。人。當。此。革。故。鼎。新。之。時。代。
既。不。獲。假。一。寸。斧。柯。恢。予。體。國。經。野。素。願。僅。僅。恃。毛。錐。以。爲。生。活。則。所。謂。匹。夫。之。責。
者。極。其。大。亦。不。過。就。開。通。民。智。一。端。言。之。民。智。何。以。塞。一。言。蔽。之。則。迷。信。實。爲。其。大。
障。然。吾。人。關。神。關。鬼。關。邪。教。既。見。之。於。文。又。見。之。於。詩。余。舌。雖。敝。彼。耳。猶。聾。將。奈。之。
何。哉。余。意。常。人。之。所。見。必。謂。古。聖。古。賢。無。有。自。外。於。迷。信。者。以。是。故。故。吾。人。苦。心。孤。
詣。之。作。祇。落。得。顛。狂。二。字。評。語。抑。知。古。之。所。謂。賢。人。者。其。關。除。迷。信。比。吾。輩。猶。力。至。
於。怪。誕。之。輩。則。借。詩。文。以。逢。迎。社。會。其。所。作。多。不。可。爲。訓。是。詩。賊。也。非。詩。賢。也。必。如。
何。而。後。爲。詩。賢。以。余。所。見。若。前。清。梁。山。舟。學。士。者。殆。其。一。人。山。舟。題。終。南。進。士。圖。一。
歌。以。詼。諧。中。寓。至。理。余。既。評。爲。顛。撲。不。破。蓋。學。士。剛。正。介。直。並。非。故。爲。矯。情。者。如。以。

鄙言爲不當。請讀其反遊仙詩十三章。詩云：浪說長生有，秘傳養芝絕。粒幾經年升，仙直是尋常。事鷄犬由來亦上天，瑤林琪樹生來有玉宇瓊樓望裏深。上界不聞阿堵重，道人偏要鍊黃金。成隊石羊傷巨勝，解韁白馬嚙東田。鳳狂龍躁無拘管，誰信鞭笞有散仙。回頭苦海幾揚塵，多少蟲沙証劫因。莫道仙源無覓處，斗牛宮畔尙通津。華山博箭何人賭，度索蟠桃有客偷。此是人間何等事，仙家爭不事推求。陳搏一覺千餘歲，彭祖旁妻五十人。堪笑眞靈何位業，却將許事傲凡塵。曾侍朝正三殿來，遙瞻幢節下蓬萊。如何一片飛鳧影，也被人間網得回。塵埃滾滾莽蒼蒼，空嘆人間烏兔忙。一霎賭碁柯已爛，壺中日月幾曾長。賺他農肇是何人，畢竟迷樓莫當眞。我是天台狂道士，桃花多處卽抽身。擾擾蚩蜂奈若何，寸田尺宅竟蹉跎。自從偷吃青泥髓，只怪胸中硯磊多。一卷閒將枕秘看，也曾服食事劉安。平生怕作拖塲鼠，不舐神仙點剩丹。銅狄摩挲尙在無，短長終是隙奔駒。洞中九館吾曾到，只乞癡龍第二珠。自本清時託偶耕，何須半劑合丹成。白龍腰折前生事，不願飛昇願地行。十三詩

力闢謬忘。足爲世道人心之大障。以視隨園曲園輩。則又何如。

余曩年走瀋陽時。寓屋對門居者。爲某師範女校生。年事可十七八。頗嫵媚動人。不能審其姓氏。第聞人言。生固天潢之貴胄也。父早卒。母貽牆茨譏。而生遂亦蒙雛鳳之垢。所居屋祇三五楹。院可丈餘。外蔽以籬。籬內桃紅柳綠。極清雅之致。而某女生當夕陽西下時。嘗緩步其間。亦一幅極妙之仕女圖也。一日余醉歸。過其門。動秋水之思。因題蝶戀花半闕於其壁。句云。籬外斜陽花外狗。一半宮桃。一半隋堤柳。笑語送風知。坐久花朝月夕。毋相負。欲續之。則酒氣上湧。不能復支。至次日觀之。則已成爲全闕矣。究係何人所續。亦一不可思議之事。句不甚佳。第揣其語氣。則明明知余之困酒者。豈余題詞時。彼美固得其究竟耶。其詞云。紅葉無端窺戶牖。一半愛情。一半醉心。酒解得。宿醒能記否。怕人提起。北堂母。予友半閒。斷爲某女生續筆。蓋指其末句而言。或亦未可知也。

甘亭居士云。予素不喜擬古歌辭。以其句摹字倣。有宗法而無生氣。蹈前明王（王

元美世貞李李于麟攀龍諸公故轍也顧獨愛樂天文昌張籍仲初王建諸新樂府比事類情長於諷喻足爲虞箴原誦繼聲暇時偶有聞見輒效爲之顧小謨觴館集中求其做樂府體者僅六章蓋所謂新樂府者在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旨如徒抱元叔嫉邪之義逞劉四罵人之能是快一己之口舌而已核之採時正俗之道殆無取焉善易者不言易善詩者不輕詩余服甘亭居士卽於此六章卜之爲錄於下其一長官壽詩云長官壽長官不自壽僚吏相爲壽酒不必東海珍脯不必西方麟添籌有物在囊橐安用祝予千萬春門前賀客會堂上笙歌沸百嚼醉不辭三更歇猶未是時歲闌天雨雪鄉亭屢報溝中瘠余謂官吏做壽實爲歷史相沿最不堪之風氣藉名斂財無足深責其最不可解者則小生日是也十年一壽累民者無幾至於年年一壽則年年累民一次矣甚至太夫人有小生日夫人有小生日如夫人又有小生日爾俸爾祿猶爲百姓之脂膏非俸祿而實囊橐是脂膏之脂膏也常人之言以爲官家所得壽儀或取諸同僚或取諸紳富一文錢不千百

姓事然盜以供盜竊以供竊所失者仍事主之錢耳甘亭居士亦宦者之一而獨能
 剗切言之可知憂國憂民不在泛泛名臣循吏如斯而已豈獨一詩家已哉其二當
 關僕詩云睥其目瞞其腹狐裘貂冠尾秃速一刺價值千鍾粟身是貴官親信僕貴
 官如神天上坐卑官如鬼候門左以鬼見神勢本難况有虎豹常常關虎豹當關差
 勝若不爲錢刀濟其惡此詩句語尤屬可味然有謂居士太虐者以余所知則刻畫
 亦不過十之二三何虐之可言總而言之大王好見小鬼難當余亦過來人吃此虧
 者垂七八年最不怕貴人而獨怕悍僕然則居士所譜之歌曲殆與余憐同病也此
 種痛言非實行共和二字卒無豁除之一日不識有政治之責者以爲何如其三浚
 河渠詩云日者府帖下云道浚河渠田夫任力役業主任捐輸朝擔五斗泥暮去一
 尺土岸頭鑿鑿催大鼓赤日行天汗如雨華輿翠蓋何雄豪沿堤鞭朴聲嗷嘈近來
 官長多閒事不論農桑論水利吾昨扁舟葦岸過沙深水淺奈膠何舟人指點向予
 道此是今是新浚河是詩近來官長一韻亦妙有隱刺所謂仁人之言也其四輸租

樂詩云。輸租樂農人。不樂士人樂。二頃不須田。負郭卻向太倉充。鼠雀杳矣均。田園
范然。手實法。某乙租庸移。某甲勢與長官相傾壓。長吏無如何。逋布纍纍多。公私各
有利。違復相譙訶。獨不見農夫擔負官倉口。顆粒何能角升斗。多寡一任量人手。遺
秉滯穗皆入官。鳩形婦子吞聲還。此詩標題以樂而詩中所言。如是其可悲也。豈居
士亦有所忌諱歟。其五讀書堂詩云。曉升讀書堂。時藝滿屋角。諸生口嘈嘈。師長面
嶽嶽。經史子集束高閣。別有真傳博人爵。曷不飛去生處樂。胡爲東塗西抹高。着眼
七略九流自纏縛。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西京取士已如是。何況區區較文
字。是詩前半首寫科舉之弊。又簡又賅。後半首引西京故事。尤妙點染於試士之無
關家國。慨乎言之。是有心人之吐屬也。其六賣菜傭詩云。生不願交賣菜傭。寸絲尺
粟親緘封。生不願交賈人子。百歲心思在包匭。十萬一紫標。百萬一黃榜。李核須鑽
籠。須障子母兼權較。銖兩世無梁伯鸞。自熱不成爨。世無季布諾。誰爲權急難。不如
去逐韓嫣流。黃金尙肯輕爲彈。是首描寫市人貪得之態。淋漓盡致。語有之。饑寒起

盜心衣食不周則行爲亦流於汙下若賣萊傭者亦政治最可研究之一種人物居士之言仁厚極矣而亦精細極矣綜上六首直可作長沙治安策讀樂府一道本可救國視爲怡性陶情者非行中人語也

易實甫用外國縮腳法由王君鈍根點綴之遂成爲民國四年之奇談然究竟強裁名字而非誤用出處也予謂古之詩人其誤用出處者亦指不勝屈春秋弦高犒秦師粗讀經史者類能知之而謝康樂詩云弦高犒晉師是於春秋時最明最確之事實尙未解辨之也莊子柳生左肘所謂柳者瘍類也而王右丞老將行句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柳爲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又論學三說引少陵詩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以云濟南伏生則當孝文救治尙書者之時曾有老不能行故事然名勝而非虔也以云後漢服虔則曾著有春秋左氏傳解賦碑誅書記連珠九憤等書行於世然姓服而非伏也何誤用一至於此不特此也東坡爲古今最好用古

之。人。而。其。誤。處。尤。多。如。誤。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誤。扁。鵲。爲。倉。公。之。類。不。可。枚。舉。愛。之。者。輒。以。無。害。二。字。了。之。豈。將。護。古。人。之。短。以。欺。後。世。耶。

姑蘇楓橋寒山寺。以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一詩得名。我國千餘年江山之勝蹟也。顧某國垂涎。已非一日。曾鑄假鐘。希圖混占不遂。四五年前。該國領事。要求程雪樓中丞。爲謀一避暑處。中丞仰體盛意。卽以寒山寺假之。改修洋式房屋。輪奐一新。來遊者。徘徊門外。不勝今昔滄桑之感。僉歸咎於中丞。其實我國二十二行省。不日將爲寒山寺之續。又何必吝此一椽哉。雪樓有先見之明。慨然相贈。亦何不可之有。所不堪者。來游士女。稍斂風景而已。予曾改古詩以紀之云。雪壓江楓別有天。黃鬚碧眼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汽船。按張懿孫所作楓橋夜泊詩。爲古今傳誦。如改一吝字。爲汽字。便不成詩境矣。

滬上有軋妍頭。拆妍頭。種種習慣。無論貧富之家。知有節而不以爲貴。無夫者。旣必聯露水之緣。卽有夫者。亦必厭柴米而別求所好。此種無恥風俗。安之者。亦已幾百。

十年吾人固無挽救之能力者也。其尤奇者，軋妍頭之婦人，視所歡如嫡夫然，得規其出入，繩其行止，或男子另有外遇，則詬誅之聲，不絕於耳。有請求分離者，然或藕斷絲連，死灰復燃，經旁人之拉扯，便可以重圓舊好。余友臥佛，一再遇之，余曾改崔護詩句以嘲之云：今朝又入此房中，舊恨新歡一萬重。舊恨不知何處去，新歡依樣浴春宮。臥佛讀之，大笑不止。

昔尤西堂作十空曲，膾炙人口，好詞學而善談笑者，尤喜誦之。德清曲園前輩挾空、空世界之義，獨以西堂爲狹，謂一空則無不空，何十之有？旣十矣，獨不可衍至於百。因用駐雲飛調作百空曲，雖或有愛誦之者，然其傳布自不及西堂之十空曲爲廣。以得讀春在堂全集者，蓋僅僅也。昂孫幼時讀於塗西沈氏小詠樓，沈氏富藏名家集，其時春在堂集出版未久，昂孫即得而讀之，讀至百空曲，輒作非非想，暇時偶好弄因師，其意而變其體，作爲百空詩，然旨趨於寂，足以甚人消極思想，不敢爲之表揚者，殆近十年，今具錄之，非以傳人實寤於著述材料，有不得不借以唐塞者，閱者

亦許我乎一笑詩曰漫道洪濛億萬重衆星環拱斗居中間難覓媧皇手沒有補
時總是空畫界分疆路路通無邊南北與西東可知海水燒乾日愁到種桑總是空
上下千秋運不窮夏時周冕拜王風希夷一覺萬年夢往古來今總是空一入洪鑪
任化工達人本以物爲銅天荒地老寄生未色色形形總是空虎鬪龍爭一代中當
年得志是英雄子孫毋作帝皇後敗寇成王總是空說客縱橫建大功秦爲西帝齊
爲東蘇張遺策今何在舌劍唇鋒總是空黨禍朝朝敗乃公一冰一炭互相攻清流
亡國東林繼總有主張總是空辦別毫釐一字中講求性理守家風諸君知否秦皇
火薪火傳來總是空朝論喧譁起內訌舊章新法兩難容虎狼竄入籬芭裏如許君
臣總是空儘有忠才具苦衷精誠一點霄可冲然而大勢去已久拚却身兒總是空
身到鸞臺鳳閣中國家梁棟幾推崇大夫終老五湖裏貴極人臣總是空不是王戎
便石崇鳴鐘食鼎御銀驄銅山金穴有時倒富比陶朱總是空台輔尊嚴莫與同下
之伊呂上夔龍世間剩有鹽梅味拜相當朝總是空斗大黃金印篆紅一朝聲望老

元戎鬢毛麟閣嗟摧落拜將登壇總是空列士分茅酬大功天家俸祿食無窮兒孫
能賣丹書否萬戶封侯總是空得意長安一日紅如飛馬足坐春風夢中也有題名
塔科第浮名總是空竹帛煌煌紀始終南蠻嚇退逐西戎深文周內甘陳罪汗馬功
勳總是空翰苑聲華徹九重金蓮導送帝恩隆坡公死手有無筆點綴蓬來總是空
萬里山河掌握中高牙大纛氣自雄轅門鼓吹送君去統武統文總是空玉尺掄才
秉大公求賢爲國仰宗工文章試士翻花樣歷掌文衡總是空史冊最誇循吏風甘
棠惠似補天功一官飄泊如傳舍琴鶴風徽總是空莊列申韓逞異鋒網羅諸說苦
難通既然道德又名法百口嗷嘈總是空鑿壁借光用苦功愚儒甘作蠹書蟲縱然
博得藍和紫銷耗精神總是空下筆聲如食葉蟲家家醬瓿仰天公離騷只換端陽
糉著作名山總是空公鼎候碑樣樣工千人辟易稱英雄雕蟲耗去半升血千古文
章總是空李杜蘇王體不同侈談挖雅與揚風玉樓端整王維瓿多少錦囊總是空
重席談經戴侍中研求箋注詡宏通紛紛枉聚千秋訟汲冢搜來總是空醉臥沙場

膽氣雄。自誇束髮以從戎。而今偃武修文日。百戰英雄總是空。郭解朱家蓋代雄。騰空劍氣亦成虹。平陵松柏無人慟。杯酒頭顱總是空。拍馬吹牛結納工。滿朝朱紫叩頭蟲。舊時王謝堂前燕。傀儡登場總是空。謝絕紅塵餐晚菘。許由巢父誇高風。灌園翁抱一生甕。杞菊肥甘總是空。世襲朱輪誇大風。烏衣巷裏有三公。墳頭翁仲點頭未。門第高華總是空。大好生涯圃與農。成陰柔柘護村翁。千年田地千人種。新隴舊阡總是空。巨桷高雲結構工。瓊樓華屋一重重。他年禾黍人憑吊。第宅連雲總是空。舉案齊眉梁孟風。鼓琴瑟樂融融。可憐蟲宿鴛鴦冢。恩愛夫妻總是空。苦爲兒孫儲碎銅。洵爲良冶與良弓。禹功不救黃熊痛。令子賢孫總是空。誼屬葭莖氣自通。爾推我挽報施同。馬牛秦晉風何及。三黨姻親總是空。報李投桃意最濃。金相錯兮玉相攻。誰家邱隴羸膜拜。交滿人間總是空。仕版初登意氣雄。峨峨冠帶坐春風。一聲斷送去思鼓。偌大官場總是空。善賈爭推販寶翁。半生湖海如飄蓬。死來贏得澆湯雪利重。命輕總是空。山水清娛興未窮。坡仙赤壁記遊縱。劉郎迷却桃源洞。歷遍名

山總。是空。博得。千秋。拜下。風馨。香謳。誦入。碑銅。九京。頑石。猶饒。舌萬。古流。芳總。是空。
王莽。曹操。一世。雄吞。謀帝。國逞。心胸。滿天。義憤。翻青。史遺。臭千。年總。是空。史筆。由來。
秉大。公佞。臣遭。斥褒。孤忠。歐公。竟失。韓通。傳簡。冊流。傳總。是空。衆口。爲碑。不待。礱一。
朝歌。詠徧。兒童。尼山。猶有。覺裘。曲輿。論悠悠。總。是空。博得。巍巍。廟貌。隆酬。功報。德意。
堪崇。遊魂。不費。人迎。送報。賽千。秋總。是空。靈爽。儼然。霄漢。中有。求必。應是。神通。鍾山。
竟斷。香花。供奕。奕威。儀總。是空。從祀。諸賢。西復。東千。秋徂。豆報。豐隆。嗚呼。寮也。享蒸。
豚兩。廡尊。嚴總。是空。大覺。仙刀。法力。雄萬。年香。火祝。降龍。經燒。佛炭。金身。安我。佛如。
來總。是空。玉帶。雲衫。翠髮。翁篆。煙鼎。上鍊。芙蓉。韓湘。不脫。膏梁。氣八。洞神。仙總。是空。
透管。穿絲。調最。工黃。鶯引。鳳詠。玲瓏。鈞天。奏得。廣寒。曲一。切聲。音總。是空。臨別。秋波。
一轉。通臙。脂染。出豔。妝紅。雨雲。巫峽。陽臺。夢美。色嬌。姿總。是空。郇國。廚中。品最。豐雕。
盤裝。點老。駝峯。金螯。併入。醯雞。甕盛。席華。筵總。是空。麟帶。蟬衫。製。造工。眼前。新樣。出。
裁縫。空箱。不把。綺羅。擁美。服華。衣總。是空。花木。扶疏。地幾。弓春。光梅。柳菊。秋風。穠桃。

豔。李。繁。華。夢。闌。地。栽。花。總。是。空。插。架。牙。籤。白。閒。紅。琳。琅。萬。軸。綺。樓。中。蠹。魚。能。蛀。畫。雲。
棟。書。籍。收。藏。總。是。空。玉。躡。金。題。各。樣。工。網。羅。榻。本。米。船。中。蘭。亭。送。入。昭。陵。冢。鐵。畫。銀。
鈎。總。是。空。羅。列。周。秦。舊。鼎。鐘。古。來。集。古。算。歐。公。青。銅。頑。鐵。搜。來。未。金。石。傳。家。總。是。空。
六。甲。六。壬。事。事。工。精。參。河。洛。漏。天。公。青。囊。九。卷。究。何。用。問。卜。占。星。總。是。空。奚。止。方。田。
粟。米。功。乘。除。九。九。詡。神。通。書。成。海。鏡。無。人。讀。算。學。研。求。總。是。空。妙。手。玲。瓏。斤。削。中。木。
牛。流。馬。出。奇。功。後。來。播。弄。招。天。忌。技。巧。成。名。總。是。空。道。術。真。疑。造。化。通。一。來。喚。雨。二。
呼。風。陽。平。漢。印。銷。於。宋。歷。代。妖。書。總。是。空。聚。黨。橫。行。亂。似。蓬。黃。巢。草。澤。之。英。雄。綠。林。
枉。把。頭。顱。送。盜。賊。山。林。總。是。空。豆。剖。瓜。分。虎。視。中。一。雙。木。屐。踏。遼。東。元。人。傳。世。最。爲。
促。割。據。山。河。總。是。空。鷄。訟。主。唆。刀。筆。工。只。憑。險。詐。啓。刁。風。鬼。臀。難。禁。鐵。鞭。扑。浸。潤。之。
譖。總。空。細。故。鷄。豚。便。鬪。攻。一。刀。一。棍。決。雌。雄。魯。鄒。不。過。民。相。反。挺。刃。尋。讐。總。是。空。鼻。
息。虹。霓。顧。盼。雄。少。年。裘。馬。送。春。風。池。平。誰。爲。田。文。吊。豪。舉。驚。人。總。是。空。不。在。尋。行。數。
墨。中。豆。兒。眼。孔。鄙。愚。蒙。巴。人。竟。有。知。音。者。立。異。矜。奇。總。是。空。翕。集。聲。華。遐。邇。同。泰。山。

北斗博推崇鳳龍。牛馬尋常喚冰燹。風霜總是空跼蹐。隨夷迥不同。萬年公案一重。重那知天眼。矇醉是是非非。總是空禍福。安知塞上翁。偷來之物不爲功。區區一鹿。鬧人甚得失。無常總是空報怨。酬恩自在胸。王孫一飯泣途窮。有朝分了西東手。一切人間總是空。學得唐宮秘戲工。佛心猶怕覲美蓉。佳人一樣埋青塚。枕席歡娛總是空。密約幽期宛轉通。前番月下今牆東。鴛鴦池上輕雷破。兒女痴情總是空。妬女津邊一吼雄。胭脂虎嚼大王風。桃花種子年年變。競寵爭妍總是空。絕妙吟情柳絮風。風大家之女作詩工。衰翁贏得午堂夢。女子多才總是空。雅坵騷壇處處逢。一堂裙屐最誰容。蘭亭已矣膝王閣。名士風流總是空。阮籍猖狂哭路窮。文章偏不受牢籠。壽夭通塞期於盡。滿腹牢騷總是空。煞費深心慮。始終地皮無縫天。無蔭滿堂燕雀君。知否身後貽謀總是空。語穿心兵究詰工。戈矛劍戟逞機鋒。殷翁惹得柳君笑。搯指輪流總是空。力學商鞅纘孝公。摸金夤夜獻王公。看山歸視侯門在。萬種營求總是空。未卜先知決始終。老夫耳目最明聰。楊修竟有曹瞞妬。機警到頭總是空。吐

出。珠。璣。迥。不。同。撐。腸。拄。腹。搜。魚。蟲。池。塘。初。日。芙。蓉。豔。如。許。才。華。總。是。空。雄。略。恢。恢。談。
笑。中。能。常。能。變。坐。從。容。鉛。刀。本。自。匣。龍。鍊。蓋。代。才。能。總。是。空。博。得。師。儒。禮。貌。崇。龍。門。
聲。價。十。年。中。鵝。湖。皋。比。誰。人。坐。山。長。風。徽。總。是。空。束。帛。元。纁。出。漢。宮。蒲。輪。朱。轂。迓。申。
公。一。羣。恙。雁。王。家。祿。七。辟。三。徵。總。是。空。綸。綍。煌。煌。下。九。重。表。忠。觀。裏。鬱。清。風。心。腸。不。
作。賣。名。券。鑿。石。牌。坊。總。是。空。執。贄。而。來。禮。鞠。躬。流。傳。衣。鉢。仰。宗。工。侯。笮。幾。個。拜。雄。塚。
霄。漢。門。生。總。是。空。名。在。梁。公。夾。袋。中。鞭。鐙。奉。侍。隸。帡。幪。墜。淵。加。膝。尋。常。語。故。吏。懷。恩。
總。是。空。鶴。骨。松。筋。百。歲。翁。蟠。桃。會。上。疊。呼。嵩。羲。輪。不。駐。仙。人。掌。丹。藥。長。生。總。是。空。盛。
世。推。恩。典。最。崇。芝。泥。花。誥。博。榮。封。白。楊。動。處。焚。黃。劫。金。紫。重。重。總。是。空。左。植。槐。欒。右。
樹。松。一。坏。馬。鬣。誇。崇。對。愁。煙。寒。鎖。夜。臺。鏡。丙。舍。佳。城。總。是。空。韓。柳。文。章。紀。述。工。孔。孟。
教。育。伊。周。功。夕。陽。荒。塚。龜。頭。剝。碑。碣。如。林。總。是。空。瓶。鉢。相。傳。願。力。宏。開。山。佛。祖。建。家。
風。頰。廊。不。見。頽。垣。活。方。外。因。緣。總。是。空。梯。險。航。深。處。通。南。天。烽。火。燒。西。東。九。州。禹。
蹟。嚴。分。界。化。外。鷗。張。總。是。空。城。社。憑。依。作。計。工。鼠。狐。辛。苦。事。猿。公。空。山。欲。悼。龍。泉。凍。

鳥獸精靈。總是空梓樹。旄頭鬱古風。尋常草木休。與同大夫松。亦枯而死。男女花神。總是空。歷歷前情在。月中事如昨日泣。途窮落花流水雙丸送。已往悲歡。總是空。素位而行。理最通。生平得力在中庸。團沙瀉地忽成汞。現在光陰。總是空。苦爲他年作計。工墳前植檟。橋山中長城。歷代誇天塹。逆計將來。總是空。昂孫此詩。似未能脫離循牆摸壁之病。余錄其詩。既竟。忽忽若有所思。因書二十八字於其尾云。一管枯花不染紅。蔽廬日月樂無窮。東陲墮處馬牛痛。香草美人總是空。曲園之言。謂既十矣。何不可百。余之挾義較曲園更廣。既百矣。何不可千。何不可萬。然余固無此錦心繡口。細針密縷。作千空詩萬空詩也。只以一我括之。亦以見天下事物必先有我而后有人。苟無我焉。則無往而不無之。無往而不無之。卽無往而不空之矣。又何必旁證曲引。費盡筆墨乎。曲園多事者也。昂孫更好事者也。余故曰作詩莫善于躲懶。

越人張某。以所親力。少年得知縣。兼加四品銜。藍頂花翎。大搖大擺。顧娶妻性蕩。不饜於其夫。張某習見之。亦不以爲恥也。於是有一二三好事年老。爲之追溯往事。謂張

某本宦家私生子。父某宦於豫。娶如夫人者三。張某則弟二氏所出也。逾其父之死。已三五年云云。了僧曾有絕句譏之。詩曰。龜靈呵護綺羅身。藍頂花翎寵命新。不是少年富仕學。華宗世襲綠頭巾。按綠頭巾三字。已爲嘲人之濫觴。明人雜組。載娼妓有不隸於官家。居賣姦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又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縱牝者與蛇交也。隸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國初之制。綠其中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至今里閭尙以綠頭巾相戲。然封氏聞見記。謂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意所謂綠頭巾者。卽仿自此。雖不指明烏龜之類。總之示辱而已。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十字傳誦千古。其實爲池州九華山人春宮怨中一聯。而歐陽文忠公全集詩話所云。乃係周大朴所作。謬誤已極。然雲谷雜記中。載有杜荀鶴（卽九華山人）有詩三百篇。顧雲目之曰唐風集。春宮怨一篇。集以冠之卷首。正爲此一聯也。顧雲序其集云。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韓

林肩。是以荀鶴可並李杜云爾。按荀鶴與顧雲同爲池州人。不無互相標榜之處。第據尙友錄所云。則唐風集係荀鶴自輯。疑與雲谷雜記不符。然其序中文氣誇大。特甚。決爲後人推崇前輩之詞。余謂荀鶴之詩。溺於晚唐之習。亦韓渥吳融一流人物而已。以方李杜不逮遠甚。後人推崇前輩。往往坐此大弊。而於詩集則愈失其真。特唐風集中不少警策之作。至於寒苦羈窮之態。寫來尤歷落有致。方之孟郊賈島一流。則伯仲之間也。五律如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宦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七律如時挑野菜和根煮。斫生柴帶葉燒等句。讀之雋永有味。實不減二公所作。其他佳句如感春云。無限青雲有限身。（杜荀鶴詩本一作無况青春有恨人）眼前花似夢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旅中過雨云。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感遇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宿臨江驛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等句。亦慷慨淋漓。富有含蓄。不愧名作。兩手至於寫景之句。如送人遊吳越云。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

船維揚春日云。絡岸柳絲懸細雨。繡田花朵弄殘春。閩中云。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是海。祇堪圖畫不堪行。等句。卽景卽物。一絲不漏。雖敵不過。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十字然亦驚人之句也。顧九華山人之詩。往往傷於俚俗。卽以唐風集所選之三百篇觀。亦不免有大疵小醇之誚。必如顧雲序言。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母乃欺人。已甚。余願言詩者慎推崇也。

甬人之在上海。其團體最爲固結。數年前四明會館一案。已可概見。余謂土人性質與諺語實大有關係。甬人有俗語詩兩句云。殺頭不算痛。討飯不算窮。卽此十字觀之。其堅凝強硬之性質。已活現紙上。紹興亦有二句云。罵罵勿會痛。打打勿成洞。自表面觀之。亦是一副強硬口吻。與甬人不甚相差。按其實在。則所謂無恥之尤者。而已紹興人以調皮得名。不必於他考察之。卽此十字。殆足爲之代表。余曾有一絕嘲越人云。一場三寸惹人迷。竄掇諸公上月梯。柴葉飛來頭向左。高山看火笑嘻嘻。有詰余爲何處人者。余紹興人也。然則何不爲親者諱。余謂余吃同鄉人之虧。不一而

足。是亦有感而發也。

溫飛卿詩。愛好天然。唐人無出其右。然飛卿貌醜。當時日爲溫鍾馗。余曾見某報上。有手民不慎。誤入。又爲夜叉者。此亦極天然之趣。史也。湘南雜稿及江東甲乙集。爲羅昭諫隱所箸。世人爭誦之。錢鏐辟隱爲從事節度判官。待遇甚厚。隱病將卒。鏐自視之。題其壁曰。黃河。倘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以終身不第之文人。而雄主重之如此。隱之爲隱。其才固有不可斗筭計者。然貌亦不颺。與飛卿可謂無獨有偶。相傳鄭子佐之女。讀隱詩。心悅而好之。願事之。以夫。一日。隱謁亞女。自簾後窺之。大失所望。終其身不讀隱詩。夫女子愛才。堅於聖主。乃何以一面之故。至於冰消霧釋。而並無一滴留存。是其貌必有大不堪者。雖然。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鄭亞之女之結果。若何惜余。未得知之也。

有一滑稽客謂余曰。君不聞杜少陵。日日看新報乎。余愕然無以答。少陵時。即朝報而無之也。何民間日報之有。滑稽客曰。余亦不信斯言。但當時既沒有新報。則少陵

一窮酸耳。客居蜀都時。隘陋已極。何以所咏之詩。都切時事。余曰。是固然。元微之曾有句贊之云。憐渠直道當時事。不但心源旁古人。蓋少陵之詩。不當以日報目之也。詩之所重者。在有史少陵之詩。直與國史相伯仲。試問開元時之左右史。有如此少陵之切直者否。

嘗有誇犬兒於余之前者。余答之曰。酒糊塗那裏來的好孩子。此非自謙之詞。蓋亦有所根本也。古詩不云乎。酒徒多愚兒。遺傳之性。確實有之。並非虛誑之語。陶淵明詩。雖有五男兒。不好弄紙筆。此其一證也。余謂不但酒徒爲然也。古之詩人。多有極盛難爲繼之概。試問青蓮少陵香山東坡輩。其書香不及身。而替乎總之。刻畫過工。造化所忌。良弓良冶。以常理衡之。其食報固如是也。不然堯舜之子。皆不肖。而何以無慙於盛德歟。

語有之。英雄所見略同。韓退之論文。有曰。歡愉之文難好。悲苦之辭易工。永叔序梅聖俞詩集。亦曰。窮而後工。是無論文與詩。必至極無聊時。而其所發。乃益堅毅。余嘗

以身爲嘗試。深慨乎二公所言。實甘苦之過。來人並非故爲奇論者。然王安石詩。有云。年少不須多感慨。文章猶忌數悲哀。其所見。卻與退之永叔相左。余謂安石本一功名中人。雖天付一枝巨筆。可以稱雄一世。然究竟持論多流於偏激。文家詩家。師其文采可也。若師其造詣。亦急進自大之一流人物耳。其意鄙屈原爲自斲薄。長沙而不爲。故作此冠冕堂皇語。而不知禁體犯諱之陋制。俱種因於此。安石之誤。盡蒼生良可懼也。

余有咏自鳴鐘詞兩闕。其一。倚卜算子。昔聞銅壺水。知更憂銀箭。而今奇巧輸中華。嘖嘖同聲羨。報時金聲作。發鍼玉轆轉。唱籌滴滴先。雞人細響透深院。其二。倚燭影搖紅。奇巧絕倫自古來。得未曾見一聲聲。送日西斜。消息時時變。怪道個個稱羨你。只看玉轆滾轉。銅壺安在。提醒他也。而今不便籌唱。雞人何如。清響滴螺鈿。縹緲尾面蟬輝。藏有陰陽箭。究費幾多磨鍊。鍊出梵音護庭院。這除非是寶籥。瑤機法輪。瓊綫前闕。毫無可誦處。後闕雖閒有佳句。然究無甚意味。所謂咏物難工。不過略備

一格而已。

世道日汚。每况愈下。一般輕薄少年。日以修飾爲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豈所謂繡花枕者。亦國粹之一。固不可不保存耶。北史稱李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問其年。曰十八。文博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當面深斥。直令無地可入。吾不知世之少年。亦有讀北史者否。甘亭居士有詩紀之云。翩翩虞公子。見笑李文博。輕薄少年場。長沙不可作。此亦有心世道者。讀史之隻眼也。余讀此詩。并起許多之感想。革新而後。吾儕小民。未能稍食共和之福。惟彼錦繡之夫。紈袴之子。以昏暮乞憐。而謀得噉飯地者。意氣揚揚。不可一世者。爲秘書。若者爲科長。月糜數百金。高車大馬。而不足。八大胡同之夜。讌傍天子。以居十萬一底之麻雀。猶以爲未足。此何等景象。直滑頭耳。直流氓耳。豈但輕薄少年之頭銜已哉。余有友自北京遺余書。有曰。北京者。飯桶廠也。一語。余初以爲刻。繼而思之。非刻也。飯桶無能而已矣。如虞世基之子。可以當之。余友殆抱。

爲居者諱之義故不忍直說歟。

杜牧隋苑詩云却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所謂喫虛者猶今人喫虧之義曾見孫棨北里志有題劉秦娘舍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余按必唐時俗語如此詩人遂以入詩耳然王漁洋唐人萬首絕句選中改杜牧詩爲却笑邱墟隋煬帝豈以喫虛二字爲翻本之訛因以自詡精細耶余意漁洋必不知喫虛之義遂以杜句爲不通耳文人自是之弊大率類此。

曲園居士有貧士四詠其命意頗新奇具錄之其一典衣豈有青蔥織翠裾一寒至此太蕭疏異時或與蚨同反此日難言鳳不如半夜牛衣妻歎息數行鰓墨客軒渠冰霜傲骨憑誰共只有梅花尙繞廬其二乞米腹中飢火苦難消貿貿然來暮復朝連日塵封鐺折腳幾家飯熟米長腰胡奴厚意休孤負漂母高風久寂寥恥向人間受噓蹴家貧自緯舊時簫其三賣文囊中飾與筆頭花博得妻拏笑語譁意不求工

獅搏兔。文宜諧。俗鳳隨。鴉無分。醬酒皆堪覆。任換鵝羊總。足誇西抹東。塗何自。了自憐。此事竟無涯。其四避債獨行踽。踽又涼。涼逼上。諺臺竟莫償。甘被親朋呼。債帥轉留老弱守窮鄉。望門何處投。張儉焚券於今少。孟嘗一笑不如來。飲酒醉中日月足。相伴四詩描摹寒士常態。恍如親歷之者。余謂詩人多窮。至今益信。若曲園者。非窮於境也。實窮於筆也。

所謂春詞者。必濃香砌豔。一般懷春男女。多把卷不忍釋手。惟小謨觴館詩集中。塞上春詞數章。中有一首。可謂殺風景之極。詩云。小桃花放戰場頭。萬馬營邊雨乍收。恰似虞姬在垓下。英雄兒女一齊愁。既貼春字。又貼塞上。而以虞姬事點綴之。則兒女柔情。已在不言之中。有詩境。有詩史。殆春詞中之絕作也。美人夜叉一剎那間。打起黃鶯莫教啼。醒妾夢。不得到遼西一步。如是者爲英雄。如是者爲兒女。何殺風景之有哉。

山舟先生有咏牛一律。戲用四子書語。不但新奇。而且工整。余甚愛誦之。此老才情。

正復不弱。詩云。活脫吾眞愛。一牛繫而不食。短籬頭牽過。未必驚齊主。試割何妨戲。子游似爾。居然辭角匹。從人無用牧。芻求伐冰例。不牲牢。畜老圃生涯。請學不。會稽王某。業儒者二三十年。然不能詩文。後年既長。自詔通禪學。卽色卽空。卽空卽色。度一切苦厄。作爲口頭禪。人固莫知其底蘊也。卒之次年。其妻謂人曰。予屢夢故夫。諄諄爲余言。人死必有所歸。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於文昌所。帝君出題試我。我不能作。帝君斥不收。曰。子非儒士也。毋得歸。我所司魂者。以我通禪學。復送我於佛菩薩處。佛出經問我。我更不能解。佛又斥不收。曰。子非釋子也。速去。毋污一片乾淨土。今傍徨陰間。無歇足之地。眠食無着。風雨不蔽。苦甚於地獄。卿念生前情曷不爲我謀之。余得此夢。心甚志忡。無已。檢其舊時窻作。及一切佛經。悉燒之。今不復夢矣。人詢何故。其妻曰。大約陰間亦有夾帶法。或帝君試文。與佛菩薩出經時。命題適有着。得以有所歸宿也。且予燒書之時。予曾疏以五言教以方法。詩曰。陰陽隔張紙。夾帶良。可恃窻下舊工夫。焚奉故夫子多少。讀書人盜名以欺世。但願爾來生滿腹經。

和史詩中語語有刺。不識當世士人對之亦汗顏否。此事予得之於了僧處。了僧蓋
王某之戚屬也。當非子虛之說。

詩賦爲文人興到之作。不可以爲典要。此隨園之言也。余謂文士最多事者。然立言
亦次於立德立功。總要關心世道方好。余不多作賦。偶一爲之。亦不過少時應制之
作。惟壬子春間周君少衡強余效顰。乃作新恨賦一首。鄙俚已極。不足爲訓。然余有
堪以自信者。則關心世道四字是也。因彙錄如下。天荒地老。蹴處神州。禍機徧伏。飲
泣含羞。筆可寫怨。酒不澆愁。僕本恨人。鬱不得志。目擊危時。傷心往事。一般志士。光
復舊土。猛着雷鞭。奮揮月斧。志合道同。仁成義取。用武有人。修文無主。雄圖肇於馳
狐。苛政斬於除虎。前路悠悠。忍與終古。若乃鬼蜮叢生。虎狼環集。貪念萬端。債臺百
級。甘棄監督之權。無限皇華之泣。是二而三。無一當十。萬歲千秋。國其奚立。至於市
政。敗壞商務。困難利權。水溢洋貨。星攢有心。抵制無計。摧殘欲蘇。民困仰天。浩歎若
夫洪水之患。鴻雁哀哀。爲炊無米。有芋歎煨。昏暮何乞。日月爲災。溝轉老羸。路哭婦

孩。募。賑。捐。兮。何。處。將。解。囊。兮。徘徊。彼。夫。執。綉。豪華。昧。於。公。德。坐。享。豐。腴。好。迷。酒。色。血。
既。生。涼。心。還。染。墨。不。問。苦。甘。辜。負。天。職。復。有。黑。籍。冤。魂。春。眠。不。曉。霧。影。迷。離。煙。花。環。
繞。蹉。跎。歲。月。此。生。已。了。縱。禁。令。之。綦。嚴。羌。死。機。之。朕。兆。尤。可。恨。者。梗。頑。男子。無。耻。女。
兒。豚。尾。搖。曳。鳳。髻。新。奇。不。問。江。山。管。領。當。世。其。誰。亦。復。生。存。人。世。攘。攘。熙。熙。其。或。物。
已。廢。民。爲。游。傀。儻。登。場。鐘。鼓。勿。休。則。又。覩。然。人。面。無。理。苛。求。已。矣。哉。漢。土。復。等。漢。人。
卑。漢。人。生。等。漢。土。危。知。天。演。等。優。者。勝。及。其。時。等。尙。可。爲。吾。欲。喚。人。醒。能。無。飲。恨。而。
成。悲。此。賦。仿。江。淹。恨。賦。惟。起。處。稍。不。同。耳。

有評荆公詩者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實本五代沈子文詩句。子文
詩云。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其用意甚相似。然子文詩意。又本於唐許
用晦句。丁卯集中。有云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雖字面不同。而用意則一。一傳再。
再傳三。至荆公時。殆無人曉其來歷云云。曲園居士。獨非其說。謂爲失荆公本意。而
石林詩話亦嘗言之。謂荆公不以詩得名。然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

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漢人語也。然則荆公此聯，自取護田排闥以漢書對漢書，豈襲用沈子文句調哉。此論極有見地。與余論詩之道頗相膾合。余嘗謂詩之一道，以擬古爲最難。擬古之作，最宜精細。譬之擬唐詩，則詩內運用不得攙入宋以下之事實。擬晉詩，則詩內運用祇能限定晉代以前。以此類推，年代之距離愈遠者，卽擬古之作愈難。神似以其掌故闕如也。所以漢魏之體擬之，殊不易。且漢魏六朝時所作之詩，多如層巒疊嶂，展覽不盡。是以意勝者也。非以句勝者也。若不明此義，縱富有五車東揆，西軋與一幅濃墨圖，何異便不堪入目矣。人謂作文之道實難於詩，詩鵠於工，能工便佳。文不盡於工，愈求其工，則愈見其拙。余謂作詩亦何嘗有止境。竭畢生之心血以求之。卯年與子年先後如兩人，秋季與春季先後如兩人，自維無所得，自他人視之，則曰：愈作愈工也。此進步之一定者也。衰亂與昇平先後如兩人，得意與失意先後如兩人，自惟無所失，自他人視之，則曰：老不如壯也。此退步之一定者也。余雖不工於詩。

然頗嚴於自持。不欲與放浪諸君子作野馬戲也。

枚臣姻丈有拔薏歌一首。中間比別薏菊一段。字字芬香撲鼻。余甚愛之。節錄於此。以資共賞。句云。菊有臭兮。幽馥願佐。盃兮醴郁。悵薏臭兮。苦相逐空。余對兮。意蕭縮。菊有花兮。采一菊願爲囊兮。勝羅縠。悵薏花兮。布崖谷。不可佩兮。不可服。菊有葉兮。或或願爲藥兮。延年祝悵薏。葉兮高艾。簾置中堂兮。非我族。末段又有句云。凜兮冽。嚴霜疾罔兮。沕寒風颺。金飄飄兮。芳室玉委零兮。翠畢等秋林兮。隕其實。何晚節兮。足與述喟真。菊兮。詎儔匹。惜誰知兮。置之室。質古淡雅。讀之如漢代以上文字。後難爲繼。信然。

不翁有七十自壽。多反常例語。如范武子之禱死者然。枚臣姻丈五十自度詩。亦多感嘆。中有二句。人爲之酸鼻。余猶能記憶之。句云。書香多半欺人語。不見詩家後代根。此極痛語也。姻丈生二子。長鶴卿。屢試不第。鬱鬱以歿。卒時年二十有六。娶而未育也。次極聰明。然自幼盲於目。不能辨黑白。姻丈爲之論婚於劉姓。即予之中表姊。

妹行當鶴卿病故時。姻丈痛子情切。幾乎喪明。當時之吊慰者。謂猶有盲兒。宗祧可繼。雖非姻丈入耳之談。然慰情固聊勝於無也。不期娶次媳甫二年。而盲兒亦殤。悠悠蒼天。名人不後。眼前無兒之痛。猶有人憐。身後無孫之悲。誰爲予贖。姻丈之詩句。所謂心之聲者。非歟。

余鄉先輩許掌卿。精於詞章之學。每有所作。風致絕佳。與枚臣姻丈同受業於曲園之門。由姻丈而得耳。先生名者。不知幾何次。聞先生著作甚富。惜生時不自收。拾多隨手散棄。亦至可惜之一事也。余曾見其咏千里鏡五古一章云。寸眸運精光。明臚迴秋水。遠或極里閭。近乃限尺咫。奇器海上來。眇盼喜有恃。雙片春冰小。凹凸有妙理。筠筒含機。鍵花文繪紺。紫宿地呈珍。圖窮海列珠。市遙山何微。芒撲眉翠。忽駛依約。五雲裏。中有神仙子。留目塵翳淨。察毫水鏡似。會待觀秋潮。一覽極千里。又咏八音合五古一章云。金匏列綺筵。無曲不成樂。妙手合羣工。衆音始交作。鈿合含樞機。啓鑰動絃索。不假人力爲清響。協秋拍轉聲。作琴調平沙。雁飛塔塔頗宜陳。酒邊觥籌

侑交錯未煩銀箏彈雙鬟袖羅薄其妙不可階厥音從誰學我疑老囊鬼千古此棲託携來明月下應和子晉鶴皆亦典亦雅別有寄託之作也掌卿先生名慶麒世居邑之塗西鎮酷好詞章學旅居西子湖時所作詩詞不下千百首然壯年牢騷殆甚多有以不利場屋爲先生惜者先生自解曰我若登龍倍聲價便無清福擁西湖其灑落之概於此可見一斑矣

蔽廬非詩話卷之三終

話 詩 非 廬 蔽

卷之三



蔽廬非詩話卷之四

古越蔣箸超氏著

有以戒殺放生促予緣起者。余曰：子不聞古人之言乎？聖人不廢釣弋。君子但遠庖廚。我輩讀孔孟書，似不當援儒而入於墨。昔陶庵先生文中有云：殺人不聞以牛代殺牛，則獨以羊代。二語趣極橫極。至於方外之人，則各有其戒。自不能以一概論。然豪放之比邱，亦嘗有不以矯情爲貴者。近世如烏目山僧、三影和尚等，亦純以童情爲貴。所不破戒者，僅色財兩字而已。隨園詩話補遺中載有一則云：人餽得心大師鷄子四十，大師吞咽，人笑之。大師作偈曰：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四語亦趣極橫極，好在能確切。大師身分，非方內人口氣也。

余十九歲赴第一次鄉試時，賃居某戚家酒樓，塵囂不可居，氣爲之悶極，意欲出錢，塘門游西湖一轉，屢請於先君子。先君子以場期迫邇，卒未之許也。晚餐酒微醉，朦

隴睡去。信步出錢塘門。第見月光照水。激灑有紋。過蘇堤一帶。了僧偕其友酒丐不糊。閱時啼曉。至合余兄古香更身共八人。拂塵相見。樂何如之。了僧曰。茲遊盛甚矣。不可無以紀此。余意眼前共八人。大家依八景作詩。可乎。余兄古香曰。有詩可矣。若每人八首。豈不費却半日工夫。而敗却一場游興耶。不若各認一題。爲是。僉曰。可。然詩未成。而余夢已醒矣。次日邀八人至。以踐余夢。了僧得靈石樵歌詩云。山香一曲見天真。石塢深深絕點塵。越磴偶逢題竹客。隔溪遙和采茶人。慣隨清籟流空谷。迥異行吟傍水濱。挑得白雲歸路晚。數聲啼鳥證靈因。酒丐得孤山霽雪詩云。大地琉璃入望寬。一枝高髻插晶盤。冰紋倒映梅千片。玉韻橫敲竹萬竿。雲護雙堤驢背冷。月明孤閣鶴魂寒。輸他處士巢居好。佳境年年畫裏看。不糊得冷泉猿嘯。搖首曰。難極難極。那裏來的。猴子偏要與我作怪。詩云。孤亭寂寂水潺潺。猿父當年此閉關。喝破行雲歸斷壑。呼來皓月滿空山。詩題巫峽人何在。嚮答蘇門客未還。滿經綠陰斜照晚。又隨鐘梵起林間。閱時得浙江秋濤詩云。百丈銀山海上堆。何曾犀弩射將回。

深知伍相留餘恨。難得枚生是異才。曉策六鼇翻雪碎。寒驚萬馬挾風來。故宮桂子多搖落。懷古西津事可哀。啼曉得。葛嶺朝暎。詩云。紺霧彤雲守沃焦。羲和譜入曉仙謠。赤鳥噴薄猶銜火。白馬奔馳正湧潮。彩色遠籠靈鷲寺。曙光紙射跨紅橋。雲時擊出珊瑚網。瑞氣繽紛徧九霄。長兄古香得九里雲松。詩云。花幢映日護雲旄。華蓋紛披翠蓋高。秀色曉含靈竺霧。寒聲夜答廣陵濤。蒼龍挾雨騰深井。白鶴盤風下遠皋。最是暑天游興好。生衣染綠絕塵囂。次兄更身得六槁烟柳。詩云。隔湖山色映空濛。煙柳依依夾岸中。鏡影涵波都似霧。春光如畫不禁風。眉邊螺黛和愁染。耳底鶯簧比曲工。日暮白沙隄上望。碧天靄合掛殘虹。余最後得北關夜市。久索方得句。詩云。金錢買夜鬥。繁華北市喧。闐景物。賒吳楚。帆牆船兩岸。樓臺燈火路。三义風寒野。店人酤酒。月照長街。客喚茶。待得平明朝。日上隔橋還賣馬。陸花詩既成了。僧曰。如許佳句。倘然成自夢中。豈不大妙。惜乎子之不善夢也。余言了僧之語。當作理想之滑稽。則可。欲求之實事。則難乎其難。夢中作詩。雖自古已見。然祇有一語兩語。斷無成。

篇成什者。惟隨園詩話中略見之。然隨園固詞壇中之怪誕不經者。以爲有則有。以爲無則可云無。不足據以爲信也。

余於今年正月間。在一枝香菜館遇一極可笑人。與余作隔座隣。大言不慚。肉麻已極。余聞其洪聲謂同席曰。現在手筆生疎。一句也做不得。早二三十年。卽雲門樊山輩亦讓。我獨步。猶憶曩年偕寄和尚（大約卽寄禪）登高卽景賦詩。予詩中有一脚踢翻宋四拳。打退唐之句。和尚諧予曰。打退唐人一拳已足何必四拳。予曰。一拳打初唐。一拳打盛唐。一拳打中唐。一拳打晚唐。非四而何。合座爲之鼓掌。余謂此人荒謬極矣。雲門何人。樊山何人。誤一人而爲二。惜無人指斥其謬耳。如此信口吹牛。眞令人作三日嘔也。尤可笑者。踢翻宋人。打退唐人。是何等力量。未識少陵東坡輩聞之。在地下亦被除不祥否。

紅樓十二金釵中。獨王熙鳳不能詩。然雪中聯吟第一句。隨口胡謫。便成佳句。所謂詩人貴自然也。余料寶釵黛玉寶玉輩起之。斷無如此堂皇。卽多福之寶琴。多能之

探春亦當讓一步。少陵詩聖也。常語人云。多師是我師。非師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我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洵哉至理名言。千古不可變易。蔽廬女僕不識寫字爲何物。屢喋喋向余曰。先生早也寫。晚也寫。寫了幾個成天。難道還寫不到做官嗎。余因有句云。頭銜不借嘉禾貴。心血只爲墨草枯。中秋之夕。內子坐小缸畔。謂余曰。一缸水竟是月色了。余因有句云。春風得意紅千里。秋風澄輝白一缸。皆多師師也。

人言閨秀及方外詩之佳者最易流傳。以寄禪衡之。其說似當。然目前世人之嗜好。又趨於邪僻。一路鼎革而後。相公已都爲和尚。以僧字命名者。何可勝數。卽予友了僧人。疑其爲僧。而實何嘗僧也。究竟方內乎。方外乎。至於閨秀一門。更不可相信。無論上等著作。則捉刀有人。必非廬山真面目。卽令堂堂司教育者。於詩詞一道。亦何曾有所研究。幾句春詞。亦自拉扯而來。其民斯爲下者。則且慣編新五。更熟仿小熱昏。而愛才之男子。乃取而筆削之。爲之皇皇登於大報間。如此閨秀。抑何可嗤之甚。

有爲余解者曰。上之不得求其次。子何不廣搜。閨秀佳作而一。播揚之。苟不能則今日之閨秀。即新五更小熱昏之閨秀。有何不可。余初聞其語。氣爲之塞。繼而思之。亦現時之實情也。又不禁爲之大笑。

唐以聲韻取士。才智超曠者。固肆力其中。即秉資愚魯者。亦窮年月以殫其精。故六義之學。至李唐而大備。香祖筆記。謂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楊仲宏唐音。始稍區別。說猶未暢。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翦翼接式正變餘響。始皆井然。不知宋丹邱滄滄詩話。已有其說。謂論詩如論禪。盛唐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則小乘禪。已落第二義也。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而其於別體。則有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晚唐體。分之甚晰。世之言四唐詩者。皆謂其說起於高廷禮。謬矣。雖然。凡初唐人有至盛唐而存者。盛唐人有至中唐中唐人有至晚唐而存者。一生著作。何能割裂畛域。分爲或初或盛或中或晚乎。錢牧齋之品行。雖不足取。但其嘗詆此說。不可謂六義界中之一個。吳郡胡燮

亭唐詩貫珠箋。既隱秉其意。不復分列四唐。而清聖祖頒定金唐詩。亦削去初盛中晚名目。於是一般詩人。始漸移其舊日之見。然在好判疆陌者。猶斤斤於分派之說。以自詡鑒別。其可笑又何如也。余謂最不值錢者。詩人如蕩婦之賭咒。然一女不二夫。張三李四。辨別不了。不旋踵而楊花似之。詩人之作詩也。或愛初唐。或愛盛唐。或愛中唐。或愛晚唐。黨李則攻王。守杜則仇白。而實則落筆寫來。非初非盛。非中非晚。只剽竊前人佳句。爲依樣葫蘆之畫。余蓋不見唐後之詩人。何者爲初派。何者爲盛派。何者爲中晚也。噫。亦慎矣。

昔昌黎爲筆作毛穎傳。李肇國史補。謂其文高不下遷史。而柳子厚以爲怪竊。謂子虛烏有。相如賦於上。林子墨客卿。楊雄賦於羽獵。文人以寓言爲遊戲。自古皆然也。吾越馮夢香先生。謂傳之體裁。所以紀實。昌黎以寓言作傳。造意雖精。恐於體裁未當。因守主文譎諫之義。作筆賦一首。德清俞曲園實贊賞之。蓋亦遊戲中不可多得之詞章也。余爲備錄於此。以公同好。賦云。客有毛穎者。造於昌黎先生之門。而請曰。

僕躬勞藝府亦既有年矣。勵節則竹君比直。論文則石友同研。或鑽鋒以結陣。或橫耒而鋤田。既酸辛之備歷。驚日月之頻遷。握手而未忘逸少濡頭而已。禿張顛懼脩名之不立。恐沒世而無傳。願先生潤我以詞。蒞賜我以鴻篇。援彼春秋之例。榮於鐘鼎之鐫。銜感盛德。靡有已焉。」先生掀髯而笑曰。客亦有意於記勲業以昭來茲乎。胡弗詳述譜系。明叙本支。罄生平之所歷。悉無隱而無欺。蒙雖不才。願執筆而裁之。客曰。唯唯。元黃開闢。獐狃萌始。我祖初生。實曰明眎。輔文命以鳩工。登岱嶽而戾止。封於單閼之鄉。命爲舍伽之氏。前有寅宮。白虎研談而躡躑。後有辰宿。蒼龍蜿蟺而灑迤。月將則太沖爲之捍城。分野則大火輝其拜址。吹律而夾鐘應聲。改元而春分錫祉。羌聚族而穴居。感八竅而回趾。億萬千年。繩繩繼繼。罔非望月而孕。自吐其子。傳及八世。曰至殷商。隱山中以學道。餐雲母以爲糧。得容成之幻術。能自匿其陽光。忽御風以扶搖。駕詹諸而騰驤。乘天潢之廣濶。瞻河鼓之磅礴。蟻阿爲之前導。望舒御以遐翔。俄登乎廣寒之府。消搖於桂樹之旁。左拂吳剛之斧。右褰姮娥之裳。

持連城之玉杵春丹鼎之元霜吸金華以益紀斟沆瀣以爲漿優哉游哉其樂無央
「東郭之魏亦其苗裔走捷於飛性狡而慧恃智勇而啓爭端挾才美而遭排擠爰
有韓盧肆其博噬宋狙與謀遂出奇計禱於鵠蒼之神請於盤瓠之帝選勁兵嚴驍
衛青鷗白雀之羣鸚鵡鷹麟之勢相與逐魏於巒岳之間岡帖之際但見環山者三
騰山者五不輸時而魏斃」天子聞之命蒙將軍大獵於中山以繼其威烈焉爾乃
駢部曲發符節行伍整將校悅震震爚爚雷轟地裂羽旄掃蜺戈鋌揮鐵虔劉我邊
疆剗劓我巢穴流鏑擣掾蜜罟張設颯颯紛紛風毛雨血吮銜瘕者金鏃淫夷者咸
獻俘於天子之前而穎亦與於其列」天子見穎而怒曰爾首胡銳爾狀胡史爾挾
何能爾施何技有說則生無說則死穎拜手稽首而對曰臣無他能而性有所喜慣
記前言好譚名理昔伏羲畫卦臣啓其先倉頡造書臣知所起河雒浮龜而臣繪爲
圖魯野獲麟而臣畢所紀是以金題玉躑之藏綠字赤文之美摛華揆藻之才變豹
雕龍之士失臣則束手無能得臣則煙雲滿紙唯文事雖曰有餘而武備一無可恃

蔽 廬 非 詩 話

不能執戈。矛冒鋒矢。故身繫纍。囚而不免。乞憐於瑤。凡「天子乃破怒爲喜。而笑謂穎曰。昔管仲之遇桓公也。由俘馘而登公卿。爾際遇無乃與同。今亦封爾於管城。穎乃得廁身魏闕。供職承明。稱金馬蘭臺之秘。抉石渠天祿之精。朝討夕究。日邁月征。元元本本。文史充盈。每與斯邈之儔。沈侵醲郁。咀華而含英。上至焮佗循蜚。下及秦嬴。編年紀朔。迭用三正。旁及百家九流。陰陽五行。談天炙轂。長短縱橫。兼攷遐陬。異域風土物情。空峒濮鉛。載厥里程。又能按切時務。通意達誠。簿書錢穀。會計奇贏。罔弗載之極博。恢之彌宏。由是騰茂實蜚英聲。天乃嘉乃績。寘宇知我名。累擢中書令。而叨遇恩榮。」今則精力消亡。鋒鋌凋墜。毫無能爲。老不任事。嗟材質之頽唐。宜明主之廢棄。將歸隱於巖阿。待乞靈於文字。免異族之混淆。歷千秋而永誌。允沒齒而不忘。惟先生之所賜。」先生肅然起敬。曰。客誠神明之胃。由刀筆致身。通顯而功業偉於蕭鄴者也。先生於是詞吐紛葩。文成璀璨。時有穎之曾孫。曰毫錐者。侍立於先生之旁。而爲之染翰。旣爲作傳。又爲作贊。贊曰。矯矯靈胄。肇生卯官。相禹著績。俾侯

於東。玉魏而仙。冷然御風。遯蹟入月。吐氣貫吐。惟魏之狡。不以令終。構釁盧狔。實始興戎。祖龍奮起。思角其雄。大獵中山。繳矢雕弓。雖遭俘獲。束縛臣躬。終沐恩遇。功高位崇。守墨養晦。研丹勵忠。直節挺竹。高冠峨銅。文苑業偉。詞林職充。六藝淹貫。三墳精通。齒衰髮禿。幡然而翁。復隱巖穴。棲遲林中。讀書紀事。難忘其功。於萬斯年。流惠無窮。是賦典麗。喬皇極。文人之能事。昔柳子厚以毛穎傳爲怪。余謂若此賦者。眞游戲場中之怪文字。空前絕後。非獎飾語也。

隨園有句云。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余讀之。輒興感不止。余鄉有俞姓者。年年科甲。世世簪纓。家貲饒巨萬。至十世不替。眼前名紳某。前清道員也。生五女。皆能章句學。而仲女尤其翹楚。某年。仲逸去。紳故秘不發。詐爲病死。然路人爭道其事。牆茨不可掃。信哉詩言也。余第據其女僕言。仲許字某紳族。迎娶有日矣。先是。仲與某薙髮匠。曠至是。遂從之。完其所好也。仲貌奇美。而薙髮匠某。則黑肥而麻。不至何以愛之。若此。豈亦前生宿孽耶。余戚周某。館於俞家者五年。從學生手得仲詩。有

蔽 廬 非 詩 話

試問郎君要命無之句。余已斷爲不貞女。頗心疑。周固不料。如斯女子。所謂郎君者。乃薙髮匠也。此事與隨園所說之溧陽宦家女相類。而玷辱門戶。則尤過之。女子不宜知詩。一言實此輩尤之耳。隨園多澆薄處。而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兩句風流中。饒有仁厚之旨。常與天嬰所指。但使桑麻都遍野。肯教行路夜深來。兩句等量齊觀。亦隨園之僅句也。

姻長俞士元。少年爲紈袴子。豪酒使氣。不拘小節。然有奇才。生不攻詩書。而詩文詞賦。有所作。則無不佳妙。惟喜惡謔。以故人不之欽也。曩年宰河南靈寶時。縣之某鄉。興修楊妃廟。旣落成。邑人士請縣公撰聯。俞姻長立書十四字云。帝留蜀道思卿甚。妃在唐宮洗子無。至今靈寶人猶稱誦之。逾年罷官歸。以語余。余曰。句大佳。妙惜過落纖巧耳。

文人最喜與小蟲作樂。而詩人則不爾。如逐鼠有文。討蟻有檄。而詩則少見。嘗讀甘亭居士道鼠五古一章。嘆爲絕作。因錄之於下。詩云。鼠爲穴。蟲總至。黠傳往籍品。儕

逐臭蠅。戾並含沙。蚋挾邪作。姦利如禾。有蠹。蠹要當屋梁。伏翼免銅丸。摘主人有閒。齋倦游。事棲息。灑掃敵十弓。經帷數片。席扈斑與裘。鐘各各令修。飭不知始。何年精。鮑窟其側。卜術慙。仲能鬚材。負不律。忝號中書君。雄長金枷國。分無憑。社威粗具。搬薑力旁舍。窺餘蔬。鄰廚豔殘炙。耽耽歷歲時。唧唧似謀畫。一夕率其羣。乘予出門隙。翻騰敗瓶罌。沸亂到書冊。觸屏類穿墉。嚙帳等裂帛。祇期偷太倉。擾及揚雲宅。有若古語云。室怒而市色。朝來入書堂。什器半狼籍。周觀得其由。睢盱肯緘默。貪饕本性。爰書不汝劾。顧予澹蕩人。風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急思掘。隊攻酷擬迎。貓食或伺用。魚斗或燒類。地拍叱呼。社君前肅聽。張湯磔鼠若。踧致詞。無言對以臆。我儕長於斯。空廡恣安適。飲水腹期滿。拱穴計誠得。自子來攤書。致我形畫。匿由來盜憎。主此理詎難識。子書富堪胸。利齒莫能蝕。子文頗光燄。寸目奚解測。予若國狗耳。遇物無不咋。相黽固妄動。見怒亦量窄。曾聞千金弩。輕發良可惜。即令五技竊。豈復一錢直。况未公然來對面。爲盜賊推情。更應恕薰逐。無乃刻俯思。適然笑揮。

手罷訶責移我繩穿牀收我韋編易逝將遠去汝誅茅室重闢舍肉尙有餘庭虛任跳擲舞門母我猜裏珠勿報德但冀發揮心吐腸成感格請學梁簡文留塵看行跡典博古奧可與上林賦並讀此游戲中之雄作也

青州董甘齋聞余作非詩話出版有日矣恃其祖先之諧詩一首來謂余曰此前百數十年北京之趣史也且曰此詩已登於某書惟以編次不明不能爲我祖生色吾爲祖先叫屈者久矣某高祖如皋公乾隆間進士也宦於京者久之日猝見北京婚禮詫爲奇談乃謔詩一首嘲之此紙猶是百數十年前之原稿也余受而讀之紙已黃黑不可辨書法甚細潔如閨秀手筆大都從前之翰苑派非學趙則學王以致如斯瘦弱耳詩云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鐘秤幹一挑休作揖紅毡四裹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竈拜得腰疼是阿公新齊諧載有海昌陳秀才偕其表弟李姓至廣西通判署中署內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秀才力主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秀才在園中

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忽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秀才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簾帽。葛衣。坐梧桐枝上。秀才悸。急趨臥內。老翁落地。以手扶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秀才見其鬚眉古樣。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內室。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尙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李之家僮見之。急白李。李責秀才云。汝染邪氣耶。陳大悟。亟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將入浙江。老翁謂曰。吾與汝緣盡矣。言已。猝不見。秀才旣歸。具以告其家。家人駭曰。此老妖也。汝何得近之。不送命。亦幸事耳。余謂有鬼能詩。風趣奚若。惜余不得而遇之。世之所謂人者。有幾個錦。其心有幾個繡。其口必曰。尙論古人靜待來者。與求鬼。又何異也。書至此。昂孫甫醉歸。曰。兄以爲人不及鬼耶。一笑。

近時之言詩者。多半參入禪機。自詡敏悟。余謂此最不可強求者。以李杜之詩。方尙

蔽

廬

非

詩

話

偏於雄放一路。何況其他。惟王梵志有句云。昔我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饑。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八句真是禪家上乘。其他如梁元帝之不疑行舫。往惟看遠樹。來庾肩吾之只認已身。往返疑彼岸。移兩意俱同。均是悟境。慧濟寺密照和尚輓錢塘丁松存先生云。彈指華嚴見樓閣。從心爭戰生甲兵。粉粹虛空原頃刻。可知大地本光明。又云海鷗不須有兩岸。泥鮒終能安尺波。手揮萬金豈足樂。腹飽一粒還嫌多。詩中亦含有至理。惟語多火氣。不似方外人口吻。亦一奇事也。

宋人咏被虜女子詩。有到底不知顏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兩句鬆秀已極。吾鄉有好賭者。初則携錢以往。敗北而歸。繼則捐其妻子衣飾以去。復敗北而歸。又次則捐其己之衣衫以去。然典質資。又一呼立盡矣。余爲改宋人句以嘲之。句云。到底不知時運。誤陣前猶自赤身。軀亦警世之句也。此輩惡奴。至死不悟。近且以他人物爲共和品矣。可嘆。

吾越某孝廉。十七歲賦鹿鳴。屢赴禮部試。下第者至十一次。晚年精力衰敝。猶治裝欲往。家人堅阻之。遂停試。因自顏其室曰佳士軒。有訾孝廉爲狂者。孝廉曰。吾豈狂也哉。佳士不成。進士爲欠一走耳。人爲之大笑。余謂此老功名之心。正復不弱。然天下事終須自求而來。一味因人。便無成事。其心雖可鄙。其意良可師。余因本此意。以成一絕。亦警戒後人之意也。詩云。事業與功名。顯然分貴賤。吝爾一手足。兩兩不成片。

劉東苑云。富於萬篇。窘於一字。余當時頗不之信。繼而友人以近作索和。內有一朋字。造句三五日。卒不得一佳者。方悟劉言具有甘苦意味。非三折肱者。固不能知也。後來勉強和之。詩云。豪俠隨時縱。酒肉貧窮無處覓。親朋陳腐已極此。卽窘於一字之實驗也。荀子曰。人有失針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昔袁子才送弟香亭詩。有句云。君恩深處望途遠。家運隆時惜我衰。一時和者甚衆。惟袁字一韻。殆無佳句。惟其妹夫胡書巢句云。江南政績新遺愛。

蔽 廬 非 詩 話

海內文章舊起衰。子才作書深美之。書巢答書中。有爲押衰字頗費心機。今果見許。足徵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云云。識者謂書巢押衰字工夫猶荀子言眸而得之之工夫也。其說甚是。余愧無眸而得之之工夫。故一遇和作卽退而却走。而尤爲難者。則莫若改詩。嘗有重余之人。以未是草就正於余。余之苦殆吃黃連之不若。非全易其意。則不易一字。作者恒怪余之不情。非不情也。自作自討好爲文士之通弊。而詩家染之尤深。余初意亦願點竄數字作冠冕之唐塞。無如甫易一字。則其楮上原本彷彿栩栩欲活一字。都擺不穩。只好悉數勾去。即此一端。已足見余之毫無工夫。必如荀子所云。眸而得之。恐於改作和作。亦有鞭長莫及之憂矣。長兄古香（卽枝先）云。工詩者不善改詩。不喜和詩。此言當是近理。

秋夢爲余言。予幼時聞諸父老。某宦游於湘。見有作劇以斂資者。於廣場中擇地。障以布帷。中置狗熊一起。立如人。能握管作書。且能爲韻語。某見而異之。值其人居址。瞰其亡而入其室焉。適無他人。惟熊獨在。見某作哀乞狀。淚簌簌下。而苦不能言。某

益異之。因命以筆代口。熊乃歷述所遭。蓋彼固士人居鄉僻。一日獨行郊野。遇一人投以蒙藥。遂不復審人事。其人挈之行。忽如夢醒。自度已入陷阱。必不得脫。姑聽其所爲。未幾其人牽一熊至。殺之。剝其皮。復將針遍刺士人之體。俾血液流隘。而後以熊皮蒙其上。皮遂附着人身。不得脫。因牽之四出以賺錢。某聞其情。忿甚。遂將其事訴之邑宰。邑宰捕其人。訊之確。乃置其人於法。而舁熊歸諸其家。予所聞如是。殊不可信。姑誌之以作談助。

狂笑有咏怕老婆史浪淘沙四闋。其一咏劉備。詞云。獅子吼。河東嚇壞英雄。招親劉備。進房中。一見佩刀。皆侍妾甘拜。下風半生習。刀弓騎五花。鬚何不染通紅。誰料金鋼經百鍊。怕化柔銅。其二咏唐中宗。詞云。遇爾唱迴波。說賽閻羅。宮中忽現女妖魔。就算一朝爲帝主。受屈難過口。念阿彌陀。明稱惡婆。一身造孽太多。多不是者。般如此怕。况他奈何。其三咏百里奚。詞云。古有百里奚。作相秦西。而今富貴忘前妻。那記臨行分別苦。炊作烹鷄。一日聽悲啼。月慘風悽。堂上堂下。細參稽說。到如情如。

理處老怕人題其四咏陳季常詞云聞說陳季常談禪名揚如何受罰跪池旁偷看柳妻那裏去坐內梳粧學士遇無光笑口開張天下那有這婆娘不是人情難得了闖進佛堂。

蘆 廬陵褚慧和某年夏得心疾醫生以鬱金進服之即愈次年夏亦如之而病乃大劇招前醫生至則云外感不同宜乎爲患乃反劑以攻之而心疾遂愈病間有詩一章即紀其事云去夏抱心疾鬱金如神丹今夏抱心疾鬱金如神奸方知外感殊未可一例看天機本活潑刻舟求劍難善乎古人言猛當濟以寬荆公禍宋社一部老周官此詩妙有隱刺疑爲張南皮梁卓如輩言之蓋慧和患病時正戊戌庚子間也慧和死兩年矣遺詩不多有所作必含有經緯嘗謂余曰士人無行至於立言而猶以花月了之直罪人耳

話 余好酒余友了僧半閒則絕不喜酒憎余之縱酒也兩相約各懸一酒戒詩於廳事余雖絕惡之然愛其詩輒朗誦不已了僧曰子既愛此詩即不當縱酒既縱酒矣即

不。便。愛。此。詩。如。曰。此。詩。自。此。詩。彼。酒。自。彼。酒。我。無。妨。兼。愛。之。請。問。子。爲。此。詩。之。罪。人。乎。否。余。唯。唯。第。無。以。應。了。僧。死。余。無。所。事。其。家。因。命。人。抄。錄。以。來。置。之。行。篋。中。每。讀。此。詩。心。恒。怦。怦。動。欲。與。紅。友。絕。交。然。卒。不。能。也。其。詩。云。天。地。一。氣。耳。我。身。亦。如。是。氣。聚。人。則。生。氣。散。人。卽。死。道。家。貴。養。氣。鍊。之。益。精。髓。直。養。而。無。害。吾。儒。豈。二。理。奈。何。縱。飲。徒。不。惜。身。命。委。保。齋。之。不。暇。而。乃。爲。酒。使。謂。能。澤。肌。膚。表。盛。必。瘁。裏。謂。能。通。血。脈。此。盈。或。絀。彼。又。謂。風。雅。助。濫。觴。自。文。士。借。作。釣。詩。鈎。淋。漓。掛。唇。齒。不。然。飲。戶。萬。一。皆。陶。李。要。知。古。達。者。名。不。因。酒。滓。徒。爲。鳩。毒。媒。寧。止。肉。食。鄙。不。見。起。醉。餅。塊。然。彈。丸。比。烝。之。乍。浮。浮。肥。皮。成。瓠。子。噓。氣。使。之。然。其。中。可。知。已。不。信。試。剖。看。童。豎。皆。能。指。粗。如。蠶。窠。攢。細。若。蝮。穴。徒。腑。臟。方。寸。地。空。洞。何。所。恃。一。朝。六。疾。侵。直。入。無。禦。抵。大。則。關。鬲。封。小。亦。皮。骨。歠。與。其。悔。噬。臍。胡。不。戒。滅。趾。所。言。本。意。造。罕。譬。實。取。邇。莫。哭。桓。元。子。用。以。當。監。史。此。詩。於。衛。生。一。道。言。之。綦。切。惜。吾。輩。縱。酒。人。有。戒。心。而。無。繩。墨。日。日。戒。酒。日。日。害。酒。壽。命。之。不。長。其。當。然。者。耳。

蔽 盧 非 詩 話

昭陽駱秉貞女士。性奇潔。見男子。輒驚避。年九歲時。嘗謂其母曰。凡人總須帶些香氣。方可以自別於畜。母喻之曰。女子以脂粉爲遊戲。無事則然耳。若男子。則堂堂七尺軀。朝夕有所事。何用焉。女士卒不然。背其父。詈男人爲臭男子。逾年。母死。繼母曹虐待女。女性又乖。嘗有所忤。繼母不得逞。乃於纏足時。洩其忿。緊束之。使不得行。女卒以此遞減飲食。久之。致於死。絕命詞中有他生願作臭男子。免受人間苦肉刑之句。言之酸楚。令人灑淚。然其乖性。則猶昔也。纏足之害人。無待贅言。際今革新之時。天足風氣。漸推漸廣。或者數年而後。可以豁除此種陋習乎。徐伯蓀先烈游學東洋時。寄內數絕。中有句云。莫逼女兒裹小脚。苦刑後主。可除名。詩尾注語。昔李後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妃窈娘足。爲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爲弓鞋小脚。以致量大較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婦。男女相沿。恣爲淫褻。不但小兒女受無量苦楚。且有婦人爲此事服瀟者。然而後主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其受苦不知何如。欲發慈悲之心。救茲囹圄之鬼。非除去纏足舊習。不可。詩故云云。此亦因。

果設教之苦心也。余幼時亦有句戲纏脚女子云：尖尖玉筍競誇贊，忽遇四川張獻忠。世傳張獻忠破四川時，截女子小足，堆爲一山，擇猶小者爲山尖，縱火焚之，出乖露醜。至於此極，尤物之禍人歟，是以尤物而禍已也。余獨怪世之女子，其膽如鼠而獨不怕，有如張獻忠者，寧非奇事。此余之詩意也。

嘗見某集中有笑賦一首云：破涕子本無笑疾，養空而遊所見人士與己不侔。但覺其蔽莫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金穴方崩，銅山又起，屢覆前車，仍循舊軌，廣斟雉膏，甘焚象齒，豈知有造必化，無泉不瀉。縱置筮鑰於枕邊，難挈分文於泉下。贈百萬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捨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取下千怨，博上一歡，或同謀而異獲，或始笑而終嘆。從高墜者輒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鶴唳思聞，蓴羹想饗，不已慎乎。又見禁忌百端，福田是慕，不學顏含，鬼尋管輅。王莽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歷少，日卜葬則青山無墓。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而却步，百鬼集於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坦平，墮終身於雲霧。又有喝雉

蔽 廬 非 詩 話

呼。盧。葉。子。作。戲。每。一。登。場。如。履。止。吠。眸。子。營。然。神。魂。囚。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若。棄。一。息。尚。存。六。時。不。廢。試。清。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味。」若。夫。丹。訣。大。悟。蒲。團。小。參。受。籙。自。喜。長。齋。自。甘。捨。名。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斬。半。菽。於。戚。里。揮。萬。鎰。於。伽。藍。廣。陵。則。妖。亂。有。志。臺。城。則。餓。死。難。堪。凡。此。千。秋。之。感。皆。由。一。念。之。貪。」至於誦習詩書。曠覽宇宙。披膩顏。裕。逐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鬪。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晝。徒。相。毆。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囿於習而心昏。縛於教而自束。繩趨溝衷。龜腸蟬腹。理不經於心。見不出於獨。寧顯悖。夫。周。孔。惧。小。違。於。濂。洛。如。聾。蟲。之。藉。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爲。目。甚。至。八。翼。冲。舉。一。行。未。讀。相。引。爲。曹。高。冠。簇。簇。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焉。」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居。其。氣。多。滯。其。質。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除。其。疾。惠。莊。之。辨。無。以。釋。其。拘。破。涕。子。乃。洞。觀。物。外。手。暗。擲。揄。不。得。已。而。虛。舟。相。值。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齷。然。與。莞。爾。不。能。忍。於。須。臾。是。賦。有。訾。其。過。於。莊。重。失。笑。字。之。本。色。者。余。謂。文。人。之。筆。以。含。蓄。爲。上。至。於。纖。巧。刻。薄。

自詡詼諧。則品斯下矣。吾輩正坐此弊。不可不奉爲典型。

雙熱與一寒聯吟。一寒起句云。虛掩柴扉。叩不開。雙熱笑曰。胡說。扉既虛掩。不叩自開。豈有叩而不開之理。一寒曰。不然。予方推門。門內適有人倚門酣睡耳。雙熱乃續云。遠離三舍。把門推開。門闔絕無人影。一寒曰。胡說。人既遠離三舍。安得如許長臂。以推門哉。雙熱曰。遠離三舍者。鼓勇也。作勢也。既退三舍。乃直奔而前。以加倍之力推門也。一寒乃結云。哭問客從何處來。雙熱曰。呸。上句既云闔寂無人。則問客者阿誰得毋鬼耶。且見客更萬無哭之理。一寒曰。嘻。子亦慎矣。夫既用力推門。只此一推門開。必將倚門酣睡者擠入門後矣。其人既擠入門後。此所以闔無人影也。其人又驚又痛。此所以哭問客從何處來也。雙熱又起云。一輪明月似燈紅。一寒曰。不通。不通。月非太陽。其光白。豈有紅如燈者。雙熱曰。月裏嫦娥。飢不得食。乃殺玉兔而食之。於是一輪明月。紅染兔血。况望月者。又戴紅色眼鏡。此時之月。豈不紅似燈光乎。一寒乃續云。四關虛窻。爲怕風獨酌。無聊朋滿座。雙熱曰。此真不通之至矣。既曰怕風。

蔽 廬 非 詩 話

則閉窗不遑。安有開窗者哉。安有四面開窗者哉。一寒曰。此縮腳語也。此歇後語也。四關虛窗。爲怕風不來。無奈詩限七字。予不得不截去二字。咽住於喉際耳。雙熱曰。然則且駁汝下句。旣云獨酌。是明明一人矣。而又云朋滿座。除非見鬼耳。一寒曰。人也。非鬼也。朋雖滿座。無多酒人。酒人惟一個耳。故曰獨酌。無聊朋滿座。雙熱曰。好好聽我續來。持杯不飲。酒常空。一寒曰。旣云持杯不飲。然則杯中之酒何處去。而乃常空耶。雙熱曰。此句當分二段解。持杯不飲者。彼滿座之朋也。酒常空者。彼一個酒人。獨酌無聊。愈無聊。愈飲酒。一杯復一杯。此所以常空也。此兩首聯句。一冬烘詩耳。一寒不至。何許人。其殆雙熱之對偶乎。滑稽之談。至於如此。有以強弩之末相譏者。不可謂非中肯語。然能別開生面。亦歪詩中循循善誘之一道也。

科舉時代。士氣之錮蔽極矣。然當時文人。或有研心詞章者。有所作。則工穩精緻。耐於咀嚙。風騷之態。令人欽服。予曾見仁和費伯陶所作集古四銘。繡口錦心。嘆爲自古罕見。因具錄之。其一。考舍銘。引曰。蝸廬四壁。鵲巢一枝。如鴨在欄。鬪志愈銳。比豚。

入笠放心可求。每當夜柝蕭森。書燈隱約。宜入門之。有祭詎題。壁之無詩。此號舍之宜銘也。銘曰：萬間廣廈（曲水詩序）江漢炳靈（蜀都賦）廬營半壁。火閃一星（揚脩答臨淄侯牋）月穿牖白。風捲簾青（江淹別賦）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銘）其二卷囊銘引曰：錐穎未脫。琴絃待張。懸或摳衣。垂欲盈尺。雖非長吉。亦有錦囊。聊學呂公。預儲夾袋。不可卷也。于以盛之。此卷囊之宜銘也。銘曰：渺爾一囊（司馬相如琴囊銘）程表朱裏（長笛賦）織布而成。垂帶而厲（華陀藥囊銘）佩玉匪鳴。藏金匪侈（稽康笙論）用舍行藏。惟我與爾（司馬光杖銘）其三。龍門銘引曰：芝眉點碧。梅頂聳紅。植檄兩行。蜿蜒一氣。自提籃而初入。暨投卷而言。旋題鳳誰嘲。登龍有願。此龍門之宜銘也。銘曰：門之高矣（班固傳）有龍則靈（陋室銘）如第啓甲。如簾閃丁（馬伯約傳）登或拾級（藉田賦）盛每來庭（笙賦）高山仰止（詩經）品物流形（易經）其四。虎榜銘引曰：數行淡墨。千佛名經。記織登科。花硯及第。當金花之寫。豔恰玉筍之聯。班馬走千門。鵬搏萬里。此

虎榜之宜銘也。銘曰：巍巍乙榜，（聖主得賢臣頌）靈鳳羽儀，（江淹言志詩）雲連虎觀，（辨命論）月朗龍池，（舞鶴賦）紅分芝圃，青雜桂旗，（沈約鍾山詩）歡騰白屋，（辨亡論）九脊雍熙，（景福殿賦）大抵纖巧之作，多流於偏刻，欲求其趣而不俗，巧而能雅者，甚不多見。四銘輕巧玲瓏，誠小品中之傑作也。今者科舉既廢，各省試院已另有作用，數十年後之人將不知考舍卷囊等爲何物矣。附誌於此，亦保存國粹問題中一舉而兩得者也。

有客謂余曰：杜荀鶴以十字得名，然猶有二句敢問古之詩人有以一句傳名後世者乎？余曰：有潘大臨，非宋之名詩人乎？其佳什不甚多見，而滿城風雨近重陽七字名諫千古，非以一句而得名乎？客且不之信，余乃爲客詳細言之。謝無逸嘗聞大臨近來有新詩否？大臨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興。只此一句奉寄之事，載在詩史，言之鑿鑿。近來一般詩迷，甚有用此七字爲轆轤體者，然則其聲價不但與風暖鳥聲碎日高

花影重十字相等。且或過之。予何蒙蒙之甚也。客唯唯。請舉一二。余乃爲述於下。舍予之兄諧隱。有用滿城風雨近重陽七字。作轆轤體七絕四章。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準擬持螯入醉鄉。沽酒前村人着屐。也應爲賞菊花黃。遠戍寒雲掩日光。滿城風雨近重陽。登高猶憶前人事。落帽龍山興致狂。年來時事日相促。我爲斯民流涕哭。滿城風雨近重陽。家家又愁烽烟迫。一年容易又秋光。客裏思鄉覺夜長。正是桂花香歇後。滿城風雨近重陽。此詩無甚趣味。不過備格而已。以余所見。用之七字爲轆轤體者。當以錢塘洪範孫所作之集古七律最爲鍾鍊之作。誠非三折肱者不能道隻字也。洪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煙雨微茫暮色蒼。張正一遠望。蘆荻有聲千點雪。錢希秋吟。菊花無語一頭霜。王益重九寄友。高臺陳迹人何在。鮑溶登高懷古。修竹空林路轉長。范成大送友東歸。鴻雁不堪愁裏聽。杜牧咏雁。秋聲隨夢到家鄉。宋棹三山。一曲歌雲勸玉觴。劉翰小宴。滿城風雨近重陽。林間落葉無人掃。劉雲村行。花下留賓壓酒忙。韓渥寄裴公。紫豔

半開籬菊靜。「趙嘏晚秋」紅蓮初熟稻畦香。「苑咸村居」明朝扶杖南山去。「張宏範吳門」坐看花光照水光。「蘇軾小園」憶從牛渚到瀟湘。「汪藻客瀟湘」露菊新花一半黃。「白居易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萬里關山尋舊夢。「李頎旅懷」滿城風雨近重陽。故人沙漠猶通問。「趙晦九日寄友」遠客歸途正渺茫。「李東陽九日渡江」佳節年年愁裏過。「黃滔旅次」天邊雁字不成行。「高啓金陵」兩地懷人各一方。「沈堯中九月八日贈友」三更螢火上魚梁。「羅隱村居」蕉窗夜盡蟲吟急。「朱慶餘夜讀」竹院秋深鶴夢涼。「黃庚月夜」百歲光陰同過客。「朱德輝唱和」滿城風雨近重陽。劉郎不敢題糕字。「宋子京九日食糕」祇爲他人笑我狂。「韓浦無題」田家香稻喜新嘗。「郭登秋日」社酒淋漓慶歲穰。「陸游東郊」金犢約遊松柏路。「錢起還蘇州」玉魚寒解荔支裳。「蘇舜卿游山」蕭疏旅鬢空愁雪。「孫逖九月八日贈友」懶散游心獨倚廊。「許謙九月八日山居」又是一年秋興掃。「王庭珪遺懷」滿城風雨近重陽。此詩曾登話

經課藝曲園甚贊賞之。

蔽 廬 非 詩 話

楊南村所作山居漫錄爲世欣賞以其性趨於野也予中表叔仁和蔡乙襄先生曾有山中雜咏二十首依次命題讀之饒有雅趣因爲彙錄於下其一山房讀書結廬靜不譁臨窻讀我書悠然當今世獨與古人居其二山齋延客君居北山麓我卜南山宅北山至南山未止越阡陌瓦盆春酒香相對爲主客客來久不去門前暮烟白其三山家訪友足音常登然相逢皆舊識童子出應門懽然近佳客可惜先生去歸來待不得其四山寺尋僧名山僧占多我亦分其偏寺古景自殊隨喜翠微顛老衲得內養童顏將百年聽說先朝事滄海成桑田其五山洞攬雲呼童取軍持曉起度澗谷洞口白如絮朝雲生簇簇就而引納之潏然滿其腹出如煙一縷瞬息逾斗斛滿室散氤氳霑衣疑簾霧旣來還縱去還我寤歌獨莫似窮措大得錢塞破屋其六山梁步月山石疊成梁不比湖濱橋徘徊未忍去月影前頭招其七山谿聽瀑聽瀑堪洗耳不須潁水大所以彭澤宰臥向匡廬外縱目固奇景尋聲實天籟川上與濠

蔽 廬 非 詩 話

梁各在意所會。其八山田看耕。先鄭數三農。本有澤與山。後鄭忽去之。不容在山間。今看南北峯。有田盈其灣。耕者自上下。我亦隨躋攀。其九山轎晨游。低蓋迎曉旭。疏窻映高峯。俯視六橋上。連翩躍花驄。惜彼少年子。如日方在東。羲馭誰能駐。崦嵫忽成翁。我自樂其樂。喧笑隨兒童。其十山廚午爨。積雨煙火遲。雖遲家家齊。牆下粟薪乾。簷前土鏗低。但博黃梁熟。不愁濕煙迷。飽飯將何爲。臥聽鄰家鷄。其十一山泉煮茗。小築右台山。法相寺在後。最愛錫杖泉。似出虎跑右。汲以烹山茗。有茗不須酒。其十二山果釀酒。西域葡萄釀。南荒椰子瓢。植物富酒材。不許麴蘖驕。我爲推廣之。果實紛招邀。取甘助稼穡。務使醇不澆。見酒不見果。合化味更饒。其十三山石供兒登。臨力不支行。窩誰爲供。勿言一拳小。頗亦足摩弄。天然平如砥。造物豈斲礪。一笑謝山靈。竟勞几杖從。其十四山花插瓶。掘土得古瓶。牯麤殊無似。野花不知名。嫣然亦可喜。折歸聊插之。挹水滿瓶裏。經日竟不萎。蒂間將結子。兒童偏記得。笑問此何理。遙指樹枝上。同開先落矣。其十五山竹翦箬。會稽美竹簡。而今非所寶。山人運匠心。

知作匕筋好。同爲南方珍。羹魚又飯稻。自怡不贈人。非惜手親造。若將出山去。借簞亦小草。其十六山松斧薪是。山皆有木厥木尤。多松尋常斧爲薪。片鱗碎老龍。豈無干霄質。澗底久鬱葱。忽與柏同摧。匠石難再逢。惜哉國棟材。不及爨下桐。其十七山鷄唱曉。城市夢正酣。山家已報曉。淮王今在否。天鷄唱杳渺。不須天鷄唱。山鷄自了。了其十八山鳥噪晴。昨見鳥雀入遺粒。同紛爭阻雨。難覓食戒童。慎勿驚今朝。眠初覺未覩。曉日晶忽聽。繞屋樹都作快意鳴。招邀出巢去。相彼求友聲。其十九山蔬供饌。杞菊各有苗。蕨薇亦有根。山肴紛無數。總推籜龍尊。土中蟄已出。逾時氣即溷。街頭滿擔賣。展轉入朱門。厭飫亦稱美。誰知真不存。其二十山藥延齡。仙人貴上藥。句漏求丹沙。神農嘗百草。終取土氣多。甘谷菊花水。居人壽有加。黃精枸杞等。異等同科。誠堪制頽齡。非但驅病魔。尼山早嘗之。應遲曳杖歌。外助兼內養。交濟保太和。余讀此詩。覺舌本尤有香味。世丁陽九。君子道消。桃源因可問津。亦吾人以身外世之一樂也。

春秋本是爛朝報不到千秋無定論人說項王弑義帝便宜劉季亦奇冤此了僧詩也其說本諸齊東不足爲信余曾見某筆記中載有漢高弑義帝一則其言云乾隆時山東鹽驛道廬憲觀暴卒已而復蘇家人詢其故廬曰余前身卽九江王英布也弑義帝乃高祖賄布並非項羽所使高祖陰弑義帝嫁禍項羽而僞與諸侯討弑義帝者羽訟於上帝須布對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弑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家人又問事在二千餘年之前何以遲至今日始行定讞廬曰羽以坑咸陽降卒故受無量罪今始滿罰釋出有伸訴權云云雖怪誕不經却亦讀史之索隱語語有之英雄多陰謀安知義帝之死不爲高祖所使乎韓信彭越英布皆項王舊臣而高祖一氣殺之其中亦是一疑竇也

嘗讀民意君滬江竹枝詞爲之太息者再湊洊繁華最傷風俗吾人旣無挽救之能力而唯借無聊之筆了之游戲歟悲痛歟亦莫說之心事也詩云麥帽羅衫油壁車金迷紙醉儘豪華老牛賺得九五扣麻雀無妨二四又三五成羣笑語譁翩翩年少

是。誰。家。自。來。生。性。橫。陳。慣。不。吃。烏。烟。吃。臥。茶。奇。男。有。志。赴。東。洋。國。恥。當。年。誓。不。忘。樂。
到。此。間。不。思。蜀。倭。刀。不。買。買。紅。粧。油。辯。輕。粧。臉。若。霞。當。胸。一。朶。白。蘭。花。晚。來。最。是。風。
頭。健。避。暑。園。中。夜。馬。車。粧。臺。尙。未。畫。雙。娥。已。有。人。來。催。碰。和。一。輛。包。車。雙。俊。僕。誰。家。
公。館。好。嬌。娥。爺。做。工。頭。娘。揀。茶。阿。儂。絲。廠。管。縲。車。一。家。生。計。艱。難。度。行。路。還。愁。黑。藥。
又。吳。淞。江。畔。野。菘。肥。對。對。鴛。鴦。結。隊。歸。妬。煞。風。流。賢。太。守。夜。深。覓。件。效。雙。飛。婦。人。醇。
酒。託。佯。狂。投。筆。徵。歌。消。夏。忙。不。用。鉛。華。不。纏。足。知。君。看。慣。學。生。粧。飢。驅。寒。遣。僅。生。存。
赤。笠。青。衣。犢。鼻。褲。油。汗。未。乾。喘。未。息。銷。魂。便。到。小。東。門。輕。盈。體。態。小。先。生。渭。濁。涇。清。
浪。得。名。莫。說。吳。姬。太。嬌。小。捉。花。留。絮。也。多。情。短。小。身。材。清。水。粧。轎。前。車。後。爲。人。忙。自。
知。野。合。鴛。鴦。樂。忘。却。家。中。田。舍。郎。從。來。仙。子。住。蓬。瀛。螺。髻。如。雲。插。紫。櫻。底。事。銅。琶。多。
越。裂。聽。來。還。帶。凱。歌。聲。筆。筆。是。血。字。字。是。淚。漁。陽。三。搥。平。地。一。聲。可。以。當。之。惜。社。會。
中。人。醉。生。夢。死。而。不。知。警。其。殆。天。乎。

有仿劉夢得烏衣巷一首者。王鈍根既步其韻。而余亦踵作二首。具見於本書第三

卷事隔數十日矣。今又有用夢得原韻者。非他人。卽余老友劉豁盦也。豁盦本絕妙詩才。能雅能俗。故人道遠不通音問者半載。今忽於某報上得讀其新作。百朋驟獲欣幸。奚若具錄之。非敢妨人板權。所以誌幸也。其詩總題爲海上拉雜吟五字。第一嘲主筆詩云。日將妙筆巧生花。專電傳來月已斜。游戲文章還絕妙。挖空心思罵人家。第二嘲律師詩云。全憑舌底放蓮花。正着衣冠貌不斜。僥倖一庭稱勝訴。專門法律詡名家。第三嘲商店詩云。電氣燈光盪眼花。店堂多貼紙條斜。更將紅紙招牌換。脫貨求財又幾家。第四嘲雉妓詩云。胸前爭掛一枝花。陌路人逢笑眼斜。獨喜壽頭碼子客。依依握手到農家。

余近又有海上竹枝詞數章云。牆頭春杏一枝紅。寄與郎君消息通。不是東風無管領。掃花折殺白頭翁。偵探心計最奸刁。吃倒王糧造瞎謠。一酒一和嫌價貴。夜深偷度帶鈎橋。不管有錢沒有錢。青灰花緞鑲絲邊。可憐一幅春江畫。總是男人吃眼前。失火原來怕旱冬。五更飛到警人鐘。輪聲軋軋前行急。道是捕房出火龍。春林斜對

百。花。洲。香。粉。胭。脂。冰。雪。油。莫。道。里。名。是。畫。錦。西。山。日。落。出。風。頭。邪。妻。蕩。女。滑。公。郎。第。
一。妖。魔。五。劍。光。尺。尺。單。單。算。哈。數。志。心。朝。禮。夜。來。忙。乳。口。香。時。心。塞。茅。閑。來。且。把。古。
書。鈔。旁。人。道。我。顏。之。厚。六。十。薪。金。怎。忍。拋。一。半。開。通。屬。我。曹。讀。書。不。怕。是。監。牢。幾。多。
功。課。都。無。趣。奴。是。誠。心。學。體。操。盤。龍。堆。鳳。誇。新。粧。兩。字。瓜。分。最。不。祥。一。個。區。區。頭。上。
髻。幾。多。婦。女。害。顛。狂。事。業。由。來。說。浦。東。楊。家。廟。祀。亦。崇。隆。如。何。多。少。青。年。子。專。讓。東。
洋。出。手。工。海。上。之。形。形。色。色。實。在。描。寫。不。盡。余。前。已。聲。言。之。有。所。得。則。隨。時。紀。載。然。
預。料。是。詩。必。能。與。是。書。相。終。始。也。

有。嘲。余。不。諳。家。務。者。余。以。語。內。子。內。子。曰。此。言。是。也。其。實。余。於。鹽。米。計。算。亦。嘗。較。及。
輜。銖。聞。此。言。實。大。不。佩。服。內。子。曰。所。謂。家。務。者。豈。僅。僅。於。鹽。米。二。字。括。之。灑。掃。應。對。
聖。門。有。專。職。矣。今。夫。子。不。溺。於。著。作。則。溺。於。飲。博。豪。則。揮。千。金。嗇。則。鄙。一。毛。是。直。以。
家。政。爲。兒。戲。耳。人。謂。夫。子。不。諳。家。務。猶。是。皮。毛。語。以。余。所。見。則。夫。子。平。日。翻。閱。之。字。
典。上。殆。無。家。務。兩。字。余。爲。之。氣。塞。者。良。久。繼。而。思。之。妻。媚。我。者。也。况。當。兩。方。爭。愛。之。

時欲求予歡而不可得。何直斥余短若是。意余必有大不堪者在。念及此。氣爲之遞。下。閑。窻。頑。墨。因。爲。走。筆。紀。以。詩。錯。看。老。成。人。翻。疑。世。外。身。詩。書。都。累。我。鹽。米。却。輸。卿。來。日。不。知。短。前。頭。原。是。貧。閉。門。香。滿。屋。爛。醉。養。天。眞。

寫春類之詩詞。求其能香艷易。求其能含蓄難。余曾見有調侃新婚者。譜賀新郎一闋。頗趣味可誦。惜余已忘其大半。只記其結處數句云。怪道春光消息滯。躲入鴛鴦被底。說不盡風流嫵媚。夜裏落花知多少。待明朝。問一聲仔細。玉麒麟。天賜未亦寫春之佳句也。

蔡乙襄先生之山中雜詠二十首。美則美矣。惜爲曲園命題所限。未足盡其興趣。蓋曲園居右台山時。以此命題。作者多抱泛濫言山。與題寬而無着之旨。於是詠詩諸人。不得不迎曲園之意而爲之。余謂此猶是應制之習氣也。無論作文作詩。總以自抒己見爲是。况山水本詩人之公共品。又何必指個人而詠之。狹乃公之興趣哉。茲復錄湘涵先生之山中竹枝詞十二首於下。以視乙襄先生則何如。請閱者甲乙之。

露。蕩。香。中。兩。槳。開。浩。歌。聲。入。紫。簣。堆。新。詩。不。索。人。閒。和。只。令。羣。山。答。響。來。野。慈。姑。白。
水。蒨。橋。宛。轉。溪。橫。曲。尺。橋。不。用。黃。頭。好。身。手。有。松。陰。處。便。停。橈。山。弟。山。兄。儘。不。凡。穀。
皮。巾。子。紫。蕉。衫。題。名。要。做。磨。厓。揚。莫。把。雲。根。孟。浪。剗。陰。崖。小。語。白。雲。驚。一。帶。岳。花。莫。
問。名。總。是。采。香。人。過。路。爭。教。秋。士。得。忘。情。空。谷。無。人。草。自。妍。素。心。何。處。寄。秋。烟。碧。雲。
迢。遞。蘭。香。杳。折。到。疏。麻。一。惘。然。出。山。水。濁。在。山。清。笑。指。泉。流。也。世。情。不。及。瓊。花。秋。泣。
雨。單。心。長。是。可。憐。生。六。枳。芭。籬。短。簇。莎。平。泉。池。館。冷。梢。蘿。西。風。不。長。當。歸。草。笑。看。漫。
山。遠。志。多。蘅。蕪。一。徑。小。於。釵。茶。事。春。前。姊。妹。偕。今。日。紅。心。還。絆。路。知。他。少。女。幾。兜。鞵。
觴。沙。作。鬢。薛。爲。裳。負。畚。丁。孃。貨。槩。郎。一。樣。樵。歸。相。媚。嫵。世。間。真。不。信。姬。姜。衲。內。蠶。房。
燒。宇。便。吉。田。羅。底。拜。金。仙。我。來。準。斷。三。心。縛。又。被。瓶。花。笑。破。禪。青。絲。作。纜。靠。山。棲。地。
是。龜。峯。峯。又。西。更。沒。人。家。但。煙。水。夜。闌。只。好。聽。天。鷄。風。雲。色。色。入。詩。腸。柏。白。楓。丹。榭。
葉。蒼。擬。翦。吳。綾。圖。半。臂。出。山。歸。與。細。君。商。又。野。行。一。章。云。人。家。不。逢。人。籬。竹。斜。映。水。
斗。覺。衣。裳。單。身。入。青。蘿。裏。寥寥。一。犬。吠。意。倦。作。旋。止。傾。耳。聞。希。聲。前。村。落。松。子。皆。饒。

有逸趣之作也。

陳子默卿。執綉子也。壯年好丹青。惟不喜多作。恃其家貲之豪。日以芙蓉膏爲生活。晝沒宵出。鬼如也。近年貲大殺。幾於不謀朝夕。乃思從事丹青。一日手持天涯覓食圖來。謂余曰。此予之將來也。欲題其端。無佳句子爲我代之。余曰。可。然亦命意未切者。屢不得已。了率書之。詩曰。生無千古憂。乃憂昏與晨。生無澤物力。乃望人施仁。自歎亦自鄙。旣笑還復鬢。百年三萬場。何者眉頭伸。從前度一歲。芙蓉須百斤。今茲度一日。粒米席上珍。坐槁理或無。何以慰家人。登山苦不堅。奔波聊葆真。日月現慘淡。風雨鬱艱辛。恐緣九食例。便不支三旬。題以奉陳子。陳子曰。先得我心之所欲。其茲詩之謂乎。子誠刻者也。

人言有才者必狂。否則蕩。余謂才人亦有兩途。體國經野已飢。已溺。此政才也。其立身常嚴。其處世常謹。何狂與蕩之有。袁子才詩云。驥雖力好。終須德人果。才高斷不狂。兩言足以盡之。至於追蹤韓柳。規武李杜。則所謂小才耳。語有之。小器易盈。其狂。

與蕩也。又分內事。然亦狂與蕩者多。而有才者實少。惟蘇州汪端揆秀才與婢小珠有情。咏秋海棠云。海棠花嫩不禁秋。小朵含烟月下愁。記得舊時庭院裏。憑人看殺只低頭。某士人病歸詩云。比來一病輕於葉。扶上雕鞍馬不知。半閒赴揚州。留別云。心頭怪記溫存語。爲愛看花又上船。了僧題其游春詞遺著云。留得荒唐心事在。子孫趁着猛回頭。讀之皆饒有風趣。余昔年寄內子云。無人不道看花去。累我夢魂逐故鄉。亦效顰之句也。

錢竹初有吏不可爲六章。可作官場之當頭棒。其尤透徹者則鞫賊一章是也。特錄之以俟采風者。其詞曰。強者盜。懦者賊。明者刦。暗者竊。盜不易捕。賊易得。豺狼伏莽。鼠跳壁。此輩民之蠹。五毒宜懲。凶及觀號呼。慘肢體。與我所起。由飢寒。刑之不可止。單辭鞫。徒煩得情無足喜。穿窬內荏。而色厲。取其非有賢充。類迺知天下之賊難盡求。竊鈎者誅竊國侯當專制之時。吏治之壞不可殫述。革新而後。朝廷日以整飭。吏治爲事。然猛虎豺狼。吾人心目中。固猶是昔日之景象也。余不知巡按使之出巡。

將何以對之。

章小坤有題泉州洛陽橋畔夏將軍廟一絕云。將軍一醉別紅顏。香火萬年抱痼癩。爲問江潮滾滾裏。龍宮可有寵恩頒。按夏將軍卽當時醉卒夏得海也。此事本甚離奇。經戲園加以點綴。遂近於怪。然夏得海固確有其人。夏得海投海復還。又確有其事。不得斥爲誕妄之說。惟此事又有兩說。名賢錄云。蔡錫鄞人。授泉州府時。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乃爲文檄海神。募資批者莫應。忽一醉卒踰跟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投於海。若有神接者。遂得批以還。上有一醋字。錫詳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下令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遂訖工。宋史蔡襄傳。由福州徙知泉州萬安。渡絕海而濟。行旅苦其險。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種礪於楚以爲固。至今賴之云云。以此二說。於是遂啓一般人士之疑。其實橋本蔡襄所造。特檄神故事。則出自蔡錫而已。名賢錄旣云洛陽橋圯。又云發故石。又云蔡公再來。又云更名萬安。是明明建造者。

蔡襄而重建者。乃蔡錫也。自編戲者。不知涇渭而視戲者。復昧於掌故。於是移檄海神一事。遂附會於蔡襄身上耳。余謂欲令後世知其由來。則莫若更名二蔡橋。不識該邦人士。以爲何如。亦存古家當注意之問題也。

一日。余順路向拱宸門行。路遇一少年。衣狐裘。架金鏡。面上隱隱有脂粉色。望而知爲風月場中之豪客也。（姑隱其名）猝然謂余曰。請君猜猜。戲館程度高乎。抑學堂程度高乎。余驟問其語。以其不倫不類。噤不能作答。少年曰。學堂者。學識的教育。國家之教育也。戲館者。藝術的教育。社會之教育也。不問其他。君試就教育言之。余曰。自然是學堂高。少年曰。然則營業有異乎。余曰。子真妄人也。已矣。戲館有案目。天天可拉桌。難道學堂亦可拉桌乎。子真妄人也。已矣。少年曰。是大不然。九畝地有一千花學堂。其營業直等於新舞臺。余曰。子何以知之。少年者曰。戲館之案目。天天送予入。送予出。曰。少爺要天天來纔好。此案目之分內事也。學堂之學生。則予天天送他入。迎他出。亦曰。先生要天天來纔好。此學生之分內事乎。分外事乎。非其所分而

蔽

廬

非

詩

話

分之。是貪做生意也。貪做生意。人謂之何。余以其荒謬。佯應之而不之辨。及歸而記憶之。則九畝地。又無所謂千花學堂也。然其意却含有意味。意者。彼少年亦怒人市色。一流人物。歟。不然。何爲而若此。余因成一絕句紀之。云。三春桃李九秋瓜。多事少年豔事誇。只爲幾竿君子竹。愛河墮落萬千花。

有咏鬢者。譜行香子一曲。云。盤後鴉濃。掠後雲鬆。壓邊沙。烏帕斜籠。纖髻何處。領略從容。向揭簾時。兜鞵裏溜釵中。不着游蜂。不放飛蓬。貼珠璫。越樣玲瓏。行雲歸後。明月堂東。有一層香。一層霧。一層風。姻丈胡枚。臣孝廉。亦有桂枝香一闋。係咏八月剝棗者。垂垂絳玉。襯桂子。嬌黃林容。慘綠一樹。秋腴。養就露華。新沐非關。杜老堂前。種只鄰。姬玉尖偷。僕斜陽。逐隊珊珊。竿輕撼。翠梯斜。蠹何處。歌聲斷。續憶纂纂。吟成笙吹。人獨落。向衣邊。不是舊時花。蹴青華。休問仙郎事。但玲瓏。縵暈紅。簇西風。影裏茜鬢歸也。兜上裙幅。皆苦辛經營。別饒趣味之作也。姻丈精於詞學。余幼時聞其箸作甚夥。容搜來再錄之。

孔子教小子學詩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及屈宋降而爲騷。猶必以香草美人爲詞。則風花雪月。形諸詩歌。固不始於隋唐也。然而綠竹思君子。棠棣懷兄弟。古人多託諸比興。未有專以此爲賦者。慈谿馮夢香有杏花懷古一首。頗合於詩人比興之例。特錄之以資衆覽。有引曰。莊子云。孔子游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杏而生孔子之時。杏之幸也。爰託孔子之事。以詠此花。詩云。一壇絃誦。占韶光。贏得名花伴。素王闕里春風工。點綴尼山佳氣。煥文章。座添漁父。人都韻手。訂麟書字。亦香草木尙沾時雨。花斐然狂簡。愈難忘讀書有閒意。到筆隨余讀此詩。知文人之能事矣。

內河舟行。其速力減於輪船三五倍。凡巨船沿塘路一帶。必以緯繩繫船首。由一人上岸牽之行。以省人力。其時情狀。甚爲可觀。問之持繩者。則曰。不費甚力。其實船量重者。以數十鈞計。亦可怪事也。余曾有詩咏之云。孤繩遠繫渡頭烟。翦得東風斷又連。兩路分開波面荇。一條界破水中天。頻拖春色過橋去。更負斜陽隔岸牽。風力飽。

張。人。力。健。篙。工。間。煞。舵。樓。邊。

仁和王幹卿亦詞壇美才也。咏山村春曉云。一杵清鐘落澗溪。山前山後畫眉啼。老農團話喧朝市。茶葉收雲筍掘泥。水郭春曉云。浦柳洲花雜種勻。曉風吹處迭番新。卷簾愛倚臨湖檻。儂是烟波畫裡人。又文房春宵云。掩上書窻意興長。爐香參領墨痕香。一春只爲忙花事。銀燭忽忽草綠章。繡閣春宵云。停針幾度倚蘭缸。新月如鉤。又上窗忽拾花絲開倦眼。強將蝴蝶繡成雙。皆輕巧秀利愛好天成之作。所謂以境勝者也。

余近有歪詩一章云。本來名士是風流。吐屬清新莫與儔。可笑少年心術壞。衣裳楚楚出風頭。此痛世語也。風流自風流。淫蕩自淫蕩。可二而不可一。世俗無識之入。合而一之。以淫蕩爲風流。豈不荒謬之極。後漢書王暢傳。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魏書世宗紀。使道暢羣邪。風流萬宇。是風流之釋義。卽孟子所謂流風餘韻也。蜀志劉琰傳。先主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晉書樂廣傳。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

話 詩 非 廬 蔽

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南史王儉傳。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張緒傳。武帝見靈和殿柳。歎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北史李彪傳。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惟載籍乎。唐書杜如晦傳。如晦少英爽。自喜。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此皆載在正史。以風流爲蘊藉之謂也。世說稱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庾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亦皆蘊藉之謂也。至三國名臣傳序。贊標榜風流。遠朋管樂。直以之稱。諸葛武侯矣。豈武侯亦淫蕩一流人物歟。下之徵之詩。張說秦川應制云。路上天心重豫遊。御前恩賜特風流。燕公手筆。卓越一時。豈有引不莊之語。以爲頌揚者。又李頎寄綦母潛云。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又趙承祐云。家有青山近玉京。風流柱史早知名。司空圖詩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是唐人歌咏。亦皆以風流爲蘊藉也。然後人何以傳訛至此。余竊竊嘗議之。惟晉書王獻之傳。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風流爲一時之冠。宋蘇軾詩。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似與蘊藉二字。稍有辨別。然所言者。亦

曰。不爲禮法所拘。迹似近於流蕩而已。論古者。旣不能於淫蕩風流之界。嚴爲區別。於是一般淫蕩者。流動輒假風流。以自詡。此亦世道之奇憂也。

余幼時所作家居雜詠。中有飯花落地。須收拾。便是安心第一方。兩句。先君子閱之。點頭不已。用硃筆打許多圈。圈且曰。果能如是。做去。汝小子便富有心地。姻丈胡枚。臣孝廉沈伯蒨。廣文亦贊賞之。後讀隨園集。見有飯碎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數語。與余意頗相脗合。而語氣尤醇厚有味。長者之言。余等固宜崇拜之不遑也。

甬東徐吉生。前清孝廉也。小有才名。好酒工詩。專學陶彭澤。竟能得其大概。家本邑巨族。壯年爲名紳。與邑宰江公聯同年之誼。一言足以取信。於是一班覬覦公益者。皆思所以奉承之。逆計吉生好詩。又專學陶彭澤者。乃無人不爲之贊揚。曰。今日之陶淵明也。或曰。此陶淵明之後身也。至其甚者。則謂陶淵明詩。且不及吉生。萬萬吉生得意甚。搖頭擺尾。前無千古。而聲譽亦隨以日隆。一日作詩倦矣。坐而假寐。忽

見一人。漢代衣冠。登其庭。罵曰。我陶淵明也。汝學我態。僅得皮毛。而欺世盜名。至於如此。將來千百世後。謂陶淵明之價值。不過爾爾。則我之姓氏文章。俱被汝作踐矣。因袖中出一筆。擲向頭額。吉生覺疼痛。一驚而醒。從此遂振筆不能成一字。而詩名亦漸漸消滅。即譽之者。更不能爲其過分矣。

清制殿試傳臚日。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府丞例設宴於東長安門外。簪以金花。而院試入泮時。迎新生者。亦帽簪金花。不知故實者。多以爲怪。余謂男子簪花。自古有之。徵諸詩。如王昌齡九日登高詩云。茱萸插髻花宜壽。載叔倫詩云。醉插茱萸來未盡。杜牧之詩云。菊花須插滿頭歸。邵康節詩云。頭上花姿照酒卮。梅聖俞謝通判太博惠庭花詩云。欲插爲之醉。但慙髮星星。蘇東坡吉祥寺賞牡丹詩云。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又在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詩云。頭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詩云。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陳無已詩云。白髮簪花我自羞。黃山谷詞云。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花不羞人人自羞。陸放翁詩云。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

蔽 廬 非 詩 話

花插滿頭。姜夔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四。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楊誠齋詩云。賜花新剪茜香羅。簪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人更老。抬頭不起奈身何。周翰應對詩云。頭戴花枝學後生。趙秉文戴花詩云。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近髻邊吹。元遺山詩云。髻毛不屬秋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貢師泰詩云。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黃庚詩云。插花歸去蜂隨帽。諸詩云。云是自唐以迄元明。皆有簪花之故實矣。余謂唐以前之男子。不獨簪花已也。卽傅粉亦習以爲常。此一時之美飾也。如唐張昌宗輩。傅粉僅以媚武氏。則陋之尤者矣。

余有咏武侯一絕云。南陽經濟屬明時。一秉丹心酬主知。成敗本非所逆料。笑他讖語拜軍師。此師亦有感而發。嘗讀隋書。史萬歲征寧南夷。至南中。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倒其碑。乃進軍破三十餘部。遂勒石頌德。又蜀古蹟記。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

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傾。敗。者。折。去。之。止。留。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聽。俄。報。中。殿。摧。塌。石。碑。出。驚。視。之。出。土。尺。許。中。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又。明。史。成。都。東。門。外。鎖。江。橋。畔。有。迴。瀾。塔。萬。歷。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罇。至。四。五。丈。得。一。石。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折。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後。獻。忠。爲。肅。王。射。死。乃。知。簫。不。用。竹。爲。肅。字。也。又。宋。史。狄。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者。立。石。於。右。青。果。立。之。其。右。後。爲。雷。霆。所。擊。諸。如。此。類。皆。若。逆。睹。者。然。或。謂。其。心。虛。明。自。能。前。知。孔。明。寧。靜。致。遠。所。傳。必。非。虛。語。然。街。亭。失。敗。至。僥。倖。於。空。城。豈。能。知。遠。而。不。能。知。近。耶。或。又。謂。獠。亭。崩。駕。徒。仰。首。而。問。天。符。於。聖。門。順。天。之。旨。然。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孔。明。且。鑿。鑿。言。之。又。烏。有。所。謂。後。世。者。此。必。術。士。弄。妖。作。怪。以。堅。人。間。之。迷。信。使。然。而。淺。見。者。乃。取。之。爲。史。料。

蔽 廬 非 詩 話

抑何可嗤之甚也。余作是詩。其立意即在於此。
卷之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44688

蔽廬非詩話卷之四終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十號初版



蔽廬非詩話甲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古越蔣箸超

出版者 海上蔽廬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東口
民權出版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九號
益新公司印刷所
電話一千二百三十五號

喜笑怒罵之好文章

破涕錄出版

是書原為李警衆先生所編收羅宏博亦莊亦諧古之齊之笑林廣記等志今書成不足方其精

草率從事益求精必至精始敢出而問世

者所共許尚恐有一瑕之掩故復敦精文學大肝若力任家沈並為刪改之精心者

而易以最後續

穎一卷言皆有物

錄語無不妙用雅馴之筆墨盡談諧之能事洋乎成爲鉅觀洵近世罕觀之作也全書七卷七萬餘言洋裝精製封面新鮮定價三角

著者超

蝶花劫

蝶花劫哀情小說也著之者何人著超也著超曷為著是書海虞吁公實餉之癸丑秋曾披露於民權報惜未告終止而倉卒之間結構又欠良今精而削之完全脫稿矣內容都十八章凡七萬二千餘言言情則流露皆真用筆亦巨細不苟借哀情之題目寓警世之苦心至詞料之豐富尤其餘事佐以汪君綺雲之水彩畫令閱者愛不忍釋誠遺情之極品也定價五角

松笠
譯
勃富友抄書之一

歐洲偵探小說輸入於中土者不下百數十種雖變幻離奇各盡其妙然或失之與或失之歧讀之令人爽心豁目者固多讀之令人頭重腦昏者蓋亦不少是書為英國巨室約翰立後故事情節非常詭奇筆法亦極突兀經松笠君研心譯述用筆如斬釘截鐵不以描摹見長佐以著超君之眉批令讀者便於了解誠偵探小說中之善本也定價二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批發 從廉

雙熱著

孽冤鏡

孽冤鏡懺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為吳君雙熱其結構之精密與行文之灑落識者類能道之慨自世風日靡情戰日劇恆河沙數之青年細嚼紅樓西廂滋味者恆沉溺而莫由自拔得是書以警覺之如乘普渡之慈航可作當頭之棒喝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豈淺渺哉定價五角

雙熱傑作

蘭娘哀史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為滑稽妙手而不知雙熱君之言情尤哀艷動人也是書為雙熱君最初著作以入情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在奇特成如容易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冊誠酒後茶餘車中船裏之無上消閒品也定價二角

鐵冷叢談

是書之優點在以挽救頹風為主腦與志異說怪者迥乎不同且既嚴於搜羅又工於藻飾以蕭家三品之筆續虞初九百之書炳炳麟麟洋洋灑灑誠筋記小說之巨擘而亦劉君鐵冷之傑構也書凡十萬言

都八十餘章初版校讎忽促多有豕亥魯魚之悞現已再版詳細更正愛讀是書者請捷足得之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部

200

